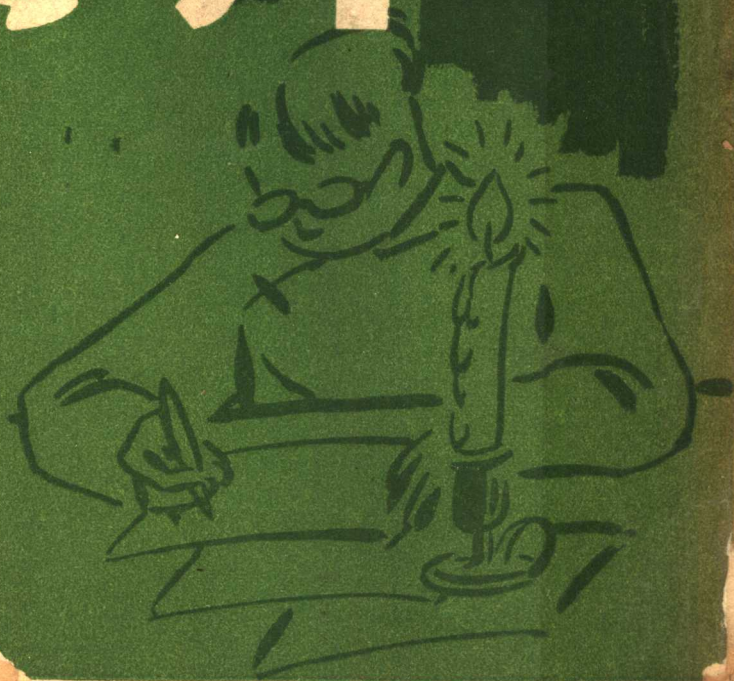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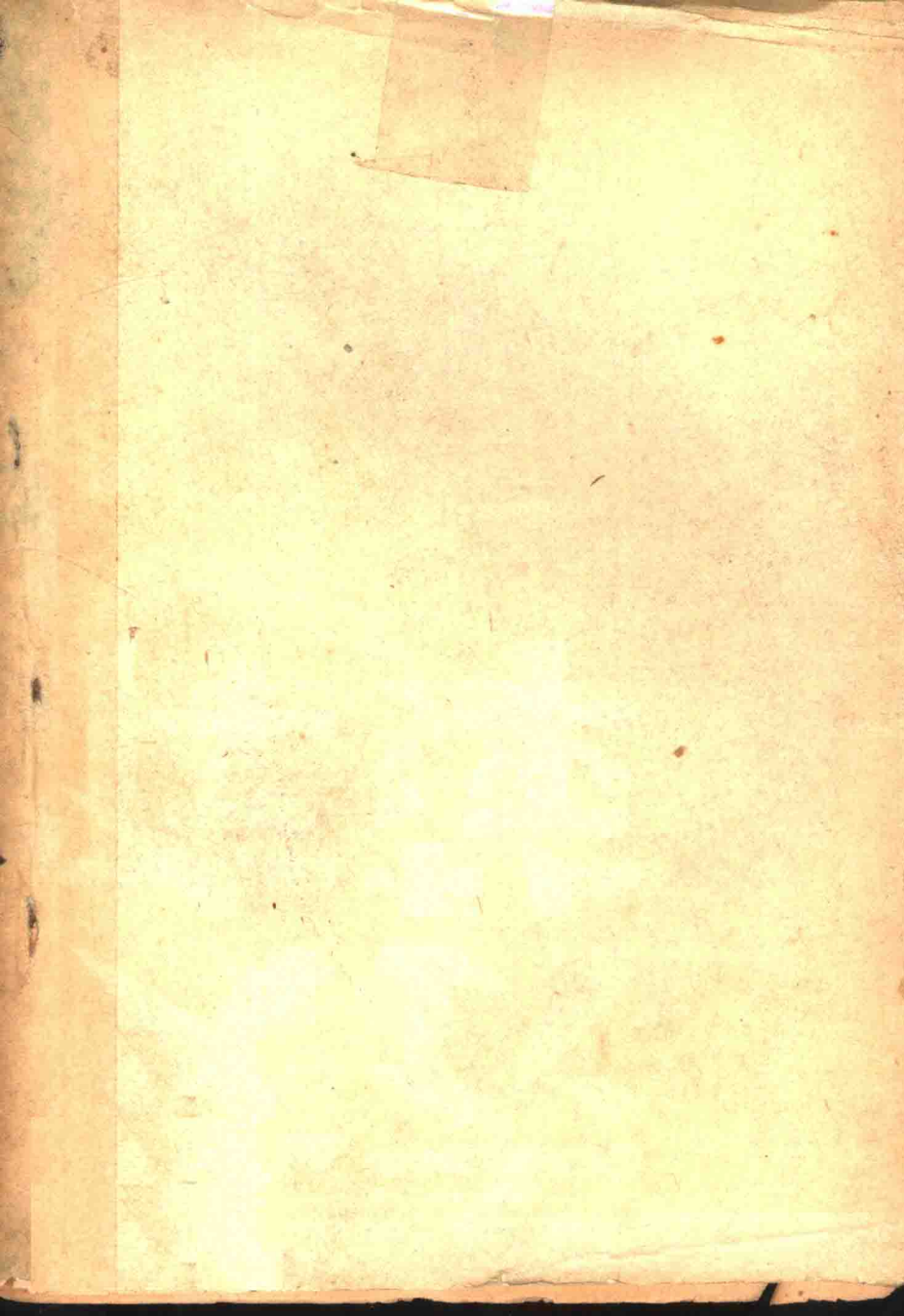


衣萍 文存

章
衣
萍
著





存 文 萍 衣

著 萍 衣 章

版 出 店 書 下 天



衣 萍 文 存

每 冊 實 價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著 者	出 版 者	總 經 售
章 衣 萍	天 下 書 店	各 大 書 店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一 月 出 版

衣萍文存二集 目次

柏克赫司特女士	一
古廟雜談	二九
春愁	四九
修辭學的意義	五五
弔劉復先生	六三
讀書雜記	六七
一 葉德輝的自傳	六七
二 孫福熙的謬論	六九
情書二束跋	七三

櫻花集跋	七七
苦兒努力記序	七九
不如歸新序	九三
一 德富蘆花的小史	九四
二 德富蘆花的思想變遷	九六
三 不如歸的內容	一〇二
四 不如歸的一點考證	一〇八
五 「自然與人生」	一一三
六 兩種林譯本的比較	一二八
七 德富蘆花年譜	一三九
春秋雜感	一四九
一 謠言	一四九

二	英文笑話	一五二
三	我想	一五三
四	可憐的中國	一五三
五	紅樓夢的結局	一五四
六	赫理士的寶書	一五六
七	騙子	一五八
八	辦報銷	一五九
九	僵屍的復活	一六〇
一〇	謾罵的畜生	一六一
一一	黃浦灘之夜	一六三
一二	「打倒中國帝國主義」	一六四
一三	文章的「通」和「好」	一六五

一四	「你是那一派？」	一六七
一五	革命的故事	一七〇
一六	談古董	一七一
一七	非「個人主義」	一七五
一八	介紹劉獅的畫	一七八
一九	辯「文人無行」	一七八
二〇	辯誣	一七九
二一	再非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	一八〇
二二	懷黃山	一八二
二三	拈花微笑的境界	一八三
二四	巴爾扎克及其他	一八四
二五	冬天	一八六

倚枕日記	二〇一
倚枕日記前言	一九七
三一 生活與創作	一九四
三〇 鄉間迎春	一九二
二九 卜克夫人的話	一九一
二八 新文學力量之薄弱	一九〇
二七 兒童讀物	一八八
二六 假造的啓事	一八七

柏克赫司特女士

(一)

最近的幾十年來，世界上有兩個女子在教育方法上有重大的發明，在教育制度上有特別的貢獻。伊們的地位，在未來的教育史上也許竟和盧梭（Rousseau）福祿培爾（Froebel）一般的重要，偉大，光榮。這兩個女子：一個是意大利的孟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女士，一個是美利堅的柏克赫司特（Helen Parkhurst）女士。

孟特梭利教學法 (The Montessori Method) 自美國紐約的馬克羅維誌 (The McClure's Magazine) 於一九一一年五月號及十二月號，又一九一二年之五六月兩號陸續討論後，已引起美國以及各國之注意。一九一二年 Anne E. George 女士復將「孟特梭利教學法」譯成英文，風靡全世界。我們教育不發達的中國，也已將孟特梭利的教育學說陸續的介紹了一些過來。「自動主義」的名詞已經在國內風行一時，我們可以不必多說。我現在且來談談達爾頓制的發明者柏克林司特女士——今年受「中華教育改進社」之請將於六月間來華的柏克林司特女士。

柏克林司特這番到中國來，表面上雖然說是中華教育改進社請的，其實是柏克林司特女士自己願意來的。我們貴國雖然是一打起仗來便花下幾百萬幾千萬，我們的軍閥雖然是有錢買砲，買炸彈，

買飛機，買無煙火藥。然而我們的教育界是教員索薪，學校關門，自己掙飯之不暇，那裏還有什麼餘錢請歐洲，美洲的什麼男教育家，女教育家呢！

諸位留心看報的人大概總可記得，去年有一次會說起柏克赫司特女士於四月間到日本講演，順便到中國奉天一行。那時在美國的王卓然君曾爲此事寄了一個通信在京報上。國內教育界熱心達爾頓制的人，大家都望穿秋水了，然而柏克赫司特女士到底沒有來！無緣呀，我們寂寞的中國，去年竟請不到柏克赫司特女士。她到日本講演後，因爲身體不舒服，所以匆匆回美了。這令我想起那年到日本講演的相對論發明者恩斯坦博士。蔡元培先生正在這裏找大房子要容下三四千人聽講演的地方，他曾問我是否我們古廟裏的正殿能容得三四千人聽講。然而蔡先生正在這裏與高采烈的預備講演廳，

恩斯坦博士却匆匆由日本回德去了。那時熱心相對論的人都十分失望，一個自命爲「小恩斯坦」的朋友曾咨嗟嘆息地對我說起。柏克赫司特女士去年不能到中國來，許多熱心達爾頓制的人們一定也十分失望吧。那時曾有人到處發信請大家招待柏克赫司特女士，結果是鬧了一場空忙！

然而柏克赫司特女士終於要到中國來了。我們中國因爲天災人禍無力請她。她却自己來，自己拿出來往的川資，她請了一個陪她同來的書記，這書記的薪水和盤費也是她自己出。她覺得中國是可愛的，中國古代的文明也曾給了西方很大的影響。她愛和平的中國人，愛中國古代的美術。她覺得達爾頓制在中國有了試驗，有了萌芽了，她總想親自來看，我們這個達爾頓制的母親對於她的孩兒達爾頓制在中國這樣天災人禍的國家裏生長，終覺有點放心不下。

她每年只有暑假有點空閒時間，她便在今年抽點時間來幫助中國。她已經決定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從 Vancouver 動身，大約七月間到中國。在那荷花含笑，夏蟬迎風而鳴的時節，我們的達爾頓制的母親赫克柏克女士要站在我們沙漠的國土裏，對着我們微笑了。這是怎樣可喜的事呀！

我們總說美國是一個經濟侵略的國家：他們有的是商品，商品，商品，他們要的是金錢，金錢，金錢。我們的同胞們正在這裏高唱打倒帝國主義，我們的同胞們正在這裏痛心疾首於留美學生之賣國賣家，我們的同胞們正在這裏反對美國在中國設立的種種教會學校。然而最近十餘年來，美國曾跑進中國幾個學者，美國曾輸入中國許多文明：自杜威（John Dewey）來而實驗主義在中國纔佔了地位；自孟祿（Paul Monroe）來而教育調查方始盛行；自麥柯（William

McCull) 來而心理測驗纔有了基礎；自推士 (George Twiss) 來而中國纔有科學的教育考察。我們更可以說，自柏克赫司特女士來而中國的達爾頓制纔有了指導。我不是什麼留美學生，我也不是什麼親美主義者；但我可以說，我們的留美學生雖然只會站在會場上，大呼「是哥崙比亞 (Columbia) 的，來呀！」然而最近十餘年來，美國的確也輸入了中國不少文明，不僅是電燈，電話，輪船，火車的物質文明，並且還有極純粹，極新奇的精神文明。我們也可以說，最近十餘年來，沒有一國有美國這樣輸入了中國許多學術，發生了這麼多的影響。至於這些影響是好是壞，這些學術是膚淺是高深，以及美國的學術在中國未來的學術史上，要佔若何的位置，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11)

我們談起柏克赫司特女士，自然便想到她所發明的達爾頓制。達爾頓制是「一種教育改組的方法」。(A way of educational reorganization) 達爾頓制是對於現行的「年級制」採一種革命態度的。我們且先談年級制的弊病。

年級制從 Johā S. Comenius 極力提倡以來，也有了三百餘年的歷史。現在世界上的學校，大都採用年級制。吾國自清代光緒變政，設立學校，同時年級制也輸了進來。年級制是以教員為中心，以教科書為工具，聚智愚不同的學生於一級，不問學生的個性，使他們同時學一樣的功課，在一個教室內聽講。聰明的人嫌教師教得太慢，呆笨的人嫌教師教得太快。聰明的人只得坐在課堂上打瞌睡，

看小說，混時間，等着呆笨的人的追趕；呆笨的人却整日整夜的忙着，連吃飯，睡覺，如廁都沒有工夫，結果還是追趕聰明人不上。所以有一次胡適之先生同我們一班小朋友說笑話，「你們也想進學校嗎？我以為學校是為呆笨人而設的。」對呀，現在所謂年級制的學校，的確是為呆笨人而設的。一本陳文編的「算術」，聰明的學生只要兩個月就演完了，學校裏偏要教上一年半載；一部顧頡剛編的「初中國文」，聰明的學生只要半年就可讀完了，學校裏偏要教上三年四年。況且在同一時間內，一定要強迫許多學生聽同樣的乾燥無味的功課，所以有時教員正在堂上津津有味的講「修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學生的頭腦裏，也許竟在想，「賈寶玉初試雲雨情」，「景陽岡武松打虎」。年級制的講堂上的教員是一隻猴子，他只顧站在台上玩把戲，也不知台下的人是

在歡喜，是在厭惡。

達爾頓制是對於年級制的一種革命，一種反動。正因為大家都吃年級制的苦吃夠了，正因為大家痛恨年級制已到極點了，所以達爾頓制自柏克赫司特女士提倡以來，不過四五年，已風行世界各國。但是我們研究過教育史的人，總應該知道：每一種的教育制度與方法，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每一種制度與方法都有牠的理論的來源，都有牠的祖宗的來歷，都有牠的發展的程序。達爾頓制也不是柏克赫司特女士從天到地，從地到天的空想出來的。牠是「杜威的教育學說」的應用；牠是「孟特梭利教學法」的擴充與改進。我們知道柏克赫司特是私淑杜威而受業於孟特梭利之門的，她的思想當然免不了受他們很大的影響。杜威曾到吾國講演，他的教育哲學，自然知道的人很多。他生在民主主義(Democracy)的國家，

況且他又是實驗主義者，所以他的教育學說，一方面注重個性的自由發展，一方面又以爲學校生活，就是社會生活，孟特梭利教學法，以自由爲根本基礎。其實她所主張的「自由論」，其思想的根源是從盧梭來的。盧梭主張「社會自由」，孟特梭利則主張「普遍自由」(Universal Liberty)。盧梭絕對排斥一切的智識和書籍，大聲疾呼的高唱「反於自然」，把所有的教育制度，根本攻擊得不留餘地。西洋的教育學說，可以說是盧梭以前是一個天地，盧梭以後又是一個天地。從盧梭以至杜威，孟特梭利，柏克赫司特，其根本教育思想多有線索可尋。

我現在不能多談這些教育進化史上的許多空洞問題，這些問題只好讓中國的未來的「孟祿博士」做教育史的時候，再來細說。我們現在且討論柏克赫司特女士的達爾頓制的根本原理。

我們研究達爾頓制的根本原理，把柏克赫司特女士在她的著作中所說的話，歸納起來，可以得以下三條原理：

(一)自由研究 許多人總以為柏克赫司特女士所謂自由是放縱的，無限制的，無範圍的，其實是大謬不然。柏克赫司特女士自己說得好：「喜歡做什麼便做什麼的小孩，不能算是自由的小孩。」達爾頓制的自由是有計劃的，有秩序的，有限制的。達爾頓制中所謂自由，是讓學生有自由研究科學的機會，使每個人都有機會表現他的天才的真相，沒有時間表的限制，不限定於某一時間要強迫他學習某種乾燥無味的科學，不限定於某一時間內關住他於某一冷酷的教室。我們研究心理學的人，當知道沒有自由便不能引起興味，沒有興味便不能引起努力。達爾頓制中的自由研究，是讓學生對於每種功課都

有學習的興味。達爾頓制的教員是不應該採取嚴格的干涉態度的。達爾頓制中的教員是看守者 (Watcher) 和助理者 (Helper)，不是指揮者 (Dictator) 和嚮導 (Cicerone)。孟特梭利的教學法是以自由為基礎的，達爾頓制也一樣的以自由為基礎。

(二) 協力合作 杜威女士 (Evelyn Dewey) 說：柏克赫司特女士的意思，是以學校為社會學的研究室 (The sociological laboratory) 而富於團體生活的組織。這種思想完全是受杜威教育學說的影響的。學校不但為將來適應社會的預備，學校應該使環境與組織成為實際的社會。社會不是個人能單獨生活的，多數單獨的個人不能算是社會生活。社會所以能成立，在於個人能互相合作，互相扶助。達爾頓制是以學校為社會生活的實驗。所以學校中有許多集會，學生有學生的集會，教師有教師的集

會，各科有各科的集會。無論那一科，那一個學生，那一個教員，都有互相聯絡的機會：互相批評，互相研究，互相討論。況且沒有賞罰，升級，留級種種榮辱問題，所以學生們自然也不致互相猜忌，互相搗亂，互相虛偽。所以在達爾頓制底下的學生，是真能發展「協力合作」的精神。

(三) 先知後行 中國的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孫中山以爲「知難行易」，柏克赫司特女士教人「先知後行」。達爾頓制教人學習功課，先由教員給他一個中心概念，一個研究的範圍，一個學習的方法。我們研究心理學的人，應該知道每一種思想，先有一個概念，然後分析這概念的種種事實，成就一個普通的真理。達爾頓制教人學習，是採用這種原理的。所以有課程指定，使學生知道應學何科，何科有何種的功用。從

前，教師只是糊糊塗塗地教學生去學，某時學國文，某時學算術，某時學地理，却絲毫不將某科的清楚的概念告訴學生。這種被動的，依賴的，糊塗的，奴隸的求知知識方法是不對的。達爾頓制的使學生求知識，是自動的，獨力的，創造的；牠不但使學生勇猛精幹的去行，却先使學生先知何以去行的原因。先知後行是達爾頓制的第三種原理。

但是達爾頓制的特長，不在牠的原理而在牠的方法的應用。「自由研究」，「協力合作」，「先知後行」這些普遍的原理凡是近代的孟特梭利教學法，設計教學法，以及種種的試驗學校所同具的。達爾頓制所以能風行世界的在於牠的方法的應用，——一種對於年級制的革命方法。我們在下節且討論達爾頓制的應用。

(三)

我們來談談柏克赫司特女士的達爾頓制的特長，達爾頓制與旁的新式教育法不同的，就是牠的「實驗室」。年級制是每一年級一個教室，達爾頓制是每一科一個教室；柏克赫司特女士不叫牠做「教室」，叫牠做「實驗室」。實驗室是學生求知識的工場，是學生互助和協作精神表現的場所。某科的實驗室，凡關於某科的參考書籍，應用儀器，全都放在裏面。那裏也有黑板，同舊式教室一般的。那裏也有教員，但那裏的教員是居於指導的地位，一切功課都由學生自己實習，教員只是站在旁邊。學生遇有不懂的地方，自然也可問教員，教員發見學生有謬誤的地方，自然也可隨時指導學生。那裏的學生自己都是實驗者，沒有舊式制度的依賴，欺騙，欺

衍等惡習慣。那裏的學生都有完全自由，但因為有了自由，也就有了興味；有了自由，也就有了責任。在那裏的學生都不能不用思想。叔本華（Schopenhauer）贊美思想，反對讀書；以為思想是自己跑馬，讀書是讓旁人在自己腦裏跑馬。叔本華的話雖然偏激，但裏面實在也有千古不滅的真理。要學生去讀死書是不行的，要學生把老師的話牢牢地記着也是不行的。在舊式教室內，只許教員在堂上講話，只要學生在堂下靜聽，真活像教員在學生腦裏跑馬。朱熹說：「學原於思」。他的話是很對的，達爾頓制的好處，就是能讓學生自由思想。舊式制度有教室，有自修室，有圖書館。大概以為教室是教員教授的地方，自修室是學生自己學習的地方，圖書館是學生參考書籍的地方。達爾頓制的實驗室，只有一個實驗室，便可以免去教室，自修室等種種麻煩。所以就設備方面說，也極經濟。從前

的教室裏，學生總要每人一張桌子，一張凳子。但在達爾頓制的實驗室裏，只有幾張長桌，幾張長凳，便可省却許多無用的木料傢伙。從前年級制每一級要一個教室，年級愈多，教室也愈多。達爾頓制的實驗室，有時竟可容幾百人以至一千人。況且性質相同的科，也可以聯絡起來，在一個實驗室裏。在我國這樣貧窮的教育界裏，實行達爾頓制也是救窮的一種絕妙方法。

杜威女士說得好：『達爾頓制學校的學生，無論工作和遊玩，皆須自我支配 (Self-direction) 自我訓練 (Self-discipline)，同校外獨立生活一樣。』但是達爾頓制學校中的功課，却由教員預先指定的。至於功課指定的方法，是用一種綱目 (Syllabus) 或者指定範圍 (Assignment)。在達爾頓制的學校裏，每一「學年」(School year) 上課時間，只有四十個星期。每一個指定範圍為四星期，因為星期六與星期日

皆無功課，所以每一範圍只有二十日，稱之爲學月。每一範圍之中，應該學什麼功課，參考什麼書籍，都由教員預先計畫出來，懸在實驗室外的「佈告欄」上。每一個學生，每四個星期學習什麼功課，應該在他的選修科目單上，簽一個名字，這在達爾頓制叫做「工約」(Contract)。一個工約學習完了，應該可換新約。

在達爾頓制的學校裏，每天上午爲「自由學習時間」，下午爲「團體會議時間」。在上午自由學習時間裏，學生可按照他所選的功課，自由在實驗室裏學習。他所選的「普通學科」(The academic Subject)如國文，算學，地理，歷史等科，他可以依自己「興味的限度」(The interest span)定自己工作的時間。他今天上午愛學國文，他便可以跑到國文實驗室裏去；愛學歷史，便跑到歷史實驗室裏去；愛學地理，便跑到地理實驗室裏去。他自己可以在一個上午學

習一種功課，也可在一個上午學習兩種功課，也可在一個上午學習三種功課。最要緊的是學生每次離開實驗室前，都應該把他自己每日所做的成績算一算，記在教師的「分科圖表」(The Teacher's Subject graph)上面。

下午的會議有幾種，有「學生會議」，有「分組會議」等等。這些會議之目的，在發達團體的自覺心與創造性。學生會議是學生把自己的成績互相報告，互相討論。在分組會議的時節，教員可把學生功課上錯誤的地方，詳細說明，以供學生討論。在達爾頓制的學校裏，凡隨意學科如手工，體操，美術等科是在下午舉行的。這些科目有由學校劃定時間而且也有分班學習的。

關於達爾頓制的實際應用，真是複雜而且精密，千言萬語也說不盡，能看英文書的人，最好是看專書。以上所說，只是一個簡單

而又粗淺的報告。

(四)

我們都知道柏克赫司特女士的達爾頓制是在 *Massachusetts* 的「達爾頓中學校」(*The Dalton High School*) 開始實行的，本來應該叫做「達爾頓實驗室制」(*The Dalton Laboratory Plan*)，簡單說起來，就是「達爾頓制」(*The Dalton Plan*)。「達爾頓」的名詞是由「達爾頓中學校」借用來，「實驗室」的名詞是從一本書裏找來的。這正和我們語絲週刊的「語絲」二字是從我們的七月的一首詩上隨便翻着的。天下事無巧不成話！一九零八年那一年，柏克赫司特女士因為讀了 *Edgar James Swift* 的一本 *Mind in the Making*，大受感動，在那裏面找着「教育實驗室」一個名詞。但是實驗室這個名詞是這

樣容易找，實驗室的發明却並不這樣簡單。我們知道達爾頓制是一千九百二十年二月，柏克赫司特女士在達爾頓中學校纔開始實行，到現在剛剛五年。但是柏克赫司特的革命精神，對於舊式制度的反動思想，在十餘年前已經蘊藏在心裏。積十餘年的革命精神，積十餘年的努力奮鬥，積十餘年的研究經驗，柏克赫司特女士的達爾頓制纔完全告成。我們的膚淺的教育家看呵！你們只是在國內的中學大學畢過業，只是在國外的哥倫比亞，什麼劍橋打過滾，只是在什麼雜誌報紙上發表過幾篇論文，你們也配做教育家嗎？你們只是偷竊一點學理，翻譯兩本書籍，開創幾個野雞學校，你們也就滿足了嗎？沒有革命的獨創精神不能研究文學，不能研究哲學，不能研究教育，也不配做人。柏克赫司特女士於一九零四年起，開始爲小學教員。小學教員是教育界中最苦的買賣！柏克赫司特女士的學校，

學生有四十餘人，程度又極不齊，共分八級教授。她一個人要教八級的學生，自然是嘗盡千難萬苦。但是艱難困苦在懦弱無能的人看來自然是畏途，在富於革命精神的人看來，是給他一個改革的好機會。因為那裏的教室很少，她便把那裏的儲藏室改爲教室，叫學生在儲藏室裏工作，把儲藏室分爲幾部份，各科分開工作，在儲藏室的角上標明。因為那裏沒有操場，她便把那裏的大廳，花園改爲遊戲場。她這種種方法都是她自己特創的，也就是後來爾達頓制的開端。但是這種獨自發明的方法，同舊的辦法不同，社會是到處一般頑固的，那裏的頑固社會，自然極端反對。柏克赫司特却並不把這種頑固社會放在眼裏。她只是晝夜努力於學校內部的改良，疲精勞神於她的各科教學，所以學期終了，學生們的成績都很好。學生們很好的成績，足以打破社會上一切頑固的迷信，所以後來學生的數

目也忽然增加。這種情形自然增加了柏克赫司特女士許多勇氣。一九一一年她就開始爲八歲至十二歲的小孩擬定一種「教育實驗計劃」。當時的教育界中人們對於她的計劃還很懷疑，學校中也不許她去試驗。她只能在街道巷口找一班同道的學生口頭提倡。直到一九一三年，這種計劃纔已經成熟，她的目的也換過方面來，她知道改革不是一點一滴地頭痛醫頭，脚痛醫脚能成功的，她的精神注重在學校生活的改組。她的目的是要教師能發揮個人特別的長處，學生能夠自由發揮個人特別的個性，使聰明的人與呆笨的人都能夠自由發表他的特別個性。她想把學生分作若干組，讓每組的學生自由選擇一個實驗室。她自己便作他們實驗室的監督。這樣的研究，直到一九一四年。那時孟特梭利的教學法正在轟動一時，她便到意大利研究孟特梭利的教學法。達爾頓制中的自由原理，自然受了孟特梭

利學說的不少影響。一九一五年她作孟特梭利的助手。一九一九年她就職於「兒童教育院」，她在那裏注意教育上的個性問題。是年九月她應她的朋友 Mrs. Murray Grane 的請求，在 Berkshire Cripple School 實際試驗她的計劃。她在那裏創造一種現在達爾頓制所通用的「成績計算表」(Graph System)。後來柏克赫司特女士的名聲漸漸大起來了，那些頑固的教育家，頑固的學校教員，也不得不睜開眼來看看她的新方法了，所以從一九二〇年她應達爾頓中學校校長 Mr. Packman 之招，在那裏開始試驗，便即刻轟動世界。後來英國 Rennie 女士到達爾頓中學參觀，對於達爾頓制極爲贊美。回國後便設立一個女中學校，實行達爾頓制。柏克赫司特女士復到英國講演，英國教育界對於達爾頓制極爲熱心，一九二二年六月在 Bristol 舉行「達爾頓大會」。現在英國已有二千餘學校實行達爾頓制，各國莫不風起

泉湧，達爾頓制的中小學校林立。去年柏克赫司特女士到日本講演，今年柏克赫司特女士將到中國講演，將來中國的中小學校要達爾頓制化是無可疑的，偉哉柏克赫司特女士！我要用梁啓超贊美羅蘭夫人的油滑筆法讚美她：柏克赫司特女士何人也？她爲達爾頓制而生，達爾頓制因她而生。柏克赫司特女士何人也？她就是達爾頓制；達爾頓制就是她。柏克赫司特女士何人也？她是達爾頓制的母親；達爾頓制是她花了二十餘年的辛苦養出的一個寵愛的孩兒！

達爾頓制可適用於中小學，無論學校之分爲小學中年級及初中部高中部與夫四年制之中學皆可採用。將來的進步是不可推測的，也許將來的大學都達爾頓制化。但是達爾頓制發明剛五年，牠的理想雖然是豐滿康健，然而實際上的困難也很多。杜威女士說得好：「教育不是靜止的東西，須隨人類的知識與社會的情形而變遷進步。」

人類發展一天，教育也發展一天！」吾國從科舉廢，學校興後，一切教育制度完全是抄襲旁人的。起初是抄襲日本，現在又抄襲美國。人家談設計教學法，我們也談設計教學法；人家談達爾頓制，我們也談達爾頓制。甚至以為達爾頓制就是吾國古代的講學制，就是吾國近代的私塾制。這種抄襲而又附會的教育是死的，空的，形式的，烏煙瘴氣的。我們應該知道達爾頓制也是不可抄襲的，達爾頓制的實際情形是隨地不同。達爾頓中學的達爾頓制，不同於倫敦市立斯垂三中學（London County Secondary School Shreatham）的達爾頓制，也不同於紐約的兒童大學（Children University School）的達爾頓制。柏克赫司特女士是一個教育方面的革命人物，我們應該得着她的革命精神。我以為：我們有一千個形式的達爾頓制的學校，不如有一個學校能得着柏克赫司特女士的革命與試驗的精神；有一千個

人死心塌地做柏克赫司特女士的奴隸信徒，倒不如有一個人能夠對於這達爾頓制的原理有澈底的懷疑與評判；有一千本抄襲的翻譯的達爾頓制的書籍，倒不如有一篇論文能夠指出達爾頓制的困難和缺點。這樣，我們纔算不辜負柏克赫司特女士遠道來華的一番好意。

（附記）我這次的確冒了一個大險，十日前告訴伏老作一篇文介紹柏克赫司特女士，因為我真受了她的感動。她曾對人宣言過：「I do not expect even one cent from China。」我真奇怪：這樣腐爛的中國，柏克赫司特女士爲什麼竟這樣熱烈地愛牠！我是一個愛好文學的人，教育書讀得很少。這篇小文全是人云亦云，毫無心得，自然也不能把柏克赫司特女士的思想與精神活潑潑地說出來。列位懂得英文的人，我且把案頭借來的幾本參考

書介紹給你們：

Helen Parkhurst:

Education On Dalton Plan.

Evelyn Dewey:

The Dalton Laboratory Plan.

Roman:

The New Education in Europe.

Parker:

The History of Modern Elementary School.

Maria Montessori:

The Montessori Method.

古廟雜談

(一)

近來在讀小泉八雲的詩的鑑賞 (*Appreciation of Poetry*)。小泉八雲的議論，有時也未免稍舊；但實在有獨到的地方。我最喜歡的是勃朗寧研究 (*Studies in Browning*) 一章。勃朗寧是不容易懂的，雖然我們的文豪可以花兩小時就做一篇介紹勃朗寧的文章。小泉八雲論勃朗寧，以為勃朗寧同愛默生 (*Emerson*) 一樣，可以說是一個人主

義」(Individualism)者。但他們的個人主義，並不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他們的個人主義意思是 Self-cultivation，是每個人都應該發展他的體力和心力到於極度。這樣的個人主義的教義，就是 make yourself strong。人不過是一個人罷了，不是上帝；所以你也許要做許多壞事和笨事。但無論你幹什麼，就是幹壞了，也應該好好地幹去，用全副力量去幹，「就是強惡也許比弱德會好些」！

我可以算是不懂得勃朗寧的，因為他的全集，我並沒有讀完，也讀不全懂。（中國恐怕沒有人敢說真懂得勃朗寧！）但我讀了小泉八雲這段議論，實在是很歡喜的，中國人實在是太懦弱了，而且我就是其中懦弱的一個。

從身體一方面看來，我們不是太胖，就是太瘦，或者是太矮。（有許多女學生真是矮得無可再矮！）我們不但遠比不上那碧眼黃

髮的白種人，就是比起那短小精悍的日本人來，也覺十分慚愧，幾乎不敢用鏡自照其憔悴的臉。從精神一方面看來，我們的心理上，有從古傳來的兩個魔鬼：一個是「忍」，一個是「讓」。「忍」便是像烏龜一般的縮起頭來；「讓」便是像豬羊一般的任人宰割。

你們的老婆給軍閥們的丘八強奸了，你們的兒子給軍閥們拉夫拉走了，你們的房子給丘八和土匪焚燒了，然而你們只會痛哭流淚的逃走，你們只會躲在租界上打幾個電報，你們只會……我告訴你們：「忍」和「讓」是烏龜和豬羊的道德：你們是人，你們應該 *make yourself strong!*

這是聽說來的，也許是實事罷。無錫的城外一帶，當齊燮元從上海再攻盧永祥的時代，城外的商店和住戶可說是搶得精光了。然而無錫城內獨能保全。這並不是齊燮元的丘八忽然大發慈悲，實在

是無錫城內的商團在城邊設了電網，所以齊燮元的敗兵不能進城。

你們應該用槍砲抵抗槍砲，至少你們也應該設起電網。你們應該武裝起來！

假如你們是人，你們就應該 *make yourself strong*。否則，你們用豬羊去孝敬凶惡的丘八，你們自己也就是豬羊。

中國現在所需要的，不是淺薄的博愛主義，而是自強的個人主義！否則像這樣大多數弱似烏龜和豬羊的人們，在軍閥的鎗砲底下犧牲，也是活該！

(二)

近來常聽見一種高超的議論，便是：你們應該讀書，不應該做文章。

究竟讀書要讀到什麼時候纔可做文章呢？這個你們並沒有說。於是胆小的人們，從此嚇得不敢動筆，老實的人們，於是一面動筆，一面又懺悔。從此而中國的文壇上現出一層寂寞的灰色。

這真教人納悶。

我推求這種高超議論的來源，而知道有兩種思想在那裏作祟，便是「不朽論」和「歷史論」。

作一文，著一書，必曰，我將何以不朽，何以在歷史上佔位置。「不朽論」的老調，便是「懸之四海而皆準，推之萬世而不惑。」這本是儒家的古舊思想。

然而只要舊思想穿上新衣裳，青年們當然從此不敢懷疑。

其實世間決無永久不朽的真理。至於歷史上的位置，也很難說，這正如康德（Kant）的位置，在英美的哲學史上一定佔不了幾

頁；而且尼采（Nietzsche）的位置，在胡適先生的五十年來的世界哲學上，便用了「其實尼采一生多病，也是弱者之一」兩句俏皮話，作了尼采超人論的收場。

讀書而讀到康德和尼采一般的淵博，當然也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歷史上的位置究竟還渺茫。

我告訴你們：你們活着，應該做活着的事。你們有議論便發議論；你們不妨一面讀書，一面發議論。

在太陽底下，沒有不朽的東西；白紙的歷史上，一定要印上自己的名字，也正同在西山的亭子或石壁上，題上自己的尊號一般的無聊。

而且就自己求學問方面說。作文和談話都是訓練自己思想的好方法，這正好借了胡適之先生的英文話，告訴你們 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appropriating one's own thought.

(三)

近來忽然覺得，我們貴國人（當然我也在內）有兩種觀念是不很清楚：一種是「數」的觀念，一種是「時」的觀念。

假如你早上起來，你問你的朋友，「現在幾點鐘了？」無論實際上九點十分，九點二十分，或者九點二十五分，他也許就猝然的回答你說，「現在是九點鐘。」

你們要是不相信我的話，儘可隨時試試你們的朋友，有太太的可以試試太太，有小姐的可以試試小姐，有兒子的也不妨試試你們心愛的兒子。我的話大概總有效驗的，雖然我不是預言家保羅，也不會哄你們花五毛錢去得一輛汽車。

一天分做十二個時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已經夠麻煩了，却偏偏要分做二十四小時，每小時又要分做六十分，每分又要分做六十秒。豈不是太麻煩了麼？我的祖母是個國粹派，伊總以為太麻煩了的。

伊曾慷慨激昂地對我發過議論，伊說，「太陽從東方起來便知道是早晨，太陽從西方下去便知道是天晚，太陽走到天空的中央豈然是正午，豈不很明白麼？偏要分做幾點幾十分，真是麻煩而且無聊。」

如若有人請我祖母去玩，伊一定說，「我早上來。」無論是早上九點鐘，十點鐘，十一點鐘，然而太陽沒有走到天空的中央，當然仍舊還是早上。

其實太陽何嘗常常能走到天空的中央，天空的中央又在那裏？

然而這些問題是不許提出的，提出也是愚問。

我的祖母究竟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其實七十歲以下的人們，或者就是自命受過教育的人們，「時」的觀念不清楚如我祖母的一定不在少數。

孟祿 (Dr. Paul Monroe) 博士到過中國以後，曾對人發這樣的議論，「中國人宴會多半是遲到，上火車却總是早到。」

火車開行是有定時的，中國人當然不舒服了，所以非早到不可。

然而我是中國人，總以為中國人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我們聰明的祖宗雖然也發明了指南針，後來又發明了「日晷」，然而壁上掛着滴答滴答的時鐘終是西洋人發明的，我們當然過不慣那些幾點幾分幾秒的生活。

要說我們貴國人對於「數」的觀念不清楚，一定有許多熱血的青年們覺得十分不舒服了，我猜想。

二五一十誰不知道？三三得九誰不知道？六六三十六又誰不知道？誰說中國人「數」的觀念不清楚！

然而熱血的青年且慢着，這是有事實爲證的。

我們且不必扯到大學中學裏的數學成績是怎樣壞，因爲近代所謂時髦的青年們多半是文學家，他們會做新詩，他們會做白話文，他們會喝酒，他們也會失眠，當然是不需要數學的；而且徐詩哲也公然的在什麼附中演說過，世界上的大文學家多半是不善數學的，他更會從古至今從西到東的引了許多例。

我們且談談古人罷，古之文學家或者不如今日之多，而且罵古

人究竟是一件便宜的事情。無論你罵他是豬，是羊，是牛，是馬，是賣國賊，他當然只有沉默地受着，無論如何也不會從棺材裏跳出來回罵。

我總疑心古人對於「數」的觀念是不清楚的，你且看他們怎樣的胡鬧：胸中有五臟，天上有五星，陰陽有五行，人間有五倫。你看他們只會用一個「五」字包括一切。你看他們對「數」的觀念是何等的模糊！

「朋友！你們貴國有若干人？」

「四萬萬人！」

中國真只有四萬萬人嗎？誰統計過。有人說從民國以來戰爭頻仍，現在只有三萬萬人了。然而誰又統計過？我也知道這是不容易統計的。然而你們貴村有若干人？你們貴府有若干親戚朋友？你老

有多少貴庚？你家少爺結婚了幾年了？你能夠一氣答出而不謬誤嗎？我猜你是要弄錯的，就是用心理學家的統計方法也會弄錯的。

(四)

我初到北京的那一年，東安市場髹髹是一片焦土，只有幾間矮小的店舖，還留着幾壁燒殘的危牆。伴我到東安市場的T君，指着一堆瓦礫的焦土告我說，「那裏從前是很鬧熱的。」

「哦！」我毫無感想地回答T君。

不知過了幾月，而東安市場在鳩工動土了。又不知過了幾月，而東安市場煥然一新了。

那時我相識的似乎只有T君，所以再陪我去逛新建築的東安市場的仍然是他。

「呵！如今的東安市場比從前寬敞得多，整齊得多了。房屋比從前高大，街道也比從前開展了。」T.君讚美地說。

「哦！」我含糊地回答T.君，腦中引起許多的感想來。

我們徽州的鬧熱商埠，當然要推屯溪鎮了，所以徽州人都稱屯溪鎮爲小上海。

有一年，那時我頭上還梳着小辮子罷，屯溪鎮失火了，一晚便燒去幾百家。

我慘然了，聽見這火災的消息以後。

「那有什麼呢？屯溪鎮是愈燒愈發達的。」父親毫不在意的說。

「難道燒去許多房屋財物也不可憐麼？難道這樣大的損失反愈損失愈發達麼？」我似乎不相信父親的話地說。

「損失，這不過暫時的。我所看見的屯溪鎮是：火燒一次，房

屋整齊而且高大大一次；火燒一次，街道寬大而且潔淨一次；火燒一次，市面繁華一次。」

我當然不懂了，因為父親說的是屯溪鎮的歷史上的話；而我那時年紀很小，我的頭腦中簡直沒有屯溪鎮的歷史。

但後來也漸漸明白了，從我的頭上的小辮子剪了以後。

我看見了許多古舊的老屋，在我的故鄉，污穢而且狹隘，牆壁已傾斜得搖搖欲倒了，然而古屋裏的人們照樣地生活着，談着，笑着，他們毫不感覺危險而且厭惡。

我懷疑而且不安了，「這麼古舊的老屋還不想法子改造麼？」
「改造，談何容易，要損失，還要代價。」一個老年人很藐視地告訴我，他是我的親戚。

我恍然大悟了，知道改造不是那麼容易。

然而狂風吹來，古屋倒了，新屋又建築起來了；大火燒來，古屋毀了，新屋又建築起來了。狂風和大火底下，當然損失了不少的生命和財產，然而新屋終於建築了起來。

從此以後，我讚美狂風，也讚美大火，牠們誠然是澈底的破壞者；然而沒有牠們，便也沒有改造。

有時我也替愚蠢的人們可憐；有時我又想，爲了改造，爲了進步，愚蠢的人們應該犧牲。

我希望狂風和大火毀壞了眼前之一切的污穢而狹隘的房屋，在荒涼的大地上，再建築起美麗而高大的宮殿來。我希望澈底的破壞，因爲有澈底的破壞，纔有澈底的建設。

我讚美東安市場過去的大火，因爲有了牠，東安市場纔有現在的新建設。

(五)

偶然買得一隻母雞，便送到 Amy 的府上去。

那裏住着的 Y 小姐也有三隻母雞。

我把我的母雞放在 Amy 府上的庭中，Y 小姐和 Amy 都圍上來。

「幾吊錢買的？」Amy 問。

「八吊半。」我欣然地說。

「買得便宜！」Y 小姐誇獎地說。

然而 Y 小姐的三隻母雞也圍上來了，其中一隻黃毛的母雞，氣凶凶地直冲到前面來，將我的母雞的頸兒咬着；然而我的母雞亦頗不弱，於是伊倆便決鬥起來了。

Y 小姐與 Amy 站在一旁瞧着，笑着。

我的確忍不住了，瞧着這無理的決鬪。我於是用左腳將我的母雞踢開，然而Y小姐的母雞又直撲上來了；我知道這無理的決鬥是不可避免的，於是也站在一旁，說：

「你們鬥罷；畜生們！」

「鬥死一雙也好，橫豎有雞肉吃。」Amy接着說。

然而我心中又似乎有牢不可破的倫理：我總覺得人可以殺雞，雞決不可以殺雞的。於是我也加入雞的戰鬥，連午飯也不想去吃。

Y小姐與Amy自然笑我多事了。

然而因為我的干涉，鳥們的爭鬥終於停止。

我知道雞們是不忠厚的，這也不自今日始了。魯迅先生的後園養了有三隻雞，這三隻雞自然是朝夕相聚，應該是用親相愛的了。然而也時常爭鬥，我親眼看見過的。

「鷄們鬥起來了。」我從窗上看出去，對魯迅先生說。

「這種爭鬥我也看得夠了，由他去罷！」魯迅先生說。

「由他去罷！」是魯迅先生對於一切無聊行爲的憤慨態度。我却不能這樣，我不能瞧着鷄們的爭鬥，因為「我不願意！」

其實「我不願意」也是魯迅先生一種對於無聊行爲的反抗態度。

野草上明明的說着，然而人們都說「不懂得」。

我也不敢真說懂得，對於魯迅先生的野草。魯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訴過我。他的哲學都包括在他的野草裏面。

我想養鷄，因為我愛喫鷄蛋。

我因為養鷄而想起愛養鷄的杜威（John Dewey）先生來。

杜威先生離開中國以後，我們大概對於他的最近的想法和生活

都茫然了罷。這是麥柯 (William McCall) 博士告訴我們的關於杜威的一件趣事。

杜威先生回國以後，在家中養了幾隻雞。他愛拿他養的雞所生的雞蛋去送他的朋友。

一天，他拿了幾個雞蛋去送他的同事哥崙比亞大學某教授。

某教授剛巧不在家。

杜威先生將雞蛋留下，自己回來了。

後來某教授回家，僕人告訴他說，「今天有個賣雞蛋的送了幾個雞蛋來。」

某教授想了半天，纔知道賣雞蛋的原來是杜威先生！

麥柯博士曾告訴我們某教授的名字，可惜我一時忘記了，記不起某教授的名字來。

這自然是杜威先生的趣事。我之養雞，並不是想媲美杜威先生。杜威先生養的雞多，所以雞生的雞蛋還可以送人；然而我只要一隻雞，我送給 Amy，因為我的雞養在伊的家中，生出蛋來還是我吃。

我是貧者，沒有餘蛋送給旁人。

春愁

都說是春光來了，但這樣荒涼寂寞的北京城，何曾有毫絲春意！遙念故鄉江南，此時正桃紅柳綠，青草如茵。北京，北京是一塊荒涼的沙漠：沒有山，沒有水，沒有花。灰塵滿目的街道上，只見見貧苦破爛的洋車，威武雄糾的汽車，以及光芒逼人的刺刀，鮮明整齊的軍衣，在人們恐懼的眼前照耀。駱駝走得懶了。糞夫肩上的桶也裝得滿了，運煤的人的臉上也熏得不辨眉目了。我在這污穢襲人的不同狀態裏，看出我們古國四千年來的文明，這便是胡適之

梁任公以至於甘塾仙諸公所整理的國故。朋友，可憐，可憐我只是一個灰塵中的物質主義者！當我在荒涼污穢的街頭踽踽獨步的時候，我總不斷的做『人欲橫流』的夢，夢見巴黎的繁華，柏林的壯麗，倫敦紐約的高樓冲天，遊車如電。但是，可憐，可憐我仍舊站在灰塵的中途裏，這裏有無情的狂風，吹起滿地的灰塵，凍得我渾身發抖。才想起今天早晨，忘記添衣。都說是春光來了，何以仍舊如此春寒？我憶起那『我唯一的希望便是你能珍重』的話，便匆匆的回到廟中來了。我想，凍壞我的身體原是不不要緊的，因為上帝賜給我的只有痛苦，並沒有快樂，我不希罕這痛苦的可憐生命。但是，假如真真的把身體凍壞了，怎樣對得起那愛我而慫勸我的朋友？

近來，我的工作的確很忙了，這並不是工作找我，是我找工

作。小物件中的目耳馬倫教士勸小物件說：『在那最痛苦的生活
中，我只認識了三樣藥，工作，祈禱，煙斗。』煙斗是與我無緣
的；祈禱，明知是一件無聊的事，但有時也自己欺騙自己，在空虛
中找點安慰。工作，努力的工作，這是我近來唯一的信條。在我認
識而且欽佩的先輩中，有兩個像太陽一般忙碌工作的人：一個是H
博士，一個是T先生，H博士的著作，T先生的平民教育，已經成
為他們的第二生命了。從前，我看見他們整日匆忙，也會笑他們
過：『這兩個先生真傻，他們爲了世界，把自己忘了！』但近來我
覺得，在匆忙中工作，忘了一切，實在是遠於不幸的最好方法。我
想，假如我是洋車夫，我情願拉着不幸的人們，終日奔走，便片刻
也不要停留。在工作中便痛苦也是快樂的，天下最痛苦的是不工作
時的遐想。只要我把洋車放下一刻，我看不過這現實的罪惡世界，

便即刻要傷心起來了，朋友！這是我終日不肯放下洋車的原因，雖然在坐汽車的老爺們看來，一定要笑我把精力無用地犧牲，而且也未免走得太慢！

東城近來也不願去了，一方面因為忙於工作，一方面還有個很小的原因，便是東城的好朋友們，近來都成對了。在那些『卿卿我我』的社會中，是不適宜於孤獨的人的。拿眼兒去看旁人親熱地擁抱，拿耳朵去聽旁人甜蜜地喊『我愛』，當時不過有些肉麻，想來總未免有些自傷孤零。所以我打定主意，不肯到東城去。近來工餘的消遣，便是閒步羊市大街，在小攤上面，買兩個銅子兒花生，三個銅子兒燒餅，在灰塵的歸途中，自嚼自笑。想起那北京的文豪們，每月聚餐一次，登起斗大字的廣告，在西山頂上，北海亭邊，大嚼高談，驚俗駭世。他們的幸福，我是不敢希望的，但他們諒也

不懂得這花生和燒餅混食的絕好滋味！

最無聊的是晚上，寂寞淒涼的晚上。朋友們一個個都出去了，蕭條庭院，靜肅無聲。我在那破書堆裏，找出幾本舊詩，吊起喉嚨，大聲朗誦。這時情景，真像在西山時的胡適之先生一樣，「時時高唱破昏冥，一聲聲，有誰聽？我自高歌，我自遣哀情。」近來睡眠的時候很晚，因為室內的爐兒已撤了，被褥單薄，不耐春寒，此其孤枕難眠，倒不如高歌當哭。但有時耳畔彷彿聞人悄道，「我愛，夜深，應該睡覺。」明知孤燈隻影，我愛不知在那裏。但想起風塵中猶有望我珍重的人，也願意暫時丟却書兒，到夢中去尋剎那間的安慰。

「好夢難重作，

「春愁又一年！」

原书空白页

修辭學的意義

什麼是修辭學呢？

有許多年青的人，以為一學修辭學，就馬上可以把文章做通，或者把文章做好，那簡直是一個笑話了。懂得修辭學，不一定可以把文章做得好，正同懂得論理學(Logic)不一定會把思想就弄清楚一樣。正如章士釗先生是論理學研究得最好的人，（他在北京大學教過論理學）但他到如今還迷信古文可以復活。他曾對我的一個朋友說，「現在白話文的弱點，漸漸暴露出來了。等到白話文的弱點完

全暴露出來的時候，那時古文就要復興了。」

其實，這是一種不合論理的妄想。這種不合論理的妄想，竟出於懂得論理學的章士釗之口，實在是一怪事。爲什麼要鬧出這種錯誤呢？這因爲，章士釗只看見白話文的弱點而沒有看見白話文的優點。這幾年白話文的進步，無論在說理方面，在抒情方面，在描寫方面，都非那些陳腐的，彫琢的古文所可夢見。白話文的優點，是被章士釗一筆抹殺了！他是沒有多看白話文作品的書，所以要發這些荒謬議論。

不懂得論理學的人，也可以有很正確的思想，正同不懂得修辭學的人，也可以寫很好的文章一樣。但那些有真正正確的思想與寫好文章的人，他們的思想與文章，一定暗合論理學定律與修辭學的例證，這是很可以斷定的。

那麼，究竟什麼是修辭呢？

中國的「修辭學」名詞，是從英語的（勒妥列克）*Rhetoric* 翻譯出來的。但「修辭」兩個字，早見於中國最古的書易經。易乾文言云，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進德也，修辭以立誠，所以居業也。」這個「修辭」兩字的原意與現在修辭學的意義本不全同。但論語上孔子說：「辭，達而已矣」（衛靈公篇）達就是通達。這就是說，辭要通就好了。曾子也說：「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論語泰伯篇）遠鄙倍是不要下流粗魯，這就是說辭要求美。

辭如何可以求美？非「修」不可。說文：「修，飾也」漂亮的女子，一定講修飾，漂亮的文章，一定也講求修飾。

所以我們替修辭學下個簡單的定義：

修辭學是研究文辭美化的一種藝術。

我爲什麼說修辭學是一種藝術 (art) 不說是一種科學 (Science) 呢？康倍爾博士 (Dr. Campbell) 曾說：「在意義方面，修辭學是靠着論理學的，在表現方面，修辭學是靠着文法的。」(Now it is by the Sense, that Rhetoric holds of Logic and by the expression that She holds of Grammar.) 但修辭學本身至今還不能成爲一成的科學，修辭也可如吉能 (Gennung) 所說，分爲構造的修辭 (Constructive Rhetoric) 與批評的修辭 (Critical Rhetoric) 構造的修辭，研究文章的組織與創造，批評的修辭，從許多文學作品中追溯而歸納出許多定例。有許多方法也是科學的，但修辭學自身至今還不能成爲一種科學，她是美學的一部份。

吉能 (Gennung) 在他的實用修辭學上說：

「修辭學是求文辭與題目及事理諧和以過應讀的人或聽的人的

需要的一種藝術。」(Rhetoric is the art of adapting discourse, in harmony with its subject and occasion, to the Requirement of a Reader or hearer)

修辭學可以說美學中的一部份。因為一切的文辭，都是表現(Expression)。近代意大利美學家克羅司(Benedetto Croce)說的好：「表現能力，為一切美術的標準。」林語堂先生是私淑克羅司的，所以他曾說：

「這個根本思想，常要把一切屬於紀律範圍桎梏性害的東西，毀棄無遺，處處應用起來，都發生莫大影響，與傳統思想衝突。其在文學，可以推翻一切文章作法騙人的老調，其在修辭，可以整個否認其存在，其在詩文，可以危及詩律體裁的束縛，其在倫理，可以推翻一切形式上的假道德，整個否認其「倫理的」意義。因為文章美術的美惡，都要憑其各個表現的能力而定。凡能表現作者意義

的都是「好」是「善」，反是就都是「壞」是「惡」。去表現成功，無所謂「美」，去表現失敗，無所謂「醜」。即使啞聾，能其神情達意，也自成爲一種表現，也自成爲一種美學的動作。」

舊文法之推翻與新文法之建造。

林先生是主張打倒一切的繁瑣的文法與修辭學的。他們的議論，自然也有美學上的根據。可是叫我們看來，文章如何做得好，本是一種拈花微笑的境界，可是要爲了普渡衆生起見，「說法」也有時有用。一切形式的論理學 (Formal Logic)，繁瑣的文法與修辭，在初學者也許都是有些用處的。

古人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文人作文，正同木匠做工一樣。木匠做桌子，做椅子，一定要依着一定的規矩。初學作文的人，也應該依着一定的規矩。然後纔可以不錯，教文章做得不

錯，是文法 (Grammar) 的職務。教文章做得美麗與有力的形式 (in as-killful and effective manner)，那是修辭學的一種職務。

所以在修辭學上，美麗比正確要緊。一句很通的句子不一定是很好的句子。修辭學的目的，是要我們文章和句子，能造得更善更美境界。

原书空白页

弔劉復先生

天氣是悶熱極了，在這樣悶熱的天氣，得着的是很悲慘的消息，劉復先生於六月十四日在北平病故了！

這消息很使我難受。記得去年夏天，劉先生遠道從北平到上海，沿途考察方言，到上海的時節，他匆匆的來看我，我同曙天從樓上下來，他驚喜地說：

「北平有人，說是你和曙天離婚了。却原來還是這樣親熱熱熱地。」

劉先生笑了，我們也忍不住笑了。

那謠言，是一個畫家說的。劉先生愛開玩笑，這在「新青年」時代，就可以看出來，他曾用譏諷的筆法，把那位反對白話文的王敬軒先生罵得一個「狗頭噴血」。其實，他們唱的是雙簧，王敬軒原來就是錢玄同先生的化名。

我同劉先生見面，是在八九年前，語絲社的歡迎席上。劉先生剛從法國回來。他初次給我的印象，是他的腦袋非常大，他的臉成一個三角形，頭上是方的，劉先生的談話很流利，他的學術上的態度，是非常勤懇的。我們看他對文法的貢獻，（如「中國文法通論」，「中國文法講話。」）看他對於音韻學的貢獻，（如「四聲實驗錄」，）看他的新詩的貢獻，（如「瓦釜集」「揚鞭集」「揚鞭續集」，）看他的翻譯工作（如「法國名家小說選」），看他的精彩

而流利的雜文（如未出版的「半農雜文」），我們知道倘天假以年，劉先生的造就正未可量。劉先生之死，是中國學術界的損失，也是世界學術界的損失呵！

劉先生到上海來，總住在一品香。前年暑假到上海來，我去看他，遇見蔡子民先生及蔡夫人也在那裏。蔡先生走後，劉先生說：「蔡先生是老來轉少年了。臉孔是這樣紅而有光。」

接着又說：

「我們是老了，沒落了。」

接着又說，他近來的工作是考查各地方言。去年他到上海，就在他到我家來的第二天，又到一品香去看他，遇着蕭友梅先生，大家到南京路新雅吃點心。劉先生同蕭先生談了許多中國的樂理上的話，那一次走後，他還寄了一冊「初期白話詩稿」給我。却不料新

雅樓上一別，竟成永訣了！

天氣這樣熱，劉先生是一去不復返了！可憐的是劉師母和小蕙姊妹。他們母女的悲痛爲何如呢，我的眼前充滿了悲哀，我覺得說不出話，就寫這些話追弔劉復先生。

讀書雜記

(一) 葉德輝的自傳

長沙葉德輝，是近代中國的一個怪人。他本來是一個以道學家自命的人，自以為「能解經」，但大家知道他的，都以為他好談房中術。從葉德輝以至張競生，他們的談性都是一種迷信的玄學，比英人愛里斯差得遠了。偶然從舊書舖得葉德輝著于飛經，有葉作「自傳」一則，誠為不可多得的史料，因記之。

予，世之共目爲不中方圓人也。天生予不中方圓耶？抑天之生子而予自不中方圓乎？予何知哉？憶始年五齡，從塾師馮先生讀，始窺九經。繼父命予治子史，予得天之悟，終卷了了。顧性好侮長，無論其爲親爲師，皆侮之。馮先生憤予謾，嘗摩予頂而言曰：「斯兒小時了了，長未必佳。」予深識之。迨長予性不受羈束，不徒侮長而已，甚且好狎下。里人乃大交詬責，斥予爲狂人。予得狂人之名狂乃益烈。鄉人愈深痛惡，然予能解經，相契類敬畏。知我者不謂狂也。予旣窮經，頗得其獨抱。後偶於吳市，得購黃祖書數帙，遂好治房中之術。而棄經史不更道。天下不益大誹笑，詈我曰，淫夫，鄉里尤得其誹謗資，予知若輩盡非我徒，遠之愈不敢稍親，人亦遠我不略通一二言。吾乃閉戶治我道。稍有假我名以爲市者，聽之未嘗

略拒。吾葉德輝三字，遂爲叢垢所，悲夫！

(二) 孫福熙的謬論

朋友金先生說：「孫福熙是畫圖畫的，怎麼能做文章呢？」他隨手拿一冊藝風給我看，那裏面有孫福熙的大著「職業的美」。

那文章說的全是謬話，我且舉出一段來：

我的意思，做教員的被校長辭退了，遇見雜貨店請你當掌櫃，當然就去，不要你當掌櫃時，你去賣報；不許你賣報時，賣燒餅油條。然而，好好的在賣油條；不必想賣報；不必想當掌櫃的榮耀；不必想當教員學清高。

是的，我還想加幾句：做教員的被校長辭退了，遇見有人請你當鐵道部專員，你當然就去當鐵道部專員；不要你當專員，你就當門

房，當聽差；不許你當門房聽差，你可以去當信差，當小丑，什麼可以的，橫豎天下的職業是一樣清高。

接着，孫先生還有更荒謬的議論呢：

常常聽到有人說大學畢業後沒有事做，留學生回來沒有職務，在他本身非常憤恨，在旁人也是很同情的嘆息。我與衆人一樣歎息以後，覺得還有一個辦法，就是無論什麼職業碰到就做。常人愛看周圍的情況：『某人是大學生，薪水二百元，我也是大學生，故非二百元不做。』我不以為然：第一個理由，經濟應該是量入爲出，你只能得十元一月的時候，就分配十元一月的衣食消費。這不比完全沒有職業較好了嗎？而且是盡了爲人類任事的義務了。

是的，孫先生的大發明是「無論什麼職業，碰到就做。」朋友們，

假如你是大學畢業，留學生回來，你沒有事做，有人叫你做走狗，就做走狗；有人叫你做奴才，就做奴才罷。橫豎經濟該量入爲出，四五塊錢一月不是也夠買燒餅油條吃嗎？

下面還有更妙的話呢：

所謂『學非所用』只是騙自己的話。你學了文學，儘管去賣燒餅大油條，倘然你不是讀了死書，一定能使你的買賣比沒有讀書的人做得好。學問是可以活用的，文學的應用就在於改良賣報賣油條的職業。

是的，你學了文學，儘管去賣燒餅油條罷。橫豎不乾淨的燒餅油條能害人，正如不通的荒謬文章也能害人一樣。

又，孫先生在他的大作裏，把職業分爲四種，有一種叫做「娛樂的職業」，他說：

從是這種職業的人以動他的感情，給倦於勤苦的職業的人們以消遣，使他們再能工作，更加勇於工作。變把戲，拉胡琴，唱小曲，演電影，畫圖畫，寫文章，出版『藝風』雜誌者都屬於這一類。

孫先生倒也老實，把「出版的藝風雜誌」同「變把戲」，「拉胡琴」歸到一類，可惜次長先生拉了些鐵路廣告，讓孫先生來玩些這不通的把戲，拉這樣難聽的胡琴！

情書二束跋

一年以來，在上海灘上，總算受盡人們的欺負了。理由也很簡單，一羣喝「茶」談「話」的人們，受了一個什麼部的乾薪「老爺」的指使，到處放着冷箭。——那些冷箭的地盤就在林林總總的小報上。我出了錢住房子，同別人有什麼關係呢？但人家却到處散放謠言，說我已經搬家了。我同我的妻感情還是很好的，但「老爺」的親戚朋友，却在北平大放流言，說我們已經離婚了，我到如今還靠賣文或教書糊口，但人家却說我做了官，我要做什麼官？世界上只

有那吃得臉孔胖騰騰，坐在家裏等着老婆去跳舞的人，纔可以做官，一面領乾薪，一面又可以辦雜誌，邀集幾個喝「茶」說「話」的朋友，做一點似通非通的文章，天下也就太平了。而況還有好處在後面，小尾巴豎着的日子正長啦！

然而我覺得惡心。

爲了消遣我的惡心，我又寫了些似小說非小說的文字。曙天爲了紀念一個朋友，也寫了一篇癡戀日記。正如約翰·彌爾一樣，我做的東西，都是我妻子抄寫和修改過的。但曙天的癡戀日記却寫了一個忠實的女主人，這女主人如果還見得着這篇小說，我們是感覺愉快的，雖然她的經歷使我們難受，這動人的記錄，我只刪却幾個字罷了。但我也感謝 *Flora* 和璫子，本來世上也沒有可以容得理想的浪漫的地方，然而，忠實和不顧一切都是她們忠於所戀的心情，

——我覺得自己是老了，我寫了些烏有的事實和人物，爲了紀念我的過去的青春。唉，逝去的夢想和希望呀，我爲了生活正困頓於粉條黑板的生涯中。唉，假如世間真有 Flora 和璵子和其他的人們，我也是覺得幸福的。雖然幸福也是幸福的反面。

然而，我總覺得惡心，現實的勝利終於讓那些胖騰騰的老爺和跳舞的太太。豎着尾巴的人們，終於永遠發財和幸福罷了。感謝無數的冷箭，我的生命終還健在。我當用最大的憎惡，憎惡我所討厭的太太和老爺，爲了消遣我的覺得惡心的光陰。

唉，唉，我不願再寫下去，……

爲了粉條黑板的生活，我每週有三四日在鄉間。楊柳正綠，菜花正黃啦！青菜也好吃了。麥苗方秀呢。農民低着頭在工作。他們不會跳舞，也不會辦雜誌發財。中國的生命，是延長在不識字的農

民的手中，而那些靠文字騙人的乾薪「老爺」，却是中國的生命破
破壞者。

嗚呼！如果我有力氣，還是丟了我的粉筆墨水筆罷。
是爲跋

櫻花集跋

避人養病，匿居鄉間，忽歷兩月。每晨起，挾舊書一卷，到附近日本人園中草地上一坐，看四週的櫻花燦爛地開着。病中生活，真所謂「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呵。守園的日本下女，不久也就相熟了，每出小洋二枚，泡得一壺清茶，有時還加上幾片荳做的日本點心，就草地躺着細嚼。溫熱的陽光在上面晒着，茶飽耳熱之餘，倦起憑欄，聽白鶴昂頸長鳴，或信步小猴之居，看猴兒攀鐵架而上下亂舞。賤恙雖然還沒有痊癒，然而十年以來，怨尤憤悶之

氣，到此已悠然盡消。回憶古廟紅牆，窮鄉托鉢，僧徒道友，蹤跡久疏。所幸荆妻無恙，歸來無枵腹之憂，小僧如今，亦只能看花養病，任他白雪蒼狗，世變若何。

然而春風亂吹，櫻花漸落。「遠望落花如飛雪，渾忘身坐春風中。」此小僧坐小園看落櫻之句也。我愛櫻花，因為她不及桃花之豔，而有桃花之麗；沒有梅花之香，而有梅花之清。久聞三島士女，愛櫻成狂。小僧經鉢飄零，思遠遊而懷櫻有夢，支離病骨，涉名邦而看櫻無從。斗畝小園，櫻花落盡，清茶不煖，點心無甜。歸來靜臥小床，春雨連綿，春雲黯淡，呼妻共話，聊遣春愁而已。

嗟嗟，時事方艱，脫袈裟而穿軍裝不可；文壇日下，掛招牌而革命無能。偶集舊日之文，就成「櫻花」之集。淑女君子，仁人志士，惠臨共鑒，無任歡迎。

勞動節前一日。

苦兒努力記序

莫奈德 (Hector Malot) 的苦兒努力記 (原名 *san Famille*) 是法國的一部很有名的小說，幾乎有全世界的譯本了。我國從前也有包天笑的譯本，是刪節的，是文言的。我一向愛好這書，因為這是很好一本教育小說，讀了令人興奮的。但是要譯呢，沒有功夫，自己也覺得沒有那麼大的能力，總是想想就算了。但我很歡喜認識林雪清女士，因為她的努力和耐心，這部書居然成功了，而且很流利。原書成後曾經內人 曙天 和我的修改。因為要給兒童看，所以流利最要

緊。我們用的是很完全的本子，大約沒有什麼遺漏的了。但有時爲了容易了解起見，也許加上幾句，使兒童容易看懂。

這書中的苦兒名叫路美，（爲了人名容易給兒童記着，所以很多把原名改短的。）他一直到了九歲，還當那養他的女人是他自己的母親。那女人待他很好。他在九歲以前，簡直沒有見過那女人的丈夫，就是他當作父親的耶路姆。可是一旦耶路姆從巴黎受了傷，輟工回來，却給路美以很不好的印象。耶路姆嫌路美「骨格那樣柔弱，瘦巴巴地，手脚沒有一件像樣的。」他要把這苦兒送到孤兒院去。路美發現了他們的祕密，纔知道自己不是他們的兒子。路美是怎樣來的呢？他原來是一個棄兒，生後五六個月，就丟在外面，給耶路姆檢來的。養到九歲了，耶路姆就瞞了他的妻，去當給李士老人，一個走江湖耍把戲的老人。他有一隻猴子，叫做喬利先生，三

隻狗，一隻是卡彼，一隻是彼奴，一隻是朵兒。他們合成一個「李士班」。路美加入「李士班」後，就跟了李士老人，到處流浪獻藝。但是李士老人實在是一個好人。他對路美很好。他教路美懂得許多世間做人的大道理。李士老人教訓路美說：

「凡事都應該留意，而且應該順從。對於自己所應當做的事，應該用全力去做。這就是處世的祕訣。」

因為李士老人是個好人，所以他的狗也是好的。李士老人說得對：

「世間有句土話，狗是主人的鏡子。只要看看所養的狗怎麼樣，馬上就可以明白牠的主人是何等樣人，盜賊之狗就是盜賊。農人之狗，就是野狗。親切而溫柔的人的狗，也就溫柔親切。」

他又告訴路美：

「人們說，什麼都靠運氣，那是不對的。三分運氣，要七分努力。」這都是很好的話。

可是李士老人到處演藝，終於凍死在巴黎郊外了。路美因為抱着卡彼睡，所以還有些活氣。一個花匠叫做亞根的，把他救活了。他們的另外兩條狗兒，老早全給狼吃去了，猴子喬利也死了。於今只剩得路美和卡彼。路美於是就在花匠亞根家住下。亞根也是好人。路美也就把亞根當作父親。他描寫花匠的勞動生活：

「我從小在村裏就看過了農夫們的工作。但是巴黎近郊的花匠們的勞動，實在使我驚服。那勇氣，那精力，都不是我們村裏的農夫所能追及的。早上，在離太陽未出前三點鐘或四點鐘時，就爬起來，這長時間的一日中，不休不息，他們拚命地工作。那勤勉實在只有使人感歎。我從前，也曾用小孩子弱小

的腕力，耕過田，不過在沒有到這裏來以前，我絕不知道那田園，是可以因耕耘和勞動，在一年中間，沒有一個時候是無用的。所以，這花匠的生活，又教識了我以種種活用的學問。「這是很好的教育生活。這就是陶知行先生所提倡的「教學做」的教育。

他在亞根家兩年，念了許多植物的，歷史的，旅行遊記的書。亞根的兒子亞歷，澤民，女兒葉琴，小女兒麗色，是個啞子，她同路美很好。可是自然的災難，却降臨在這一家！雨雹打破了花園的玻璃，漂亮的花園，頓時零落，一點也不好了！本來亞根是負了債來造花園的，因此亞根破產之後，又受認累，只得入獄。一家人也就東西離散了。可是路美始終是一個好孩子，他帶了豎琴，牽了卡彼，仍舊度他的流浪生涯。

一個很小的孩子，背豎琴，牽小狗，度着他自食其藝的流浪生涯，而不願意爲人的奴隸。這是很可尊重的自立精神。在他的徬徨的中途，遇見了馬撒，他從前見過的喀爾手下的苦孩子。兩個可憐的小朋友，湊在一塊，努力的向前進。他們的袋裏是空的，肚子是餓的，然而，看哪：

季節是這樣地溫暖，四月的太陽，在明淨的大空中輝煌。道路是乾爽的了，沒有一點泥濘，青綠的野外，開着野菊花。各處的庭園，發出盛開的花香；微風吹過時，牆上的花瓣，片片吹落我們的帽上。

小鳥歡樂地歌唱着，燕兒追着渺小的昆蟲，掠過地面飛了過去。卡彼更是得了解放，在我們的周圍亂跳；牠向着馬車也吠，向着石頭也吠，牠不知道是心裏高興，還是甚麼，總是無

緣無故地，向着甚麼都亂吠。

這是他們離開巴黎時的風景的描寫。

以後他們的事更複雜了。馬撒想去看他心愛的啞女孩麗色，再去看葉琴，看亞歷，看澤民。他又想回到故鄉斜巴隴，去看看養他的女人寶蓮。他們那樣窮，沿途獻藝，然而路美終想買一匹牝牛，去送寶蓮，表示他的一點孝心。

馬撒雖然在人販子喀爾的家裏吃了很多苦，但自從跟了路美東跑西走，牽了卡彼沿途賺錢，三個半月的生活，太陽和新鮮的空氣，使馬撒回復了健康和活潑的本質。馬撒遇着事總看好的半面，不看壞的半面，他是一個小樂天家。

他們先順路去看亞歷，本來是看了就走的。可是因為出了不幸，亞歷在炭坑中工作，失慎被壓在石炭的底下，傷了隻臂。他要

休息三四個禮拜纔可以工作。路美就自告奮勇，成了亞歷的替工。這是一種勇敢的少年精神。

這樣路美成了炭坑夫，馬撒仍牽了卞彼獻藝。路美在炭坑裏，遇着一個工人，他是有學問的，大家送他一個綽號，叫做「教館先生」。他告訴路美：

「一個人不單是動動手腳就算的，還非得使用頭腦不可。」這可是陶知行式的哲學的反證了。

在炭坑內工作了若干時，不幸的災難，又降臨到他們的身上。炭坑裏發生洪水，湮沒了二百多人。路美他們受了「教館先生」的指示，躲在一個高的地方，躲了十四天，他們六個人，終於被掘得救了。

路美和馬撒仍舊走上他們的征途。豎琴掛在肩上，背囊掛在背

上，「前進吧」，他們牽了手彼前進了。這一對可愛的勇敢少年！

* * *

路美究竟是誰的兒子呢？

我應該追述從前，李士老人因為犯法入獄，路美曾遇着「白鳥船」上的美麗甘夫人。他是一個英國的寡婦，有爵位和遺產。他的兩個兒子，大的沒有了，小的，叫做亞沙，多病，爲了轉地療養，他們坐着船，到法國來養病。因爲這小兒子若養不大，那些爵位和財產，都得轉入叔叔的手裏。路美在白鳥船上，受着美麗甘夫人的撫養時，他曾想：

像亞沙那樣地給母親疼愛——一天接受了十次二十次的親吻，自己也可以自由地和母親接吻，呀，能夠這樣的人，是多麼的幸福啊！我不能接受我親生母的接吻，也不能向她親吻。

我是帶着了悲慘的運命出世的孤兒呀！不過我或者還能夠再碰見那念念不忘的母親一次吧，這是我最高的希望，最大的喜悅呀！然而我不能再喚她作母親了。我這一生只有孤單地一個人捱過吧！

這真是無家之兒的悲哀！

李士老人出獄了，路美只好仍舊跟着李士老人去，離開美麗甘夫人和亞沙再度流浪生涯。以後，李士老人凍斃道旁，路美花匠爲亞根所救，以後一切的事情，我們在前面也說過了。

路美究竟是誰的兒子呢？

路美的家人去找路美，耶路姆想發財，到巴黎去找路美，找不着，就客死巴黎。路美和馬撒從寶蓮口中得了消息，回到巴黎找耶路姆時，他已經死了，究竟父親是誰，這一個疑團，很不容易明

白。路美和馬撒落到英國的壞人漆德興手裏。路美竟以爲漆德興是他的父親。但那都是美麗甘亞森（亞沙的叔父）的詭計。以後，漆德興一家做賊，路美被捕入獄。釋放之後，再回法國找美麗甘夫人。那時美麗甘夫人已到瑞士的日內瓦湖邊，與亞沙在那裏住下養病。

聽了唱「拿破里之歌」，發見麗色已經會說話，那真是很好的消息呀。而况已經遇見美麗甘夫人，把美麗甘亞森要殺死亞沙的詭計告訴她。那知道，美麗甘夫人，已經找到寶蓮媽媽，知道路美就是他的失掉的大兒子。「嬰孩的襁褓，白外套，花邊的鞋子，帽子」都作了證人。路美究竟怎樣丟了呢？我們且看美麗甘夫人對美麗甘亞森的說話：

「美麗甘夫人不等他開口，就說：

「我請了你來，並不爲別的，」夫人的聲音帶抖，然而很鎮靜地說，「做嬰孩時被偷了的我的大兒子，現在纔找到了，所以我想叫他見見你。」夫人緊握着我的手接着說：

「這小孩子就是的，可是你也想是早已知道了吧，因爲在偷了這小孩子的人的家中，你已經是檢查過他的身體的。」

「到底這是甚麼一回事……？」克森還想裝做不知，但是面色已經完全變了。

「那男子做了賊，去偷教堂的東西，現在被關在英國的獄中，他已經把這件事完全自首了。這裏有證明此事的證書。他自己說明怎麼樣偷這小孩子，怎麼樣把他丟在巴黎的傷兵院前，怎麼樣爲了隱藏證據，把襠襪的徽章剪了，一一都說出來了。這裏是那襠襪。拾了這小孩子養育了他的慈善的婦人，將

這些東西保留了起來的。請你拿來看看，這證明書也請你讀一讀。」

亞森的詭計暴露，他就是強辯也沒有用了。從此，路美成了美麗甘夫人的兒子，亞沙的哥哥。而且，馬撒和麗色，也成了他們「一輩子離不開的朋友」。

這是苦兒努力記的小說的大概。

這篇小說是很動人的。我們看了小說中的描寫人物，如路美，馬撒，李士老人，花匠亞根，莫不活靈活現。而且，無論寫景寫情，都十分美麗。這是值得我國的少年兒童，人手一編的有趣味和有益的書。

「十年後」的團圓，我們不消說了。那都是努力奮鬥的結果，是勇往直前的精神的好收穫。我們看了麗色成了路美的夫人，而且

馬撒成了偉大的音樂家，我們也來高唱一聲慶祝之歌吧！
願苦兒努力記成了我們全國少年們兒童們的好朋友！

一九三三，四月二十二日，

續溪章衣萍。

不如歸新序

我的朋友林雪清將德富蘆花的傑作不如歸譯成白話文，該書譯筆忠實而流利，實在是很完美的譯本，比從前林琴南的刪節而且呆笨的譯本，要高萬倍了！他要我寫篇序，我想，我不是一個專攻日本文學的人，如何有資格來替不如歸作序。但因為他的好意，而且，汪原放兄也再三催促，沒奈何，只好把我所知道的德富蘆花及他的不如歸的一點意見寫了出來，供給愛讀這本書的人的參考。

一 德富蘆花的小史

在謝六逸編的日本文學史中第六章「現代文學」中有這麼的一條：（四二——四三頁）

基督教傳入日本，是在戰國時代（約一五四九年），但是把基督教當作「思想」而容納，則在明治初年。這時有一個叫做新島襄的，他在京都設立同志社（一八七五），作為基督教的大本營，他說，如果不用基督教來感化國民，則無從傳播新文明的精神。他特意在佛教勢力最富的京都設立同志社（現為同志社大學），他的門下有德富蘇峯，德富蘆花，浮田和民諸人。

德富蘇峯是德富蘆花的哥哥。他們的思想後來因轉變而分離了。浮

田和民成功了一個政論家。我們現在單講不如歸的著者德富蘆花的一生小史。

德富蘆花的原來名字是德富健次郎，他是明治元年（即一八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生於日本熊本縣葦比郡水俣村。十一歲時隨兄德富猪一郎（又名德富蘇峯）入京都同志社讀書，僅兩年即退學。他的思想是受了新島襄的影響，明治十八年就當基督教徒，在故鄉熊本縣受了洗禮。同時跟着牧師往各處傳道。二十歲的夏天，初次發表他的處女作墓畔之夕，是一篇短篇小說，刊登同志社文學中。後來時常有創作刊登報紙和雜誌上。

他的傑作不如歸是三十一歲時，在國民新聞上發表的。當時極博社會人士的歡迎。後來該書由民友社出版，銷至百餘版之多，竟風行一時。並且被編成劇本在舞台上表演。

在不如歸出版不久，便有自然與人生一書出版，亦極爲讀者所欣賞。

他的不如歸及自然與人生二書，都已有英文譯本。不如歸從前有林琴南的古文譯本，是刪節的。除此兩種代表作之外，尚有長篇回想錄，黑潮，竹崎順子，富士，黑色眼與茶色眼等作。散文集有蚯蚓的嚙語亦頗可觀。他的一生著作，我們把他的年譜譯在後面，可以參看，他是昭和二年九月十八日死的。

以上是德富蘆花的小史。

二 德富蘆花的思想變遷

我們知道，德富蘆花是很受基督教的精神影響的。他是一個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愛好雷俄 (Hugo)，托爾斯泰 (Tolstoy)，左

拉(Zola)。他的著作和他的一生，處處表現出他的人道主義的精神。明治三十六年他脫離了哥哥所經營的民友社，並與國民新聞社斷絕了關係以後，獨自捐資創立了黑潮社。黑潮那篇長篇小說便是黑潮社出版的。他寫在那本小說前面的一封信，就是表現他的思想的一篇宣言，我們現在譯在下面：

蘇峯兄：

當初，這篇小說擬由民友社出版，我本來是想將牠獻給你的。然而我現在却離開民友社了，可是這小說所獻的人，還是非兄莫屬。

我生而與你爲同胞。年齡之差，不過五歲罷了，才能之別，遂不啻千里。我幼時，得你攜手而往返於村塾與家庭之間。到了十五六歲的時候，又以你爲師而初學英語，初作文

章，並由你教以自由的大義。及至你在京都樹起旗幟來時，我也得忝列在民友社社員的末列，在你指揮之下，自明治二十二年以至明治三十五年，有十四年的工夫。我的經驗，思想，趣味，著作，生活，以至於今日的若干虛名，皆是你給我的，你所幫助我的，自然很多。狂愚怯懦的我，得你的庇護，纔得以在你的羽翼下長成。

我受你這樣多的情義和幫助，本應該隨你於天涯地角。然而現在我竟和你告別了，與棲遲十四年的民友社離開了，又與國民新聞亦斷絕關係，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原故呢？

這並不是別的，我早就感到我與你之間，逐漸的分歧了。這種原因，是由於天賦的不同，我也明白了。我爲這事煩悶已久了，然而我所姑息而自欺，決不是完成上帝的賦命，也不是

要報答你的恩義。人的命運，是早已在胎中決定了。松子長成松樹，櫟子也長成櫟樹。主義，同情，都是由於自身的發展與現象造成罷了。所以剛強的你，傾心偉力；柔弱的我，同情弱者。性格複雜的你，處世便不辭婉曲；而性格單純的我，就愛好乾脆。你以經世家的性質，萬事以成敗斷論，以折衷讓步為成功的金科玉律，你的眼光常不離利害與理智。文學一事，只不過是你的處世的一種手段。側身思想界的人，以不撓不屈為骨幹。而愛好於文學的我，便自然的不能不高唱文學獨立，因「美」的喜悅而彷徨於真善境中。即以經世家的手段說，你以國力之膨脹為重，傾心於帝國主義；而我却愛好囂俄托爾斯泰，左拉諸大文豪，專心於人道之大義，安身於自己所喜的社會主義中。我決不以你之思想及行為為非，以自己的為是。真

理的山峯層疊，即使你我所站之峯各異，却不是遠在山外分馳。所以你的勇往的大道，與我直前的平路，其相差處，也不能說是黑白之分。雖然不致於距離太遠，然而我們的趣味的傾向，着眼處的目的點，以至於同情的對象的不同，動機的各異，是斷不能掩沒的事實。

事實已是如此，我以恩義爲重，在你的旗幟下徘徊了許久，亦覺得很難成爲理由。就是你的好意，能姑息地容納我，使我勉力加入於國民新聞，這有什麼用呢。假使我的說話有累與你，假使我隨你所欲的亂話，那是自欺自騙。還不如就此和你分別的好。形式上兄弟整日相對，夢裏却是各自東西，這有什麼用呢？烏鵲在今夕是同枝，明朝便成了天南地北的分飛了。骨肉之情無限，傾向各稟天賦。今後只有各從天賦，自求

個性的發展。湘南的雙親雖老，諒亦不以我的行為為怪罷。

你的部下俊秀如林，雖難免有誤解你的，然而天下也正不乏你的知己。想不致為一個小弟弟之去為可歎息罷。我再不求任何人的援助，久已慣於孤立，寂寞就是我的食糧。神明在上，言出由衷。委身於天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願兄勿以為念。

我向你告別了，很感謝你的如山的恩義，我對你表示十分的敬意，祝你與社中諸位都健康。並以這篇拙劣的小說呈上。

弱弟蘆花生謹識

明治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要懂得德富蘆花的思想變遷的人，不可不熟讀這封信！這封信是很真摯動人的。可以表現他的「不妥協」的態度。

三 不如歸的內容

不如歸何以能那麼動人呢？何以能銷行幾百版呢？德富蘆花寫這本小說時，已經是三十一歲的年齡了。此書的女主人公浪子「浪樣」(Namisai)的名字，在日本已經爲一般人所熟悉，成了一種典型人物。這本十萬字的大著，爲了便利讀書起見，我們現在且敘述一些概略。

書中的女主人是一位明治時代的，舊式的懦弱女子。她依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給了一位年青的海軍士官。男女兩家都是貴族，家財富有，男才女貌，所以婚事的成立，在當時的人們的眼中看來，真是所謂「天造地設」，這一對年青的夫婦的快樂，更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了。這篇小說的開頭處，便從新郎新婦的甜蜜的新

婚旅行寫起。作者用了那得意的描寫大自然的筆致，提出這一對新婚夫婦在遊山玩水中的樂趣。

然而這一生的最快樂的開始處，同時却引起了悲慘的雲。武男（書中的男主人公）的姑表兄弟千岩的出現，早已伏定了後來浪子（書中的女主人公）的致死原因。

天下的婆婆總是囚的多。武男的母親，浪子的婆婆的乖張的性情，與虐待兒媳的舉動，雖是舊家庭中常有的一種悲劇。但浪子因為新婚後的夫婿的寵愛，以及舊禮教的束縛，對於婆婆的無理虐待，只能忍氣吞聲。浪子想：生為女子是該受虐待的。在不幸的命運支配之下，只願獲得男人的恩愛，曲盡為媳婦之道罷了。

武男身為海軍士官，整年隨着軍艦在大海裏漂泊，即偶得閑暇回來享受家庭的樂趣，也不過是一時的暫息而已。

然而相愛相戀的一對青年的夫婦，却與世間的一般男女是一樣的。武男雖然身在軍艦中，遠在大海之上，心中却沒有一刻忘了那在閨房裏等着自己回來的夢裏人。

在這裏著者即以數封熱烈的情書，作為第一卷的結束。那些情書都是很動人的。

*

*

*

*

*

第二篇所說的，是相思已久的丈夫，終於又回到自己的懷中來了。薄命的浪子此時又嘗到第二次的蜜月的幸福。但是愛的大海中，風浪正多着呢。武男與他的表兄的結怨日甚一日，這中國式的（因為在外國，貪財好貨的軍人似乎不可多得！）軍人千千岩的仇怨，也只能在浪子的身上來發洩了。千千岩聽到浪子得了不治的肺病時，心中反而高興，便使他生出報復的機會。他在浪子的婆婆面

前，曲盡其離間的讒言，竟使早已有意的武男的母親，下了絕大的決心，在兒子遠出的期間，將媳婦送回了娘家，這樣一來，浪子的不幸的短命的原因，早已伏定了。等武男回來，早經木已成舟，無可奈何了。

在這篇小說裏，作者活靈活現的描寫出舊家庭爲了對於世間的體面關係，置一切人情與理義於不顧，卽素以孝行聞名的武男，雖然身懷不共戴天的憤怒，與刻骨相思的戀情，也只能飲泣吞聲，一籌莫展。

在這一卷中，著者在緊張的描寫中，又插入了一段商人山木父女間的滑稽寫照，使讀者增加了不少興趣。

*

*

*

*

*

第三篇的起首以中日戰爭爲背景，寫出武男因爲家庭的糾纏，

決然勇往的參加了戰役。著者以流利的筆鋒，與滿腔的熱情，描出黃海上兩軍的激戰，日本軍人之如何的奮不顧身，在屍山血渠之中，擲却自己的⁵生命，一心只爲國家的榮譽。

武男終於在這光榮的戰役中負傷，臥病於病院中了。浪子呢，因爲受了被迫回娘家去的凌辱，肺病也更加重了。幸而她的父親很愛她，才得掙脫了死神的魔手，到了從前和武男同遊的地方，養着肺病，然而景物依然，武男却不在身傍，使浪子慘然落淚。

當浪子孤身隻影的走到昔日曾與武男同立過的崖頭時，甚願將這悲慘之身，付之流水，了此殘身。

然而求生不易，求死也難。當浪子縱身一跳的時候，被一位婦人看見了，將她救了回來。在這裏的一段，似乎是作者有意插進去的，那是一段基督教的宣傳文章。我們讀了覺得有些奇怪似的。

浪子因為得了一點宗教上的安慰，病體也漸漸有了起色了。慈愛的父親，想藉此旅行使浪子寬懷，然而命運玩弄着她，又有出人意外的事發生了。當浪子和她的父親乘上火車時，在車站上，竟迎頭碰見了那傷勢平愈的武男，他重赴戰地去打仗。一剎那間，無情的火車，不管情人心碎，汽笛一鳴，風馳電掣，各自東西了。這不意間的相逢，竟成了他們的永訣！

浪子自從這次的刺激，咯血更加不止，最後，她說了幾聲「苦呀！苦呀！來生再不願生為女子了！啊！」的呻吟，便與世長辭了。

我們讀了不如歸的全書，覺得作者的描寫，顯然受了托爾斯泰，囂俄一流人的影響。雖然他也愛左拉，但他決不是純粹的自然主義者。他的筆尖處處顯出人道主義的同情。不如歸中的浪子與武

男的家庭問題，在我們受了舊禮教壓迫已久的中國人讀了，更該有深刻的同情之感罷。而且，武男爲了國家，奮不顧身，這也可使我們那些不愛江山愛美人的不抵抗的將軍們慚愧的。

這無疑地還是一本動人的，深刻而悲哀的好小說，雖然那人道主義的思想不免稍舊。

四 不如歸的一點考證

沒有一部小說是沒有底子的。不如歸雖不是一部純粹的自然主義的寫實小說，但在全書中，我們可以看出明治時代的日本家庭，社會，人情，風俗，國家的影響。浪子與武男都成了一時代的典型人物。如果做一點考證，那麼，作者在他的一百版自序上說的最妥當了。我們現在把他譯出來：

不如歸已經出到一百版了，一邊在校正這舊作，順便讀讀這久不閱讀的書，這是一篇小孩子皮氣的小說。假使當初只把她寫成一篇單純的說話體的故事，或者還要好些；但爲了要使場面上熱鬧一些的原故，竟勉強地加進了千千岩與山木的無聊的把戲，添上了小川某女士的蛇足，要找出作中不滿的地方，恐怕是很多的。對着這一百版的極受歡迎的呼聲，自己也有心想再把她整削一下的意思。但是再來重寫一次又怕麻煩。所以只是馬虎的校正一下罷了。

在十年後再來讀看時，無端地想起了一件事來了。那是促成我寫這小說的一夜，算起來已經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在我寄居在相州 逗子的一家旅館柳屋的時候，碰着一位帶了一個男孩子的婦人，來這裏養病的，那時，正是盛夏的季節，所有的旅

館都住滿了人，再沒有她可容身的地方了。我因為看不過她無路可走的爲難，便和妻子商量好，將我們租的二間八疊大的房子，讓了一間來給她。因爲那正是炎熱的夏天，所以兩間房子中間的屏風，只是聊以塞責的一張小簾子而已，風兒可以直吹進來，談話的聲音，也可以互相聽見，這樣子的住了差不多一個月，大家都互相的親熱起來。她是一個三十四五歲，經過風霜的婦人（並不是不如歸中的小川某女士），她很富有同情心，也善於口舌。在夏天快要完了，陰霾微寒的一天的傍晚，她的孩子到外邊去遊玩了，她就和我的妻子雜談着，在無意中她便說出下述的悲慘的公案來，就是關於浪子的故事，在那時候，知道的人，想是老早就知道了，但是在我却還是第一次的聽見。關於浪樣（Nanisan）因爲害了肺結核而被離婚了的事，武

男如何的傷心；片岡中將生了氣將自己的姑娘接回去，爲了害病的女兒特造了一間靜養的房子，爲了她的生命的安全，帶着浪樣到京都大阪各地去遊歷，只有這幾件事，是從故事中聽來的，婦人一面流着辛酸的眼淚，悲哀的說着。我靠在門柱上呆呆地聽着，妻呢，低下頭來了。太陽不知在甚麼時候躲藏起來，古舊的鄉下房子裏現出黑暗，只有那說故事的人，穿着的浴衣顯出了一點白色。說到那可憐的人的臨終時，她說是那樣的說了「啊——再不生做女兒家了……」的這句話。她說到這裏，悲哀的落淚，將故事收束了。我的脊髓上有一件東西像電一般地走了過去。

這位婦人不久便回復了康健，將那一夜的話留給我們，便回京去了。逗子的秋天寂寞起來，這故事的印象却永遠留在我

的心中。朝夕的濤聲送來哀音，獨自站在秋光蕭瑟的海濱上，那沒有影跡的人的形容，彷彿在眼前來去，我不覺由憐憫之情而變成了苦痛，不能不有點盡力了。所以就這故事的骨梗上，添上了一些肌肉，作成一篇不成熟的小說，登在國民新聞上，以後又由民友社出版，那就是這本小說不如歸。

不如歸的拙劣處，是由我自己沒有才能所致，是無可諱言了。假使這幼稚的作品，還能引起讀者的感慨時，那只是在逗子的夏天的一夜中，藉了那位婦人的口舌，來苦訴的浪子的一生，現身來對讀者述說的結果。總之，我只是電話中的電線罷了。

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二日

在武藏野——即今之東京府下

北多摩郡千歲村粕谷的僻村中

德富健次郎識

我們讀完了這篇序，可以給我一點關於不如歸的小小考證。因為作者自己的話，當然比較更可靠的。

五 「自然與人生」

德富蘆花的著作，除了不如歸外，還有一本散文自然與人生最著名。那書也有英文譯本。因為他受了基督同托爾斯泰的影響，所以愛好自然，也愛好人生。

自然與人生是他的三十三歲時候的作品。過了幾年，他到俄國去看了托爾斯泰回來，退往鄉村，學他躬耕去了。

我們讀了自然與人生一書，覺得他的描寫流利，態度真摯。德

富蘆花並不是一個怎樣偉大的文學家，他的可取的地方是他的誠懇而真摯的態度。我們覺得那些美麗誠懇的散文，很多有價值的，現在抄譯若干篇於下：

雜樹林

從東京的西郊，到多摩川之間，有數處的小丘，與數處的峽谷。數條的小徑從這谷中下去，從這丘上上來，蜿蜒的前進。峽谷便成了耕田，有小川細流，流水當中時而架有水車。小丘也有很多被挖平了，做了菜園，然而在四處還留着植成各種方塊的雜木林。

我最愛好這些雜木林。

雜樹之中，多是些檜，樺，榛，栗，櫨等樹。林中很少有

大樹，大部分都是由斬斷了的樹幹旁簇生起來的雜枝，而且幹的下端又多是剝削得乾乾淨淨的。偶而有一兩株的赤松黑松，挺然秀出，造成了翠蓋，在碧空中陰翳。

待到微霜既降，蘿蔔長成的時節，滿林的黃葉，造成了一片片的錦綾，正不讓楓林之獨美。

當黃葉落盡，只剩寒林的千萬枯枝，簇簇直刺着寒空的時候，景色殊覺可觀；到了夕陽西墜，炊煙舖地，林梢的大空變成了淡紫色，而此時一輪的明月，盆一樣的湧出時，眺望尤為佳美。

待到春天已經到來，淡褐，淡綠，淡紅，淡紫，嫩黃等柔和的色彩的新芽萌發時，人們又何必專為櫻花而狂躍呢。

在綠葉成蔭的季節，試踏着步走入這林中一看罷，樹葉帶

住了太陽光，在頭上綴成了綠玉，碧玉的華蓋，連人們的面色也會變成青綠；假如在林中作一場夢，那夢兒也許會成爲綠色的幻境罷。

在新茸初萌芽的當兒，除了那沿着林傍叢生的荻花與薄穗之外，女郎花和萱花又撒遍了林中，大自然在這裏正造成了一座美麗的花園。

有月兒也好，沒有月兒也好；在風露之夜，試從這林木的旁邊走過去罷，那麼你便會聽到了那松蟲，鈴蟲，櫟蟲，蟋蟀，一切的蟲聲像雨水的流滴一般的合奏着。這天然的蟲籠的妙趣，也實在是不錯啊。

春
的
悲
哀

踏着原野，仰望霞翳的大空，嗅着春草的香氣，聽着緩和的流水，向着撫摩一般的春風前進時，突然心中起了一種不堪的懷戀的心情。想將它留住時，却又已杳無痕跡。

我們的靈魂能夠不對那遠隔的天邊的故鄉發生戀慕嗎。

春天的自然的確的是吾人的慈母。人們與自然融在一起，躺在自然的懷裏，哀悼着有限的人生，羨慕着無限的永遠。這就是躲在慈母的懷抱中，感到了一種甜蜜的哀感的心情。

* * * * *

風

雨能慰人，雨能醫心，雨能使人平靜。然而，最使人哀思的不是雨而是風。

飄然不知何來，飄然不知何往。既無起處，又不知何所終

止。蕭蕭一過，竟使愁人爲之腸斷。風，這就是超絕的人生的聲音，不知何來亦未知何往的「人」，爲聽了這聲音而悲哀。古人已經說過：「無春無秋，不問涼夜與狂飆，催人哀思者，只是那風罷。」

朝霜

我最愛霜，爲了它那凜然的潔白，爲了它那晴訊的報知。最清美的就是那霜白時的朝陽。

有一次，在十二月的將暮，我在一天的絕早時路過大船戶塚的近處。正值是絕妙的霜朝，田圃與人家都真的像下了薄雪一般的，連那村間的竹林與常青樹之類的枝葉，也都成了清一色的潔白。

過不了一會，東方映出了黃金色，呆呆的旭日，在沒有半點的雲翳的蒼空裏顯現，億萬條的金線，射遍了田野與人家，霜却皎皎晶晶的面上放出白色的光芒，背後垂下紫色的陰影。人家，叢林，田畝當中累積的稻塚，乃至那平鋪地上的葦屑，一切向着太陽的便映成白色，背着太陽的就是紫蔭。眼界所及，無不是白光與紫影；在紫影之中，尤有白色的霜，隱然可睹。地上一切都變成紫水晶的塊結了。

一位農夫在霜野的正當中處燒着枯草。青煙蓬蓬地吹散，吹散了時便遮住了日光，遮住的地方便成了白金色，漸漸的濃厚時，終至那青煙也帶上了薄紫的色澤。

從此之後，我愛霜的程度也更加深厚了。

*

*

*

*

*

良夜

所謂良夜者，便是今宵罷。因為今宵正是陰曆的七月十五夜。月亮清明，風兒涼爽。

擱下了夜工的筆桿，推開了柴門，在院子裏走了十五六步，走到那蔭黑的隆茂的大栗樹下。樹蔭裏躲着一口井，冷氣水一般的在暗中浮動。蟲聲唧唧，白銀的水點滴滴地下墜，大概是誰人取水來了罷。

再走上去，在園中佇立着。月亮剛離開了那邊的竹林，清光溶溶的浸映着天上地下，幾疑是置身水晶宮中了。星星的亮光，是何等的顯得弱小啊！

冰川的叢林暗淡如煙。靜靜地立了一會時，身傍的桑葉與那玉蜀黍的葉兒，浴在月光裏閃着青光，棕櫚沙沙的在對着月

亮囁語。踏着蟲聲頻鳴的青草前進時，月影在脚尖頭散蕩，夜露瀼瀼地。叢樹中的頻繁的鳥聲，大概他們也正是爲了月明如晝，難以入眠罷。

空曠的地方，月光如水地流着；樹下呢，則閃光青青地，雨一般的洩漏。

回轉頭來，從樹蔭處走過時，燈影在樹間隱約，有人正在乘涼閒話。

關上了柴門，蹲在迴廊上時，十時已過，行人絕跡，月亮昇到頭上來了。滿庭的月影，比夢尤美。

月亮照着滿庭的樹木，樹又印成了滿庭的陰影，影與光黑白斑斑的撒遍滿庭。迴廊上映着了大楓樹一般的影子，這正是金剛拳的落影啊。月光落在它那滑亮的葉上，葉兒碧玉的扇似

的反映着；上面更有黑色的斑點，閃閃爍爍的跳動，那便是李樹的影子反映呢。

當那從月亮裏流漾出來的微風，在樹梢處吹過時，一庭的月光與樹影相抱着跳舞；在這黑白搖曳之中的偶步之身，幾疑成爲無熱國的海藻間的遊魚了。

哀音

諸君也會在寂靜的闇夜中聽到那沿門求乞的三弦聲嗎？我生來雖不是一個易於傷感的人，但是從未有聽到這哀音而不爲之落淚者。

我雖未能自知其所以然，可是在每次聽到這哀音時，總覺得柔腸九迴，不能自己。古人會說，一切的絕妙的音樂，能使

聽者爲之悲傷。這話實在是不錯。提琴的嗚咽，笛聲的哀怨，琴音的淒涼；上自鋼琴琵琶之類，下至卑陋的樂器，只要是靜心傾聽。那一樣不能使我們激起哀思之念呢。落淚可以減去心中的悶苦，哀愁的樂器可以用來安慰那落淚之人。呀！我生而爲四方的漂泊者，也曾在馬關外的夜泊中，爲了那和着潮聲而嗚咽的歌聲而斷腸；也曾在北越的客旅中，聽到了追分（曲名）之曲而落淚；也曾在月白風清之夜，在中國的海上，聽了款乃之聲；又曾在飛雪之朝，在南薩的道上，聽了馬夫的歌聲；這些都會激動我的心腸。然而尚不如那街頭的一片聲音之那樣使我柔腸寸斷。

在嚴霜寂寥的夜，在月色皓皓的夜，在那與白晝的騷擾完全相反的閑靜的都會的夜的靜寂之中，偶然一發的那三弦的一

聲！突然的一撥，忽高忽低，終而音波逐漸的遠去，遂在那不知不覺中消滅了。推窗一望，滿地只有月色。諸君！請諸君靜心的來聽聽這一霎時間的聲音罷。彈者或竟自無心彈奏，然而在側耳傾聽的我呢，那三條的弦線，恰比那以億萬人的心的纖維所結成的一索，那音聲的一昂一低，就是人類的歎歎，亞當以來的人類的苦痛，煩悶，悲哀，都似乎在這一時間同訴之於天地；這人生的行路難的一曲，真的使我即使欲不爲之動心也有所不可能。呀！我爲它而落淚了！我不知此淚之爲何而流！是自悲嗎？是悲人之悲嗎？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在這時候，我只感到了人類的煩悶與苦痛而已。

天並不會將人類的悲曲完全託之於才華燦爛的詩人。閭巷中無名的鄙婦也會將人類的苦衷來對天哀訴。出諸言文的悲哀

，非真可悲哀的事，我是爲了在這哀音中聽到了那可感而不可言的無數的苦，無數的血，與無數的淚而悲傷。

願諸君能夠諒我的愚妄罷。我在每次聽見了那沿門叫化的一曲時，就感到了像身懷重罪的兒子伏在母親的膝上哭泣的一樣，像迷住了的愛人在追尋着他的愛而彷徨一樣的心境。每次念到了那“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的一句時，便憶起這哀音。

*

*

*

*

*

飛雪之日

爬起來一看時，滿天滿地的雪。

午前は粉雪紛紛霏霏，午後は綿花雪片片飄飄。終日吹飛，下個不息。

紙門一拉開，玉屑霏霏地斜飛，後山也給白雪掩沒了。待

到風越吹得緊時，積雪也飛騰了起來。午後更是愈下愈大，馬車也難以前進了。爲了積雪的重量，不知道是那株樹木，軋軋的響了兩三聲折斷了。

在那滿天滿地成了一色的銀世界中，獨有那前川呈現着灰鼠色的黑影，野鷗十數匹，飛了過來，在川上游泳。時常有兩三匹，從水面飛起，十分的展開了雙翼，希圖向風雪中雄飛，然而總是給風雪吹襲着，徒然地又落下水面來。

終日是霏霏濛濛，天地都爲了白雪而掩埋，人們呢，則給風雪關在房子裏；這樣的下個不停，直下到夜。

在夜間的十時，提燈向外探頭窺望，飛雪還依舊的紛紛無已。

*

*

*

*

*

富士帶雪（富士山不僅爲日本的名山，即世界亦早已聞名。）

富士帶雪，帶着了薄薄的白雪。

秋空是多麼的高。帶着風威的相模灘的怒號又是多麼的雄壯。在這天空與這大海間，你不看見那玲瓏玉立的富士山的秀色嗎。

從絕頂到半山處，比銀還白的白雪，蔽住了桔梗色的山膚，上達無限的天空，下像簑緣一樣的包住了山峯。雪色清淨，不染微塵。日光輝映，襯着比水還清的晚秋的晴空；足踏豆相的連峯，俯瞰那萬波奔騰的相模灘，秀麗皎潔，神威更覺增加了十倍。

嶽頂上一點的白雪，實在不只是使富士的秀色增了十倍，更使那四周的風景爲之畫龍點睛。東海的風景得富士而生色，

富士更得了白雪而生光。

因爲這些散文實在太好了，我們不覺抄譯得太多了。但我想這些美妙的散文，是不嫌多譯，是很值得一讀的。

六 兩種林譯本的比較

不如歸的古文譯本，在距今二十年前，就由林琴南魏易兩先生譯述出版了。那刪節而且呆笨的古文譯本，在當時也很風行。我們看了林雪清的譯本，再去拿林琴南的譯本來比較，覺得在量上林琴南的譯本自然刪去太多。但那也不能怪林琴南，只能怪魏易先生，因爲林琴南是不懂日本文的。胡適之先生說得好：

「平心而論，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說的試驗，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了。古文不會做過長篇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

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裏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成績！」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是的，林琴南的古文譯小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林琴南的譯小說失敗，不是他個人的過處，正如胡適之先生所說，是「古文本身的毛病。」我們把兩種林譯本不如歸一比較，古文白話的優劣，也就可以顯出來了：

……忽聞有老嫗作笑聲。仍呼美人爲女郎。既而自責曰。誤矣。遂易稱曰。夫人。吾歸矣。此樓心胡洞黑而不燈。且浪

子夫人又安在者。浪子答曰。吾在樓闌。嫗曰。外間風迅。易中寒疾。趣入此。主人久尙未歸耶。夫人披簾而入。答曰。吾乃弗審抵暮仍未歸來。汝今以傭保趣之。老嫗曰。可。

林琴南，魏易譯不如歸卷上，第一章，度蜜月。

我們再看林雪清的譯本：

「小姐——噯唷，怎麼樣好呢，我又說滑了嘴了，哈哈哈哈哈。嚙，少奶奶，我回來了。噯唷，黑黝黝的，少奶奶，你在那裏呢？」

「哈哈哈哈哈，我在這裏。」

「噯唷，怎麼少奶奶還在那裏嗎？快點請進去吧，會着涼呢。少爺還沒有回來嗎？」

「不知道怎麼樣遊的。」那女人一邊推開了窗門走進去，

一邊說着，「要嗎就到賬房裏去說一聲，叫他們派個人去接。」
「是的，」這樣的答了一聲，擦着洋火將油燈點着的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婆子。

本書上編，(一)之二。

親愛的讀者們！你們看那一種譯本能夠傳神呢？古文是不適宜於譯小說的，因為他不能描寫出對話的口吻。

我們再舉一段寫景的文字：

東南之窗大啓。面東見靈南之山。樹木陰翳。而愛宕之塔尖。直出樹杪。上於蔚藍。尖上飛鷹盤旋作井闌形。南窗以外。則芳園一片。栗花照眼也。栗樹罅中。隱隱見冰川神社。天色清明作藍錦色。栗花粉白如繭。襯此蔚藍之天。乃逾見其嫩白。時有栗樹之枝橫互於窗外。陽光穿樹入室。碎影如篩。

微風一來。卽送花香。達於室內。中將左執一卷。則西比利亞鐵道現狀也。方徐徐展觀。窗外微聞有金井轆轤之聲。此聲既停則萬聲都寂。

林琴南，魏易譯不如歸卷上第五章，片岡子爵燕居。
我們再看林雪清的譯本：

把草綠色的窗帷拉開，朝東南二面的六個窗子，都明朗地開放着。從東方的窗子望出去，望過了眼下人家累累的低地的街道，從靈南台之上，露出了一尺左右的愛宕塔之尖，飛鳶正在那上面盤旋。南方的窗子，向着滿開着栗花的庭園。從葉隙處可以看見那冰川社的白菓樹的樹梢恰像樹着青鋒一樣。

從窗外望出去的初夏的天空，碧綠綠地像淺黃緞子一樣地放亮。悅目的清爽的綠葉處處繁茂，卵白色的栗花朵朵的開了

滿樹，畫一般地映在碧藍的天空裏。靠近窗前的一枝，和那傲骨般的樹枝不相稱，因日光的映射而變成綠玉，碧玉，琥珀等顏色的葉間，長出了肩縫一般的花來，搖搖曳曳，差一點不會將樹枝也撓折了。在無風的空氣的每一顫動中，香氣便陣陣地吹進了書齋。薄紫色的影子也從窗闌處射進來，在主人的左手拿着的「西比亞鐵道的現狀」的書頁上躍動。

主人暫時閉攏眼睛，深呼吸了幾下，又將那慢慢地張開的眼睛，落到書本兒的上面去。

滑車的聲音軋軋轉珠一般地響了一會，又停止了。
午後的寂靜充滿了全家。

本書上編，(五)之一。

我們看這兩段文字的比較，白描的寫景，實在比那呆笨的古文高得

多！

我們再舉一段寫情的文字：

京城中櫻花。忍寒未綻。而此間近海。則花色爛然照眼也。又一日。爲禮拜六。曉雨濛濛。自晨達午未止。山海均爲雲氣所漫。入眼莫辨。晝漸陰沈而漸長。雨勢復挾風而至。海濤澎湃作甲馬聲。一帶漁家均掩關晝寢。闌無人蹤。片岡別業中。爲狀則少別於外景。武男新歸自兵間。冒雨而至。旣晚餐易衣。浪子對坐而治襪。時時停鍼。視武男微笑。髻上新簪櫻花。几上置燈。以紅紗爲罩。其旁有膽瓶。亦滿插櫻花。窗外風雨杳至。武男方披來書讀訖。言曰。岳氏爲若病。心至沈鬱。明日至東京。當繞道赤坂。慰此老人。浪子曰。風雨兼天。汝行耶。老姑候君。吾恨不能與君偕往。武男曰。浪子。

汝何言。此爲養病之區。猶之配所。汝不能自由也。浪子曰。此果名爲配所者。吾願終身居之。親愛者勿顧我。汝恣吸菸可也。武男曰。吾未至此間。已倍吸吾菸。明日去此。亦加倍酬之。浪子笑曰。如是見愛。當有米糲餉君。媼爲我將出之。武男曰。糲佳。得毋爲千鶴子君所遺。浪子曰否。此爲吾手製。以病中無事少製佳餌。用獻吾姑。武男曰。汝又勞力矣。浪子曰。此何礙者。晝長人靜。用是自遣亦佳。且汝今日能否允我久坐。須知吾身未有病也。武男笑曰。在勢當愈。川島醫生在是。胡能不愈。以大勢度之。果有起色。吾亦銳減其憂。

林琴南，魏易譯不如歸卷上第十一章。逗子養病

我們再看林雪清的譯本：

首都的櫻花還不曾到了開的時候，可是逗子方面在綠葉的

山上，山櫻却已初放了：這時正是山又山上掛着不時的白雲的。四月初的星期六。今天從早上起就下着瀟瀟的春雨，將山海都矇成了一色；這樣子的天氣，本來就是使人在無聊賴中嘆日長的季節，更誰知在晚上又下起大雨來了，而且吹着強風，使門戶紙門都響得可怕，那怒吼的相模灘的濤聲，就像萬馬的奔馳一樣，海村的家家戶戶都把門兒緊閉着，沒有一家會漏出一點燈光來。

在片岡家的別墅中，武男本來早就應該到來了，可是爲了服務上無可奈何的公事，不能不遲了時候，一直到了入夜，纔冒着風雨跑來；現在正是換了衣服，吃了夜飯，靠在桌上讀着信件。和他相對着，浪子一面在縫着荷包，時時停針望着丈夫的面孔微微一笑，又側耳傾聽着風雨的聲音，靜靜地默想。梳

了辮子的黑髮上，插了一朵帶葉的山櫻花。兩人之間，放着一張桌子，罩了桃花色的燈罩的洋燈，咬咬的燃着，射出一種淡紅色的燈光，燈邊的白磁瓶中插了一枝山櫻花，雪一般的默默不語。它或許正在做着今早剛離開了的故山的春夢吧。風雨的聲音，繞着房子亂響着。

武男把信摺了起來，「岳父也擔心得很呢。橫豎我明天就要回京去走一走，順便到赤坂那邊去看看吧。」

「明天就去嗎？這樣子的天氣！可是，媽媽也在等着吧。我也想去哩！」

「浪妹也要去！別胡鬧了吧！那纔是不敢當呢。就當是受了流刑的罪罰，再住一下子吧，哈哈哈哈哈！」

「哈哈，這樣的流刑，一輩子也好啊——你吸一根香煙

吧。」

「你覺得我又癮發了嗎？算了吧。倒不如在到這裏來的前一天，和歸去的時候，一天吸兩天的香煙吧，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那麼，就算賞你一點東西吃，有好吃的糕子現在就要拿來了。」

「那謝謝你了。大概是千鶴子的送禮吧。——那是甚麼？好不漂亮的東西啊。」

「近來的日子太長了沒有事做，所以就想了來送給媽媽——不，不要緊的，帶做活帶逛的呢。呀，今天的精神真爽快！

讓我再坐一會吧。像這個樣子，我一點也不像是病人吧。」

「川島醫生在跟着你呢，哈哈哈哈哈。可是，最近浪妹的顏色真的是好看得多了。這就完全靠得住了。」

本書中編，(四)之三。

親愛的讀者，究竟是那一種譯本能夠傳神呢？林琴南譯本的旁圈，是原書所有的。林雪清譯本即一圈不加，我們也可以看出那維妙維肖的言情好句！

七 德富蘆花年譜

在德富蘆花集中有一篇他的年譜，我們譯在下面：

明治元年 十月二十五日生於日本熊本縣葦北郡水俣村。父名一敬，母名久子，姓矢島。

明治七年 進小學校肄業。

明治十一年 隨其兄豬一郎同學於京都同志社。

明治十三年 從同志社半途退學。

明治十八年 在熊本受基督教的洗禮。並爲學習傳道，隨橫井時雄赴愛媛縣今治。

明治十九年 從此時起，始用「蘆花逸生」的雅號。再回京都同志社。

明治二十年 五月，將短篇小說「墓畔之夕」登於同志社文學的創刊號中。這是發表小說之始。

十二月，從京都逃出來，回到熊本。

從這年起，在熊本英學校（男女同校）當教員，歷一年半。明治二十二年 春間到東京去，進了他哥哥經營的民友社。

九月，第一次在民友社出版了「約翰布萊特」。

明治二十三年 三月在民友社出版了「理查特哥布了」。

夏，在國民新聞發表了「石美人」。

八月，在國民之友中發表「俄國文學的泰斗托爾斯泰」。
明治二十五年夏，在國民新聞中發表短篇小說「夏夜閑談」。

十二月，在民友社出版「格拉特斯頓傳」。

明治二十六年七月纂編「近世歐米歷史之片影」。

明治二十七年五月五日，與原田愛子結婚。

明治二十八年七月在國民新聞上譯登高高里的「老勇士」。

八月，在家庭雜誌中發表了「夏」。

九月，在家庭雜誌中發表了「可怕的一夜」。

明治二十九年 在國民新聞上連登翻案的作品「捨棄了的生命」。

明治三十年 一月轉居於相州逗子；又在家庭雜誌中發表「

漁夫的姑娘」。

四月，作品「托爾斯泰」被選入民友社的「十二文豪」中的第十卷，由該社出版。

十一月，在國民新聞社發表「河島大尉」。

明治三十一年 三月，在民友社出版了文藝的處女作集「青山白雲」。

四月，在民友社出版「世界古今名婦鑑」。

八月，將翻案的作品「マガツミ」(Magatsumi)連登在國民新聞上。

十月，在民友社出版「外交奇譚」。

十一月，開始在國民新聞上連登小說「不如歸」。

明治三十三年 一月，小說「不如歸」由民友社出版。又在

國民新聞上發表了小說「灰燼」。

八月，「自然與人生」由民友社出版。

九月，小說「回憶錄」開始在國民新聞上連登。

十月，移居於東京郊外原宿。

十一月，用假名在民友社出版了「偵探奇聞」；又在國民

新聞上發表「最初的燕尾服」。

十二月，「不如歸」第一次在大阪被編成戲劇上演。

明治三十四年一月，在國民新聞上發表「除夜故事」。

三月，完成了從昨秋以來在國民新聞上連登的「回憶錄」。

五月，小說「回憶錄」由民友社出版；又在國民新聞上發

表一篇論文，題為「我不以小說家爲可恥」。

十月，在新聲中發表了「零落」。

十二月，「高爾頓將軍傳」由警醒社出版。

明治三十五年 一月，小說「黑潮」第一開始在國民新聞上連登。至六月完結。

三月，在文藝界中發表「慈悲心鳥」。

八月，在民友社出版「青蘆集」。

十二月，退出民友社。

明治三十六年 二月，小說「黑潮」第一由黑潮社用自費出版。

明治三十七年 十二月，「不如歸」由鹽谷榮氏譯成英文本出版。

明治三十九年 四月，單身由橫濱出發，到耶魯沙林去遊旅聖地。歸途中，在也斯那也卜里也那訪問了托爾斯泰；八

月回到了敦賀。

十二月，「巡禮紀行」由警醒社出版。又計劃了月刊雜誌「黑潮」的刊行，在本月的二十五日發行創刊號。

明治四十年 二月，在離東京的西郊三里，北多摩郡千歲村粕谷中，購置了一反五畝的田地，和十五坪的茅屋，遂移居此地。

從這時候起，便不再用「蘆花」的別號。

明治四十一年 四月，將「寄給國木田哲夫兄並報告我的近狀書」寄登在「二十八人集」中。

明治四十二年 十二月，小說「寄生木」由警醒社出版。

大正二年 三月，「蚯蚓的嘆語」由新橋堂出版。

六月，小說「十年」開始在國民新聞上連登，但是僅及十

一回，便絕了稿。又「自然與人生」一書由亞沙雷特譯成英文本出版。

大正三年 五月廿六日，父親洪水一敬以九十三歲的高齡長逝了。

十二月，小說「黑色眼與茶色眼」由新橋堂出版。

大正六年 三月，「死的背後」由大江書房出版。

大正七年 四月，「新春」由福永書店出版。

大正八年 一月，夫妻偕赴週遊世界的道上。

二月，母親久子長眠。

大正九年 三月，從周遊世界回來。

大正十年 三月，「從日本到日本」由金尾文淵堂出版。

大正十二年 四月，「竹崎順子」由福永書店出版。

大正十三年 九月，編纂「以太平洋爲中心」，由文化生活研究會出版。

大正十四年 五月，小說「富士」第一卷由福永書店出版。
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 二月，小說「富士」第二卷由福永書店出版。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正天皇崩御發表的早晨，赴上總勝浦避寒去了。「富士」第四卷的計畫，就在這前一日完成。
昭和二年 一月，小說「富士」第三卷由福永書店出版。在此月的二十一日回到粕谷的家裏。

二月十四日，突然發生衝心症。

七月六日，在小雨紛紛的一個早晨，由汽車將重病的身軀載到了懷憶的舊地伊香保去，在千明仁泉亭中靜養。

九月四日，爲了履行改造社的信約，自謂這是絕筆了，用那震慄的手來草成了現代日本文學全集中的德富蘆花集的序文。

九月十八日，午後十時五十分，病勢急變，與世長辭了。到了二十三日，在東京的青山會館中舉行了訣別式，那天的夜裏，遺體便在秋風慘淡的粕谷的家內雜林下安葬了。德富蘆花的一生奮鬥，在這篇年譜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了。他的著作雖多，但最負盛名的還是這部不如歸。周作人先生說得好：「蘆花的不如歸最爲有名，重版到一百多次！雖也是一種傷感的通俗文學，但態度很是真摯，所以特有可取。」（日本近三十年小說的發達）我們希望中譯的不如歸譯本，也重版到一百次罷。

章衣萍 於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二十五號。

春秋雜感

一 謠言

我的車夫抱了小萍在弄堂中遊玩，一家三層樓上，把水潑到街心來了，潑的小萍一臉，小孩子受了水的襲擊，哭起來了。

車夫回家告訴我，我去敲那人家的門，同他理論，一個穿白布短小衫的胖子從樓梯上擺下來了，他伸出頭來，望望地上的水，說：

「這水是我家倒的麼？沒有證據。」
他悠悠地把頭一搖，臉上是一臉的橫肉。

「看見你家倒出來的，還不算是證據嗎？」

「看見也不算證據。」

他把頭一搖，又走上樓了。

我這時真想在他那橫肉的臉上，敲他幾拳。可惜他又走上樓去了。有人說，這是對門人家的主人，新從天津來的，從前做過官呢。

把水倒在人家的頭上，都說「沒有證據」。這真是無理的強辯。這因爲，他料到，水倒在臉上是馬上要乾的。水乾了，你那裏去找「證據」呢？

這種本領只有一做過官的人最會。在去年，上海灘上出過兩

件案子。大豬八戒鬧關了一家雜誌，小豬八戒鬧翻了一家書店。那事情的是非，都非我所想評論。但我想，信仰宗教是人們的自由。強迫人們信仰一種宗教或侮蔑人們信仰的一種宗教，都不是應該的事。

然而，無聊的謠言，正同把水倒在頭上一樣，襲到我的身上來了。那是說，兩件案子都和我有關係。那謠言，據汪馥泉先生告我，趙××曾告訴他，是從李××老爺那裏來的。而李××老爺，據說又是從孫××老爺那裏放出來的。

那謠言，是傳得很快，許多愛我的朋友都直接間接來問我。可是，事過一年了，至如今還沒有人能證明，我是否×教信徒，以及我有沒有×教朋友，同性的或異性的。

我尊重一切有真實宗教信仰的人，但我却不信任任何宗教。我咀

咒那用污穢的文字來侮蔑宗教的人們。而用污穢的文字靠辦雜誌發財的尤得咀咒。

把謠言來欺負或損害我，是沒有關係的。那創造或傳播謠言的狗才老爺是有福了，臉兒都吃得胖胖的。呸！

一一 英文笑話

一個學生寫信給他的朋友，開始用英文：

× × Kind Brother and great man，他的朋友不懂他的意思，後來仔細一想，是「仁兄大人」的翻譯。

*

*

*

*

*

一個「僕歐」說人家是外行：

You are outline!

三 我想

我想，在我的門上，掛塊牌，上面寫着：

「擱筆的畫家，不做詩的詩人，不會做中文的中國文豪，不要進我的門來！」

密斯陸說：「這真是太缺德了。」所以我終於沒有寫！

四 可憐的中國

可憐的中國，你將往那裏走？

哭泣，怒罵，咀咒，嘆息，這都不是健康而努力的呼聲。你應該悲壯地呼喊，勇猛地直前，在血泊與飢餓中前進，用你的古舊的靈魂與你的衰老的肉體。我祝你返老還童。

你不要左顧右盼了！你不要交東接西了！唯一的可靠的力量是你自己。你應該懂得自己，愛惜自己，鞭策自己。你應該努力前進，超過一切的國家和民族。你應該自己相信自己。

我這樣希望你。

可是，我的耳，聽見的，還只是哭泣，怒罵，咀咒，嘆息，他左顧右盼，他交東接西，可憐，可憐，自己一步也不肯往前走！

嗚呼！可憐而悲慘的中國！

五 紅樓夢的結局

偶然在舊書坊買得一冊「飲水詩詞」（萬松山房叢書，南海胡子晉刊，印刷頗精。後有署名「鵬圖」的跋語，大致謂紅樓夢中之寶玉，相傳即納蘭性德。此相傳之語，原不足信。但可注意的乃

是末一頁署名「唯我」者的手書跋語。該跋語上說：

「嘗記往見石頭記舊版，不止百二十回。事跡較異於今本。其最著者，榮甯結局，有史湘雲流爲女傭，寶釵黛玉淪落教坊等事。某筆記載其刪削原委。謂某時高廟臨幸滿人某家，適某外出，檢書籍得石頭記，挾其一冊而去。某歸太懼，急就原本刪改進呈高廟，乃付武英殿刊印。書僅四百部，故世不多見，今本卽當時武英殿刪削本也。……」

「唯我」不知爲何人，但這個跋語很有意思。「紅樓夢」不止百二十回，而結局是「史湘雲流爲女傭，寶釵黛玉淪落教坊，」這實在比現在的通行本深刻！世上愛好紅學的人很多。我們盼望將來能夠發現那「不止百二十回」的舊板紅樓夢！

六 赫理士的寶書

讀了赫理士 (Frank Harris) 的蕭伯納傳及王爾德傳，深佩服他的流利而潑辣的文筆，幽默的描寫。但我想讀的書還是他的自傳 *My Life and Loves*，這部書現在是不容易買的了。聽說周越然君曾藏有是書。有一天，我在一個外國書舖裏，問及此書，一個中國夥計說：

「有的，有的。」

他隨即在一箇書架下的箱裏翻出這書。那是厚厚的四本，黑皮的封面，是很舊的了。我隨手一翻，有兩三張裸體的插圖。

「多少價錢？」

「三百元。」

「太貴了！能少些嗎？」

「不能。只這一部書了，外國老板是不肯便宜賣了。再過五年，這書可漲到五百元，十年可漲一千元。……」

我一面翻着赫理士的寶書，一面想：三百元是太貴了。就當盡衣服也是不夠買的。但赫理士的魔力在吸引我，使我不肯就走。

我再四同那夥計辦交涉，他只是不肯。後來，另外一個同胞也來了，我問他能不能便宜些，他也搖搖頭。

他說：「兩年前，不過百元左右罷了。現在非三百元不可。現在英國不能印，將絕版了！」

我告訴他，有許多書英國不印的，現在都有法國印的本子，例如香園優理西士等書。他說，赫理士的自傳還沒有法國印本，現在不能便宜。

夥計把四本書，仍舊擺到櫃裏去了。

我茫然地走出店門，心中想：「腰纏十萬貫，上店買好書。」的確是一件快事。

在車上我想花十元去買那可以發財的航空獎券。

七 騙子

有藝術的騙子，有戀愛的騙子。

掛起藝術家的招牌，其實，却一筆也不能動手。只會老着臉皮說：「一切藝術都是說謊的。你們懂得說謊，你們也懂得藝術了。」這是藝術的騙子，因為說謊，除了騙子不會說。

有人讀過陳學昭女士的南風的夢嗎？那是一冊很好的小說。

一個男子愛了一個女子，把她送到法國去讀書。本來是答應幫

助那女子的，後來，却一點也不幫助，弄得那女子幾乎餓死在法國。一面却買通了許多留法學生，造許多謠言，似乎有非把女子弄死不可之勢。

這也叫做戀愛麼？這叫做戀愛的騙子。

幸而陳學昭女士還在人間，她正眼睜睜望着那騙子的將來，我們還希望她再寫南風之夢的下半部。

八 辦報銷

十年前，我在北京，那時，曹錕也沒有做總統，在做直魯豫巡閱使。

北京辦有一個「國風」報，是曹錕出錢辦的。每月花壹萬多元來辦報，不過印五百份罷了。那報，除了曹錕以及直魯豫巡閱使公

署的人，沒有人能見得到。

有人說，「那不是辦報，是辦報銷。」

曹錕也下野好幾年了，那「國風」已不知吹向何處去了。

但是，那風氣是不會絕種的。

上海灘上，也有人每月拿上千餘元的津貼，辦一本薄薄的雜誌，那雜誌，據說每期銷不到三十本。

嗚呼！這真是很藝術的辦法。

像曹錕一樣的傻子，是永遠有的罷，我爲那辦雜誌發財的奴才祝福！

九 僵尸的復活

許多老頭子都在大學中教起古文來了。他們上課時專以攻擊白

話文爲職業。一個金大的教員，在黑板上寫了一首攻擊白話的白話詩：

「天上飛來一片紅葉，

紅到再不能再紅了。

嘴裏吐出一口白話，

白也白到不能再白了。」

我們看見這無聊的攻擊，想起僵屍的復活，深爲中國前途擔憂。

十 謾罵的畜生

廚川白村的思想雖然不十分澈底，但也是很可愛的。

在他的「走向十字街頭」上，有一篇「論冷嘲與熱罵」的文章，

他說：

「世上真有卑劣的人間，在新聞雜誌上用匿名來罵人的惡漢，現今還未死盡。怕看見臉所以用包袱裹上，來湊文句的常套把戲。因為只限於那樣的手法，所以說的話沒有確固的根據，也沒有排着條理。這是所謂謾罵罷，這是屬於罵例中的最下等最惡劣的種類。一面把被罵的對方的人名舉在那裏攔着，而却把罵的自己的名字隱密着，從其回避正式人的責任之點看來，到底不能認定爲是有人格者的怪物罷。把他看做是人間以外的動物，也是可以的。敢爲覆面的謾罵的人們喲！你的乳名是畜生！」（據綠蕉，大杰譯）

在上海灘上，我們便可以遇見許多這種畜生。他們在各種小報小刊物上匿名罵你，自己却遠遠地躲起來，吃得胖胖的。呸！畜生們！你們什麼時候敢拿真姓名真面目來見人嗎？文章可以不做，人總不

能不做罷。

十一 黃浦灘之夜

還沒有一些兒涼風，我熱得有些不耐煩了。

那海邊，在點點燈火的水中，有帆船，有小划，有小火輪，遠處也有許多很大的峙立若危樓的大輪船，牠們都各據水面的一角。從帆船進化到大輪船，至少也須一千年罷，但如今，是一九三三年的上海，牠們，各式各樣的船，都還能各據上海灘的水面上的一角。

這雜亂的船，正同中國思想界紛亂的思想；從原始的拜物宗教，多神宗教，以至於實驗主義，共產主義，法西主義，封建思想，民主思想，各種各樣的思想，都紛佈於雜亂的中國思想界。

嗚呼！這混亂的中國，何時能夠清明，我願意大家都能享受那乘長風破萬里浪的大輪船，享受人類應該而且能夠享受的幸福。

十二 「打倒中國帝國主義」

一個朋友告訴我，今年，莫斯科的五一節，舉行盛大的閱兵典禮。

成千成萬的紅軍，聚集在廣場上，那裏，還有蘇俄的領袖和官吏，還有各國的公使和大使，也有中國的使館人員。

一隊中國紅軍，走近前來，大呼：「打倒××黨，打倒中國帝國主義！」

那紅軍，是中國的留俄學生組織成的。

唉，唉，中國帝國主義？你在那裏？我連夢寐也沒有看見你。

頭腦昏亂而糊塗的中國人，你們無論走到那裏，到英吉利，到法蘭西，到美利堅甚至於到意大利和俄羅斯，頭腦昏亂而糊塗的人，是永遠弄不清楚的，無論打着怎樣漂亮的旗幟！難道帝國主義的中國，還會失却東三省和熱河麼？

十三 文章的「通」和「好」

文章做得「好」是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要做得「通」。在「文藝茶話」第一卷第九期上，我看見署名春苔的文章，「大家好朋友聚會一次」。那是恭維華林先生結婚的，那文章上說：

「原來，我太老實了，我實實在在的上了他老先生的大當：你對我說這話的時候，華先生的新夫人已經在他的新房中了！這是很有道理的，爲什麼新娘進門時，一定要通知親戚朋

友，還要見人就行賄，請人吃飯喝酒。」

我不知道這篇文章中的「還要見人就行賄」如何講！結婚時「請人吃飯喝酒」，難道就是「行賄」嗎？拿「吃飯飲酒」當「行賄」，可見「行賄」是家常便飯了。這樣不通的句子只有號稱「小品散文典型」的孫春苔筆下，纔寫得出。

那文章上又說：

「所請朋友，多是常到文藝茶話會的。所以，席間有人提議，要華先生宣布戀愛經過的時候，他起來回答說：

「今天並非結婚，結婚早已結過了。今天不過請大家好朋友談談，大家都是文藝茶話的朋友，今天，不過加了酒，就稱他爲文藝酒話罷。至於我與方女士如何相識，我也可以報告一下，不過這是很簡單，不值諸位一笑。我到西湖去遊玩，覺得

無聊，想找朋友同遊，可是，有的同夫人出去了，有的同愛人出去了，一個都找不到。我正是有點氣惱，在街上行走，走了快了一點撞着一位女子身上，我立刻向她求婚，立刻就成功。就是這位方女士。」。

我不知道華林先生當時如何說，但春苔先生的筆下太妙了。請問一個人「有點氣惱，在街上行走，走了快一點撞着一位女子身上」便「立刻向她求婚，立刻就成功」，這話怎樣講？我猜是春苔先生的文章不通的緣故。

十四 「你是那一派？」

在上海灘上，做人是很難的。你就是關着門在家裏坐，他們也會把惡名放在你的身上，正同小孩子把穢物丟在人家臉上一樣。

常常有人問我：「你是那一派？」

這話，問的人有各式各樣的意思。有的人的意思是指政治，我到現在還沒有加入任何政黨，自然說不到那一派了。有的人的意思是指文學。他們說，「你不加入左派文學，自然是右派了。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如果左派是代表革命的，那麼，右派自然是反革命的了。」

是的，我不懂得文學上的領土是如此之狹！但左右也不是一個絕對的名詞，有些人今天是左派，明天又是右派了，有些人今天是右派，明天又是左派了。「翻手爲雲覆手雨」，一換錦冠，便成怪物，這可以形容中國今日文壇的現狀！

我要公開的表示我的態度，我是不懂得文學的，如果容許我大胆的說，我總覺得中國新文學的年齡還很幼稚，我們到如今還找不

出一部可以代表中國，替中國民衆訴苦的偉大作品。我們都迷惘在左右的空虛的概念中，大家爲了很無聊的問題扭做一團。新文壇上的老輩與小輩一樣寫不出東西。我覺得文學同哲學不同，單有理論而沒有創作總不行的。我們覺得中國新文壇上，創作的作品，是一天少一天了，無聊的廢話是一天多一天。我們大家都少說些廢話，多寫些東西吧，這是我個人的一點小小的希望。

我們現在正是浪漫主義時代，流行的是革命的浪漫主義與頹廢的個人的浪漫主義。我隔離寫實主義還遠得很呢，我們得大家把握着寫實主義的技巧，然後再談什麼意識問題吧。古老的陳腐的中國，可寫的題材正多呢。我們盼望中國文藝復興，創造出光榮的燦爛的，可紀念的新中國！

十五 革命的故事

Oskar Erdberg 的新中國故事 (Tales of modern china) 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書，鐵民預備把他介紹到中國來了。

作者在那書中，記着廣西一個小縣（藤縣）的故事。在那裏，一個鄉下的黨委走上臺去演說：

「同志們，我要告訴你們，我們的革命工作，爲什麼不能進行呢。這是有原因的。我們的省黨部，告訴我們，黨員入黨，一定要填黨證，並且要貼一張相片在上面。你們全知道，這裏是沒有一個人懂得照相的。所以我們沒有法子領得黨證。沒有黨證，所以我們也不能有黨員了。這可以比喻着說，沒有根就不能有樹，所以沒有黨員也就不能有黨，這裏組不成黨，

自然沒有革命工作了。」

這真是令人聽了啼笑皆非的話。

同時，Erdberg的朋友 Pando，他問一個農夫，「你爲什麼不加入國民黨呢？」

那農夫說：「我不能加入國民黨，因爲我的腳是很髒的！」

這也是令人聽了啼笑皆非的話。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鄉村與農民，國民黨如果不能深入鄉村和農民，是沒法解決中國問題的。我們的復興農村的招牌已經掛起來了，我盼望國民黨的黨員和都市的自命改造社會者都能深入農村，研究農村，給中國一個真的復興的希望！

十六 談古董

我是一個窮小子，沒有資格玩古董的。去年的冬天，我曾花了二十塊大洋買了一塊吳鳳凰三年磚，那時深爲一個女朋友所不喜，她說，「買一塊古磚，有什麼用處呢？」

是的，古董是沒有用處的。古董不能如香水一般洒在衣上，也不能如胭脂一般，搽在嘴上。但我却很歡喜玩玩。我家中有一幅畫，是祖傳下來的，是絹畫的兩隻貓，已經很破舊的了，但那兩隻貓却很有神。眼光閃爍地，因爲是憤怒而爭鬥的原故罷，毛是豎着的，尾巴也直立作鬥爭的姿勢。看那筆法，那神氣，也許是宋人的遺澤罷。可惜沒有畫者的署名。我很珍重那兩隻貓，從前，每次回家時總要去打開瞻仰幾次的。

我在江湖上飄泊了也十幾年了罷，故鄉的河山如畫，只有夢中還時常留戀着的。兩隻貓也許還存在的罷，但我已經十幾年不見牠

們，牠們蒼老的面目，當更陳舊了一些罷。我却敢大胆的說，牠們的英勇而鬥爭的神氣，一定還存在。我愛古畫，古書，古彫刻，古劍，古琴。在北京，我曾徘徊於故宮博物院的古物中，深深地感着中華民族過去精神的偉大。然而現代的中國人，又何以如此萎靡不行呢？三國時代的古磚，泥土中是混着鋼鐵之類的，我的鳳凰三年磚真是堅似金石。友人劉海粟先生，曾藏有馬頭人，龍頭獸的塑像，那簡直是希臘神話中的產物了，我先民的理想精神，是何等超脫呢？我曾見有帶着翅膀的石飛虎，豎着耳朵的泥小豬，古代的泥塑早有藝術上一「變形」的創作了。然而我看了惠山的泥人，西湖上的銅人，又使我感着中國民族的衰頹和無望。

從河南來的朋友，告訴我河南四鄉的百姓掘古物簡直是一種職業了，每處每次是幾十人，點着燈籠火把在晚上偷着幹的。河南是

沒有完全的古墓了。據說，在輝縣的交界，有一座古墓，規模是極大的，年代太久，墓身與地平了，一旦爲鄉人所發見，破了墓的一角，流出古物和金銀無數。然而，因爲規模太大了罷，於是想掘的人也有了三個集團，各各拿了武器，要講好條件，纔可以發掘，而條件是不容易講的，所以那古墓到如今還能保存。我們的官廳，也能注意到古物的發掘麼？那時代還早得很罷，我們對於活人還沒有辦法，不要談古物了。

然而，在盜竊，私掘的風氣下，古物是悄悄地，全到了人間了，牠們都到闊人或洋人之門上去的。我們窮人有什麼希望呢。我得感謝我的朋友，送了我幾個泥俑。那高髻長袖，使我們想見唐人的精神。這雖然不值得富貴人的稱賞。然而在我們窮人看來，也是很大的財產了。我把他們陳列在案頭，同我的鳳凰三年磚在一起。

這個年頭，闖起門來寫文章是不行的。但是可憐多病而無能的人，你能幹些什麼呢？還是寫文章罷，並且紀念我的幾件小小古董。

十七 非「個人主義」

在長風第一期上，我看見有署名「金」先生的「中國往那裏走」，那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但那文章的結論上說：

假使中國的將來，一蹴而走進社會主義之路。那麼私有財產制，和相互的一切制度，根本廢除。這家族主義之翳，當然失其存在。否則這出路的被發見，難乎其難。我敢大胆地說：無論中國要走向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之路，都要以發展個人主義，為初步的途徑。結論就是殞了的中國。我們如果要牠走動，那至少得先往個人主義的路走！

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我們覺得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最發達的民族。這種個人主義的信條是「有自己無旁人」。在政治上，是「你不好，我打倒你，我來幹」，甲去乙來，都是以個人利祿爲前提，都是一丘之貉。在民間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沒有團結，沒有組織，也沒有互助的精神。這種個人主義使中國國家沒法成功爲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我們以爲，中國的前途，國民黨也能，民主的政治也能，法西斯特也能，要中國成一個現代的國家，一定要打倒這種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現代是集團主義的時代，不是個人主義的時代。我們要有共同的信仰，服從組織，服從領袖，（雖然我們的領袖不知在那裏），犧牲自己去完成國家和社會的任務，中國前途纔有一線的希望！「金」先生覺得我的話對嗎？

十八 介紹劉獅的畫

青年畫家劉獅君，在十月十五日，將在上海舉行他的個人展覽會了。

我是很愛劉獅的，愛他的鮮明而美麗的色彩，在他沒有去日本以前，他的畫似乎是寫實主義的，在他從日本回來以後，他的畫是受了新古典主義的影響了。但劉獅的畫，是已經從摹做到了創造的路上，這是無可疑的。

藝術應該是為大眾的。劉獅君告訴我，他希望他的畫能夠「雅俗共賞」，——是的，藝術是不但爲了雅人，並且應該爲了俗人的。未來的世界是俗人的世界。祝福這有希望的青年畫家，我們大家屆期去看他的畫罷。

十九 辯「文人無行」

聽說近來有些人注意到文人有行無行的問題了。我以為文人也是人，正如陸象山或是什麼人說的：

「我雖不識字，也須堂堂地做一個人。」

所以，做人，比做「文人」還要緊。

但我以為，德行的第一要義是誠實。人是不能沒有過失的，偉大的盧梭（Rousseau）和托爾斯泰（Tolstoy），不是也曾有許多「無行」的事情嗎？但盧梭和托爾斯泰的偉大，不是因為他們的「無行」，乃是因為他們的誠實，試問平常的人，有誰寫得出那樣誠實而動人的懺悔錄（Confession）的？

我們不要高談什麼好聽的話了吧。就如那些朝三暮四的下流東

西，他們也配談什麼「文人有行」嗎？

二十 辯誣

王禮錫君未出國以前，我曾告訴他，我要寫一篇文章，叫做「反詞的解放運動」。王君說：「好的，你寫成功，就交給讀書雜誌吧」。

王君出國好幾個月了，我的文章終於沒有寫。但我知道現代做些小詞的人，如王禮錫，劉大杰，林庚白，章鐵民之流，他們都是一種偶然的嗜好，我自己也一樣，做詞如同我的抽香烟一樣，是一種偶然的嗜好和消遣。我們沒有什麼人發表過「詞的解放運動」的文章的，正如王禮錫君，和我就都根本不贊成什麼「運動」的人，我們都以爲填詞是個人的自由，根本不成爲一種運動。所以「把詞

的解放」當作「運動」的，只是會君個人的意見。

我一向懶得同人家辯誣的，但最近遠方還有人寫信問我，談起詞的事情，所以不能不說幾句簡單的話。

二十一 再非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

我近來感覺中國的大害就是自私自利之個人主義。中國人是最缺乏公德心的民族。一個朋友告訴我，北平一個公立圖書館，本來藏有善本書和古書，是很多的。但因為歷任總次長的借觀，有些宋本是變為明本或清本，有的善本是變為劣本了。中國人辦的事接近公家的或官家的總是黑幕連天。招商局的過去是不用說了。故宮博物院的近事也不用說了。就是辦一個書店，出幾本雜誌，只要官家或公家有分的，總是弄得一團糟！「是公家的錢，隨便亂用吧？」「你

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這是中國人的格言和口頭禪。

在歷史上看來，像墨子那樣利他主義的學說，是老早絕種了。

耶教的犧牲和利他的精神，也不爲自私的中國人所了解。無論馬克斯如何說，「宗教是人們的鴉片」。但歐洲人民受基督教的博愛和犧牲自己的精神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事實。苦難的耶穌是有代價地釘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中國的財神却永遠散在各人的家中或心中，閻王是可以用錢買的，判官小鬼也是可以用錢買的。一切的神仙惡魔全可以用錢買！自私自利的空氣，真是上迷九天，下沉十八地！這樣的民族，如何能生存並自強於今日的世界！

像這樣自私自利的民族，真是信仰既不可靠，主義也不用談起。日本人的飛機炸彈，也炸不醒這種自私自利的迷夢。我們應該至少努力先打倒這種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然後再說什麼旁的虛無

飄泊的空話。

二十二 懷黃山

我離開故鄉已經十幾年了。故鄉的好山水，是時常形諸夢寐的。我的家對門就是七姑山，七個高峯像筆似的立着。遙遙巖在左面好像一個瓶子，高峯插天，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干山像大肚佛似的坐在右面。我們績溪真是一個山國了。但故鄉有名的大山，乃是我們鄰縣的黃山。黃山的著名勝跡共有三十六峯，三十六源，二十四溪，十二洞，八峯諸名勝。記得清朝袁枚似乎到過黃山，做了有黃山遊記似的（？）。近人黃炎培也曾到過黃山，著有遊記是說黃山的風景，比廬山好得多了。但是像我這樣一個道地徽州老，却沒有到過黃山，真是不勝抱歉之至了。

從報紙得來的消息，徽杭公路來年是可以通車了。穿着草鞋去遊黃山的日子，明年總可以有罷。我很希望造一個茅草房子，在黃山的溫泉旁邊，讓我每年夏天可以在那裏著書和養病。但我並不是討厭上海灘，雖然上海灘上有我所最討厭的「專員」們存在。但是感謝上帝，我已經一年沒有聽見那些笨頭笨腦的文藝茶話了。

二十三 拈花微笑的境界

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寫成一本修辭學講話。現在總算寫好了。寫完之後，我忽然想起，林語堂先生在論語上，有提倡文章性靈說（論語二十八期，論文下）的議論，林先生的話也是很對的，所以一切的修辭學書皆為多事之作。

但是性靈說實在是一種「拈花微笑」的境界。古人所謂「文章

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可以作「性靈說」的註腳。照我們這些庸人看來，「拈花微笑」的境界，實在是從苦行默想中得來，一切不用功的懶人，正不能借林先生的話爲護符。陶靖節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及李太白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誠然是佳句，但是沒有陶靖節與李太白的修養與工力，也決寫不成這些好句來的。

我還是讓我的修辭學講話去出版罷，說法也有時有用，爲了要「普渡衆生」。

二十四 巴爾扎克及其他

我們把關於巴爾扎克的漫畫當做封面，這並沒有旁的意思，不過表示我們對於這位大文豪的一點敬仰之意罷了。下一期的文藝春

秋便是「巴爾扎克專號」。我們覺得中國新文學界最重要的還是多介紹偉大的文學作品。那些把一切偉大文學家都用「資產階級」的一句話抹殺的人們，我們覺得是愚蠢而且無聊。巴爾扎克也好，左喇也好，雨哥也好，杜葛列夫，托爾斯泰多好，那都是我們的大師，中國的新文學不接受而且研究他們的遺產，是沒有發展而且生長的希望的。

少年的巴爾扎克會說過大話，「拿破侖不能用劍做到的，我想用筆去得着。」這好像是一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的思想了。他的最偉大的作品，當然是人類的喜劇。那是一八一六至一八四八年法國社會的寫真，是最偉大的寫實主義的小說。我盼望有人把這部大著翻譯出來。但是那些「畫菊花」或是講「茶話」的法國留學生，是永久沒有希望的！

二十五 冬天

我歡喜冬天。

雪萊在他的詩上說：

「倘若冬天到了，

春天還會遠嗎？」

這自然是詩人的預感。但我想，冬天的嚴肅的空氣至少可以使我們沉思，工作，同夏天的昏昏沉沉的空氣是不同的。冰冷的寒風，禿了葉子的樹林，陰沉的天空，凝霜的大地，都給我們以寂寞和悲哀。但這些悲哀和寂寞，也是有價值的。到了春天，豈不是萬卉皆蘇，錦天繡地，一切都充滿了愉快和歡樂嗎？

但願悲慘的眼前的中國，也是冬天罷，我們相信可愛的春天，

不。久。總。要。來。的。

二十六 假造的啓事

在北京的一個刊物上，看見一段新聞，那裏有「章氏在上海報上登有巧妙的啓事一則」：

「衣萍自致力於文學研究以來，一切頗多心得，最近對於外界各事概已拒絕，專從事於著述，計已著有：愛，三箭，母與子，她的來鴻，上列數著本擬交由神州國光社出版，但因該社刻已改組，且老友均已他往，衣萍不願再交該社出版，故特此登報，各書店如願出版上列各項書籍時，可書明稿費及出書數量，直寄敝寓，衣萍決擇優從事……」

這啓事中的「衣萍」，不知是誰，但大概不是我。因為我並未

在上海的什麼報上，登過這樣的啓事。我也沒有做過那啓事中的任何著作。

一年來，關於我的謠言多極了，大半是那些說開「話」，喝開「茶」的人們所放的。我以為人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放謠言大約是損人而無益於己的事罷，像我這樣一個文弱書生，原是什麼也不怕的。起初這些謠言都在上海方面的小報，近來這些小報，似乎也不肯登載了。於是忽而杭州，忽而北平，假造的啓事也出來了。一個人不肯做正經事，就陪着太太去跳舞也好的。何必心勞日拙呢？假的謠言與戲法總有弄穿的一天的。可憐那些放謠言和做戲法的下流人們！

二十七 兒童讀物

近日偶看見 Winifred Biggs 選的「給少男少女的世界最好小說選」(The World Best Stories for Boys And Girls)，選集各國的兒童小說，總算是一部可讀的書了。(除了兩篇中譯的故事，不大高明外，)我因此想到近來中國兒童書籍的流行，也許是中國前途的樂事。但是，我們拿什麼去給兒童做禮物呢？我們沒有笛福，沒有愛德生，也沒有格林。看看那些千篇一律的小朋友故事，我們真有些黯然而了。所以選譯世界兒童名著，真是一件要緊的事。但是，譯給兒童的讀物，比成人還難的多。第一，要容易懂，第二，要有趣味。那些查字典的直譯家是沒有希望的。可憐，魯濱生飄流記是世界聞名的了，我們却沒有一種可讀的流利譯本。我希望研究兒童文學如趙景深先生們，少編一些什麼什麼混合讀本，多譯一些世界兒童名著，「救救孩子」吧！

二十八 新文學力量之薄弱

我近來感覺新文學的力量是薄弱得很。旁的不用說，我們只要看新小說流行數量之少，就可以知道新文學的勢力，並未深入民間。中國的新小說，只以魯迅茅盾二公的作品而論，每部至多也不過銷去五六萬冊罷了，而且這五六萬冊，就需要經過三四年五六年之久。像三國演義施公案那一流的東西，每年可以銷十萬二十萬冊的，新小說的勢力，是如何渺小呢。無論普羅文學家怎樣說，中國除了普羅文學沒有旁的文學，但我們以為真正中國的普羅階級所歡迎的，還是三國演義施公案一流的舊小說。事實勝於雄辯，新文學提倡了十幾年，舊小說還是那樣流行，這是新文學家的莫大恥辱。我們可以大膽的說，現在一切的普羅或非普羅的文學作品，多

是。中。學。以。上。的。公。子。小。姐。看。的。我。們。離。勞。苦。民。衆。遠。得。很。呢。我。們。以。爲。現。在。最。需。要。的。文。學。家，是。能。脫。下。長。衫，深。入。內。地，自。己。也。是。勞。苦。大。衆。的。一。員，然。後。纔。可。以。真。正。懂。得。民。衆。的。痛。苦。我。們。要。真。正。懂。得。老。百。姓。的。痛。苦，然。後。可。以。做。老。百。姓。的。代。言。人。坐。在。華。懋。飯。店。寫。勞。苦。羣。衆。的。小。說，是。自。欺。欺。人。的。勾。當！

二十九 卜克夫人的話

我的朋友伯雨告我，卜克夫人在南京某大學演說，說中國過去的文學藝術以及許多人物是值得尊重的，但是近代中國却沒有什麼可以值得欽佩的東西。於是大學生也不佩服了，大小報記者也跳起來了。但是我們要問，近代中國有什麼可以值得吹牛的？一個破落戶的子弟，還不許人家說壞話，有什麼法子呢？我們應該老實承認。

光。榮。的。將。來。自。然。在。後。面。的。不。肯。認。錯。的。民。族，有。什。麼。希。望。呢？

自。己。的。文。學。藝。術。以。及。一。切。東。西。多。不。如。人，吃。苦。用。功，努。力。上。進，則

三十 鄉間迎春

從窗上望到外面，楊柳的顏色，是已經綠了。雖然春寒還是這
樣的嚴重。

兒輩們放着紙鳶，在曠野中飛跑。農夫們彎着腰，在田中工
作。小車推着什物，在古道上徐步。遠遠地學校中的鐘聲，打破了
這小鎮上的肅靜。火車來了，他勇敢與迅速的進行的隆隆的聲
音，正象徵着這二十世紀的生活與文明。

呵，我愛真茹，這渺小的鄉村！

每週三天在鄉下，四天在上海。鄉下的寧靜的生活，同上海的

忙碌的生活，正是一個絕妙的對照。我去下粉條黑板的生活，也已經五六年。此次重來真茹，回想到幾年前的前塵，只是我頭上增加了許多根白髮，學校中增築了幾座洋房。在范莊閒遊，我想起來幾年前在這裏閒談的葉崇智先生。我又想起夏丐尊老人。都是那時的同事。那時，公共汽車，還未開到真茹。私人汽車，也寥若晨星。我們有時從上海北站，坐黃包車到真茹，沿途靜覽郊外風物，雖然歷時二句鐘之久，也不覺得倦怠和寂寞。記得夏丐尊老人，還有一篇黃包車夫禮讚，發表在那時師生合辦的秋野上。

我又想起那辦秋野最熱心的學生劉覺與陳翔冰。

而今，那披髮少女的劉覺，已經爲了小孩的母親，陳翔冰，成了劉覺的丈夫，如今也不知飄泊在何處去了？

記得那時，林語堂兄在這裏講音韻學和國音學。自從我因病辭

職了以後，語堂兄不久也就離開眞茹了。記得汪靜之和章鐵民，那時都同在這裏授課，現在，天各一方，靜之在青島，鐵民在浦東，他們飽經風霜，都沒有當年爲「伯兮」而又大鬧的精神。大家都成了「世故老人」，天下也在太平了。

而我，却不知爲了什麼，又來這渺小的鄉村。

感謝那許多歡喜聽我的教課的青年男女，我的好幾個課堂上，每次都是滿滿的。中國未來的希望，總在青年男女的身上。看了活潑而勤勉的他們，我的心，不覺地充滿了愉快的感想與之希望！

三十一 生活與創作

沒有積極與充實的生活，是不能有積極而充實的創作的。有類

廢，浪漫，無聊的生活，自然有頹廢，浪漫，無聊的創作。創作。是生活的反映，是個人與社會的生活的反映。

我們看滿清末年的文字，如梁啟超的議論和詩歌，如譚瀏陽的仁學，如南北諸子論文和創作詩歌，雖然他們用的是古舊的形式。文字，但字裏行間，都有一種改革社會改造國家的勇猛精神。五四運動前後的白話文字，也還有一種積極奮鬥的氣概。但近年以來，流行的創作和議論，無論左傾和右傾，都現出一種頹廢，浪漫，無聊的氣味。玩世不恭的謾罵與俏皮話，成爲文壇的中心空氣。這是新文學的病態現像。

一個朋友會說，「不做事的時候，可以天天罵人；做了事的時候，便免不了天天挨人家罵。」文人的謾罵與說俏皮話，有時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偷懶的表現。早上講普羅，晚上便進回力球場；滿口

救國救民，一肚子男盜女娼！這樣的虛偽而頹廢的生活，然後纔能革新自己，如何能有創作。

倚枕日記前言

一九二八年夏間，爲我患病最重的時期，那時我真想不到我已還能活到今天！那年的六月至十月間，我曾在牀頭的小冊上，用鉛筆寫作日記。因爲寫時是常靠着枕的，所以定名爲『倚枕日記』。八月間進醫院去住，又在小冊上改名爲『病院日記』，又名爲『看雲日記』；現在先將『倚枕日記』抄出刊行，其餘三個月間的日記，隨後也可以抄出的，只要我有『閒暇』。

我在這些日記上不曾絲毫將自己粉飾。我也可以同那可憐而偉

大的盧騷一樣，大聲疾呼的說：「這就是我所做的，這就是我所想的，這就是我自己。」(「This is what I have done, this is what I thought, this is what I was.」)雖然我並不想高攀盧騷，而且，我也用不着再去「懺悔」。

現在，我又不粉飾地將這些日記印行了，只有一些人名略為更改。因為書中的人們多還活在人間。但我不願說一句謊話，對於我一切至親和朋友。這是我可以自信的。

這不過是一冊私人的日記，並不是些什麼文學作品。據說現代的新興文學，應該寫「他」，寫「社會」，不應該再寫「我」了。但我真不明白，「我」是不是也是社會一分子。如果沒有個人的分子，那裏來社會的集團？我以為，舊寫實主義的缺點，是把作者站在客觀方面去描寫，不知道作者也是社會上的一分子，一切人性的

善惡悲歡，都脫不了關係的。中國應該有許多忠實的，深刻的描寫自我新寫實的作品，新文學前途纔有發達的希望。

夠了！我不懂得文學，也不會談『主義』。親愛的讀者，你花了錢買了我的一冊日記，就請耐心讀下去吧！

衣萍于一九三〇，一月二十七日，上海。

原书空白页+

倚枕日記

六月二日（一九二八年）

病中的光陰，似流水般的過去。自從去年冬天病起，到如今，整整病了半年多了。每天吃飯，睡覺，吃藥，打針，生活是枯葉衰草一般，沒有絲毫趣味。

今天，偶然在抽屜中找出一本小冊子，放在枕邊，擬每天倚着枕兒隨便寫幾句，讓可憐的生命也留着一些兒零碎的痕迹。

六月三日

爲了病中怕多談話，朋友們也漸少來了。但我實在是一個耐不住寂寞的人。早飯後，憑窗一望，對門陸家的小姐正在窗下梳洗，遙遙地對我凝眸微笑。半年來病痛的煩惱的愁雲，都暫時消滅在可愛的微笑的陽光裏。

女人的微笑，是可以改變人們的人生觀的。

我想起 Leonardo de Vinci 的 *Monna Lisa* 來，那批評家 Pater 所恭維的「一張包羅萬象得意得神的作品」，不是受了女人微笑之迷纔能產生的麼？

六月四日

妻知道我要記日記了，把小冊子搶了去看，這，使我十分苦惱。

我想把小冊子藏起來，不要再使她看見，否則，這日記不會記得好。

創作需要孤單和寂寞。

自從和妻同居後，我簡直一首詩也沒有作過。這實在是一個損失，我已經兩年不曾作詩了。

六月五日

我覺得西藥的發明也很幼稚，否則，何以對於肺病的特效藥，一種也沒有。知道肺病的原因是結核菌在作怪，但對於直接殺害結核菌的藥品，一種也沒有發明，這實在可令人嘆息。

我的父親是開中藥店的，我的祖父生前也會替人看病開方，但我却不十分相信中醫。

我覺得中醫的根本思想總脫離不了迷信。記得胡適之先生在北京大講「漢代哲學史」時，曾說起「中國醫學與藥學的基本理論」只是把五臟分配五行，又把五行相生相剋的道理來使用針灸藥石的治療法，又把陰陽的觀念來總括一切血氣，臟腑，藥性，針灸。」他又引內經上的話：「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爲陰，府者爲陽。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陽中之陰，肺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陰中之陽，肝也。陰中之至陰，脾也。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

也。」（金匱真言論）以證明「陰陽的觀念是中國醫藥的中樞」。試問「肺」何以爲「陽中之陰」？「心」又何以爲「陽中之陽」？這些荒謬的觀念到如今還支配中國的醫藥界。中醫看病總愛說病人是「陰虧」或是「陽虧」，這些話，我一聽見就頭痛。

但是胡適之先生那年的腎臟炎和心臟炎重病却是陸仲安先生治好的。胡先生那年的病，協和醫院的醫生是說至多只能活三年了，但是陸仲安先生的黃芪黨參竟能治好胡先生的病。而協和醫院的醫生却不能化驗出黃芪黨參的功用。近百年來的西醫，解剖學，細菌學兩方面也許進步的很快。但於藥物學方面，我們只想對於肺病的結核菌竟沒有辦法，我們真不能不說西藥發明的幼稚了。

六月六日

近來每天都醒得很早，每天總是睜着眼兒等天亮，等得實在不耐煩似的，有時想喊妻來被裏躺一會，但是又怕「鬧下了彌天大禍」，胆子怯得同老鼠似的。

我很早便起床了。

起床不久，又覺得頭昏腦悶，喝了半碗牛乳，隨又躺下了。在枕上哼了幾首納蘭詞，總覺得「淒風慘慘，陰氣襲人。」唉，納蘭，納蘭，作語如此幽苦，難怪要傷心短命。

讀熟了一首我最愛讀的納蘭的自度曲青衫濕：

青衫濕徧，

憑伊慰我，

忍便相忘？

半月前頭扶病，

剪刀聲猶共銀釘。

憶生來小膽怯空房。

到而今，

獨伴梨花影。

冷冥冥，

儘意淒涼。

願指魂兮識路，

教尋夢也回廊。

咫尺玉鈎斜路，

一般消受，

蔓草斜陽。

判把長眠滴醒，

和清淚攬入椒漿。

怕幽泉還我爲神傷，

道書生薄命，

宜將息，

再休耽怨粉愁香。

料得重圓密誓，

難禁寸裂柔腸。

這首「悼亡」的傷心詞，悱惻多情，真是一字一淚，令人不忍多讀。難怪後人要猜想多情的賈寶玉是納蘭的化身呢。

讀了這首青衫濕，又想起一件舊事來了。

在北京的時候，美姊有一次向我借詞讀，我便把這冊納蘭詞借給她。美姊問我最愛那一首。我說：「有一首青衫濕，是最動人的

了！——隨即把這首詞翻給她讀。她讀了，臉色慘淡起來，說：「這首詞太悲了！」——隨手把書掩起來。

後來，我纔自悔孟浪，不該把這樣悲詞介紹給她讀。美姊是年青喪偶的人。她的丈夫幾年前因肺病死在南京，我因同鄉之誼，當時曾去送葬的。美姊從她的丈夫死後，時常啼哭，哭得同淚人兒似的。她家裏的人都不敢勸她。後來，過了幾個月，美姊忽然不哭了。據說，她曾夢見她的丈夫在夢中告訴她：「你不要再哭了！你的眼淚把我的靈魂都濕透了。你再哭，我將不能再住在南京。」從此，美姊便果然不再哭了，幾年來，她靠助她的哥哥佐理家政，教導姪兒，住在北京。

戰雲迷漫，不知美姊一家還在北京否？我十分記念他們，十分記念美姊和那慈藹的老太太及活潑的小孩們。

想起美姊的可憐遭遇，我不忍再讀納蘭詞了。

六月七日

早膳後，F來借錢，數目不多，我想借給他了。但是，妻說：「對不住得很，衣萍病了，不能工作，手頭緊得很呢。」

妻的話自是實情，但F的臉色却馬上不好看，閒談了一會，匆匆地走了。

對於F君，我覺得十分抱歉。

我很不滿意妻的吝嗇，我說：「數目不多，做些好事也能。何必教人難堪！」

妻說：「我勸你不要做好事也能。自己病在床上，不能做工，將來還不知如何是好呢？那有餘錢借給人？」

我說：「你是從來不做好事的，難怪朋友們多怨你。」

妻努着嘴說：「怨也能，不怨也能，這年頭，好事是做不得的。你不記得L先生的故事麼？L先生在北京時，是肯幫助人的。有一回，一個學生向L先生借五元錢，他借給他了，這個學生臨走時，對L先生說：『過幾天，我一定要還你，我去借了閻王債來還你！』L先生是很肯做好事的，可是後來在上海毀他的人，都是在北京受過他幫助的人……」

可是我總不以妻爲然，半天懶得理她。

六月八日

整天關在樓上，真是無聊極了。

我的病也真不爭氣，偶然跑一跑遠路，（說是遠路，真也可笑不過兩三百步路罷了。）痰裏便帶着血。

我時常生氣，今天一生氣，便把用了兩年的自來水筆的筆尖插斷了。

妻說：「你買了這枝筆，寫了多少文章，看這點情分上，也不該把筆尖兒插斷。」

我信手把筆桿丟在地上，我說：

「我再也不寫文章了；我不寫文章，也許不至於生這個鬼病！

」

妻笑了，說：「天下生肺病的人多着呢？不寫文章的人，也很多生肺病的。肺病也不一定緊，何必如此着急？」

「死了倒也乾脆，」我說，「只有這樣不死不活，真是難受。」

「說着，我恨恨地用拳頭捶自己的胸。

妻急了，連忙拉住我的手，說：「何必這樣生氣！你是不能生氣的，一生氣，就要半天不舒服。自己的病，自己還不知道愛惜。」

「我愛惜什麼，遲早總是要死的！」

我哭了，妻也流下淚來。

很早便睡了，燈下，妻把頭湊近我的耳邊，說：「今晚我們一頭睡。」我說：「不，你來玩一會就好了。」妻說：「又要玩了，你原玩不得的。」我說：「玩不得也要玩。」但是，終於沒有玩，我也睡着了。

六月九日

早晨，妻問：「昨晚有什麼好夢沒有？」

「夢見陸家的小丫頭。」我說。

近來晚上的夢太多了，也有淒涼的，也有恐怖的，自然也有桃色的浪漫的快感的。許久不接小方的信了。幾日前的晚上，夢見小方坐在紅樓的地板上，哭着說：「婆婆年老了，多病，丈夫還是不回來……」又夢見湯在大沽口的輪船上，同着一個日本人。我說：「湯，你原來是騙我的，你說你回了奉天了，却原來跟了日本人跑。」她說：「那不是，那是我的一個學生，我教他官話的。」她扯着我，走到船邊，望着滔滔的海水，說：「章呀，你不信，我跳海給你看……」

但昨晚却夢見陸家的漂亮的小丫頭，他半夜赤裸裸地跑到我的被窩裏來，說是她的老主人要強姦她，給了她五元賞錢，但是她不

肯……：

這夢有點稀奇，醒來，把夢的後半全忘卻了；我不知道我在被窩裏如何救她……：

早上，披衣起來，攀窗一望，那漂亮的小丫頭正在臨窗梳洗，清風吹散了她的美麗的頭髮散滿在肩上，這纔鬆了重擔似的，忍不住自己微笑起來。

「你呀，夢裏也不會有好心眼的。」妻笑着說。

「給我一點自由吧，在夢裏。在夢裏自由是不犯罪的。」我笑着答。

「我不許你夢哪，我不許你夢哪，我不許你夢哪。」妻撒嬌地說，吻着我的臉。

停一會，妻又說：「我不許你在夢裏自由呢，我晚上弄根繩，

把你的心兒繫着。」

D 醫生來，我說，請他介紹一個看護天天來打針，因為他前次打針很有効。D 醫生說：「好的。要看護，男的呢，女的呢？」

「隨便吧。」妻趕快說。

但我心裏想，看護當然要女的，而且要漂亮。

六月十一日

清早，躺在枕上吐痰，看見痰中又帶有血絲，心中又不覺黯淡起來。

妻也覺得淒涼極了，蹲在床前，攜着我的手。爲了我的病，妻已經累得黃瘦得不像樣了。

一家三人，只有弟弟是雄糾糾地，每天吃了飯便挾了書包出

去。這兩天穿上學生軍的「老虎皮」更是雄糾糾的了。自己病久了，看見旁人的健康真有點妬忌。

下午，睡起，吐出的痰仍是有絲絲的血，後來，一口一口地吐得漸漸多起來了。妻於是很驚惶，叫弟弟去打電話請D醫生來。

「我的病這樣反復，不會好的了。」我說，覺得很淒涼。

「不要瞎說！」妻連忙阻止我。

D醫生來了，他照例的撫摩了胸前一次，說：

「不要緊的，不要怕。你的病只是肺管有些不好，肋膜有些發炎，肺的本身沒有什麼大病。不要緊的。」

「我現在看見血就有一點怕了。」我說。

「他真膽小呢。」妻說。

「不要緊！不要把血看得太值錢了罷。吐幾口血是不要緊的。你不看見那女人們麼？她們每月一次，要流很多的血。」D醫生毫不在意的說。

原來我們的D醫生是婦科專家呢……

燈下，我勉強坐了起來，喝了幾口粥。食後，妻在鋪被，我坐在床沿上，閉着眼，合着手，交叉着腿，作如來佛跌坐的模樣。

「你如果真的學佛，到也可以靜心。只是你晚上又不知要夢着摸那個女人或那個小丫頭的屁股。」妻笑着說。

妻可算是真能了解我的人。

六月十二日

細雨蕭蕭地下着，我在床上睡了一天，沒有起來。

雖然是睡，只不過閉着眼躺着罷了。整天一刻也睡不着。躺得背痛腿酸，怪難受的。

那些一上床就呼呼地打起鼾來的人是有福的。

我又想起豬，祖母是歡喜養豬的，少時，我跟着祖母到豬欄裏去看豬，那豬十回就有九回在打鼾的。

「怎樣這般愛睡呢，這豬？」我問。

「豬愛睡，所以長肉的呀！像你這樣一早就嚷着起來的孩子，怪不得要黃皮瘦骨的。」

我應該學豬，假如我真的要胖。

下午D醫生來，替我打一針 *Angiolympho*。他說，明天叫看護來

打針，自己不來了。

我問看護是誰，姓什麼的。他說，就是他診所裏那個男的。這很使我失望，我口裏沒有說什麼，心裏却老大的不高興。

六月十三日

起來不久，又躺下了。十二點鐘的時候，打針的看護來了，是一個瘦長的男子。他把藥水注射到我的屁股上的時候，使勁一刺，好像把鐵釘釘在牆壁上一般的用力，痛得要命。大約他以爲我的屁股是像木石一般，沒有感覺的。

六月十四日

我左鄰的沈太太是信佛的。當朝日照着道旁的槐樹的時候，你

經過沈家門前，可以看見一爐香煙，隨風飄渺。接着便可以聽見沈太太念佛的聲音了，「阿彌陀佛」「阿陀彌佛」接連地念着，聲音清而且長，這聲音每天要延長一兩點鐘之久。每天我聽見這肅靜裏的虔敬呼聲，聞着那從窗端飄進來的芬芳的香的氣味，便忘記了自己是個久病的人，心上的憂鬱的担子也輕鬆了許多了。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然而我的心太空虛了，我能夠信仰什麼呢？

「我不相信耶穌，

也不相信釋迦，

更不相信一切的虛無神祇。

我只相信一個可愛的人兒，

她是火樣的性情，

鶴樣的性格，

花樣的美麗。」

這是我七年前做的詩。但是那個「可愛的人兒」終於跟着旁人走了，理想的美夢給現實的惡爪刺破，我的心的創傷再也不能平復了，雖然我的身邊有的更「可愛的人兒」，而我的夢裏「可愛的人兒」也仍舊糾纏着。然而我的信仰真已經破滅了，我還去找耶穌嗎？還是找釋迦呢？就是惡魔也好，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

然而我的心真太空虛了，我能夠信仰什麼呢？

午後，黃嘉謨君來看我，談起廈門一帶讀情書一束的人很多，黃君說：「那裏的女學生，幾乎沒有人不看情書一束的。」想到自己的拙劣著作如此流行，原也十分抱歉。但記起龔定盦的詩：「可能十萬珍珠字，買盡千秋兒女心？」又不覺微笑而驕傲起來。

六月十五日

昨晚又睡得不舒服，半夜時頭痛得要命，把妻也喚醒了。

我說：「這完全是你害我的——」

爲了生病太久的緣故，我的心漸漸冷酷而且有些反常了，我時常想把痛苦的言詞給妻以難堪，沉重的疾病給我的折磨太多了，我於是想報復，而第一個時常遭我暴怒的鋒刃的，乃是我的妻！我自己的唯一的愛人。

頭痛，頭痛，頭痛……

六月十六日

自生病以來，我和妻，已經很久不曾一頭睡了。

以前，在我未病以前，我們倆總是一頭睡的。爲了只有一個枕兒，我時常和她爭着睡，有時兩個頭兒碰得砰砰響。後來，爲了要免去這樣的爭端，妻又親自再做了一個枕兒。但是，雖然有兩個枕兒，兩個頭兒還時常碰在一起，這是無法可想的。

然而，爲了可厭的病，我們倆兒有很久不曾一頭睡了……：：：：：半夜裏，醒來，覺得身邊太空虛似的，伸手去摸妻的大腿，妻也醒了，而且趁勢爬到我睡的這一頭來。

我們擁抱地睡着，我說：「我在想一個女人——」

「你想誰？想小方，是不是？」

「不是。」

「想湯？」

「也不是。」

「要不是，你又想貴同鄉朝雲？」

「也不是。」

「想誰呢？對門陸家小丫頭，小姐？」

「都不是。」

「那就是胡說了，你心裏的女人還有誰？湖南的黃翠吧？和你絕交的秀芳吧？」

「更不是。」我忍不住笑起來。

「那麼，究竟是誰呢？總之，身邊抱着自己的妻，心裏想着旁邊的女人，是一樁重大的罪惡。」

「我在想四馬路的女人——」

妻打了我一下，罵着說：「你這該打的——」
不知何時我們倆都睡着了。

六月十七日

晚上總是做夢。

有時晚飯後吃一些安眠藥，睡眠果然好些。但我總覺得這樣強迫安靜神經的法子不很好，便讓他自由做夢也罷。

我常常夢着小方，這是真的，我在夢中也看見小方臉上可愛的斑點。我愛小方，但我不願使小方知道，小方是到如今不知道的，也不想讓旁人知道。我只把我熱烈的愛，關在我自己的心中。妻真討厭，老是問我：「你同小方 has過沒有？握手過沒有？擁抱過沒有？」

我可以宣誓，這些統統是沒有的。

但是妻總不信我，她說：「那年的冬天，我回家了，故意給你

們一些機會。……」

我實在不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上帝總知道的罷，我愛小方，正如陳學乾的詩「影子」所說的：

我把她的影子，

密密地偷過來，

從無意中潛藏在我眼裏！

這樣的偷呵，

假如她感到了失了影子的震動時，

我就有福了！

如果上帝以爲這樣偷偷地愛着友人的妻是一樁罪惡，那麼，可愛的上帝，釘我在十字架上也能。我沒有法子束縛我的熱烈的心，我也不願意忘却那夢裏的人。我的愛，只在虛無飄渺的夢裏。

六月十八日

Maecus Aurius 說：「死是掛在你的頭上的！當你還活着的時
候，當你還有能力的時候，努力做一個好人罷。」

但是，我想，在中國的社會裏，好人是活不下去的。

生存不單靠着「善」，也靠着「惡」。

獅子吃老虎，老虎喫狼，狼吃羊，——這是獸道。

強的欺弱的，富的欺貧的，——這是人道。

我想，生。存。是。好。的。如。果。惡。能。幫。助。生。存，惡。也。是。好。的。

自生病以來，我受人的欺侮也太多了。我只望我的病好起來，
也去欺侮那欺侮我的人……

我的確太好了，我應該變壞一些，應該努力活下去！
努力！努力！努力！

六月十九日

天氣漸漸地熱了，我也覺得不舒服。

因為胸前總隱隱作痛，我常常把手在胸前摸着，把衣服的襟上摸得不成樣子。妻常常笑我，她一笑，我就生氣。一個人的痛苦只有一個人知道的。

我想起在北大講英文詩的 Lewis Chase 先生，想起 Chase 先生著的坡和他的詩 (Poe and his Poetry)，那薄命詩人愛倫坡 (Edgar Allan Poe) 的照片，不是把手摸在胸前麼？

我每次吐痰總把頭低在痰盂中仔細地看，我總怕痰中有鮮腥的紅點。今天痰中又有血，我嚇得一身冷汗。後來，妻拿鏡子來照一照，原來那血是從牙肉中出來的。這纔隱隱地放心了許多。

「血腥的事，能避去的，最好能避去。」

六月二十日

我躺在床上想了一副對子：

著作等身；

清風兩袖。

我覺得這對子能寫出我的可憐和我的驕傲。

六月二十一日

妻近來常常傷心。今天下午，她躺在床上，嘆着氣說：「我真消極。我希望我一口不來，兩腿筆直，到那時，也就完了。」我只能眼睜睜地瞧着她，說不出一句話。

六月二十二日

無意中翻着妻的稿箱，發現一封胡漢湘寫給妻的情書：

曙天姊：

假如你接到這信的時候，不突如其來的驚疑，突如其來的火上心頭，那我便是幸福了：因為我是一個未曾和你談過話的小朋友。因此，我相信，或者我是不能知你的人——然而我已在你的詩裏小說裏，完全的，整個的看見浪漫而且爽快的你了，我已認識了你的精神和性情了：我想你一

定會恕我這樣的唐突！雖然我是一個未曾和你談過話的小朋友，我想你一定會恕我這樣的唐突！

你的病好些了麼？你的朋友——也許是我的朋友靜之離杭後，他幾次給我的信上說：

「曙天的病很可憂慮！」

「曙天的病當去打聽打聽！」

「……我左思右想，總想不出安慰曙天的方法；在此校若假名某女士是不能了；若用真名又恐引起誤解。但我還在繼續着計畫怎樣寫。你也可以寫信去，你大胆寫罷。大胆些！」我們是正真的從心底裏挂慮着你；我這封信是被對於你的敬愛和憂慮的心逼迫出來的。——這種酷熱的蒸鬱的天氣，我們想到你睡在病床上是怎樣的怎樣的輾轉不安

呀！我們想到病着的你，描想你的病况，我們便覺得焦急！想到你的同學們沒一個肯犧牲些微光陰來看看你，聽見你的悲痛的啜泣和咽淚的嘆息，我們傷心得「潸然出涕」！我們恨煞你的同學們！

我們覺得很難過；假使在一部字典能找出一個能代表我們同情的字來安慰你，我們願犧牲一切去找來安慰你那亂絲一樣的病的心情呀！

這是一封平淡如水的信，假使牠能代替我們給你些微點子的愉快，那我們便十分幸福了。假使你能直接地認識牠深心中深心中的憂抑，那我便十分幸福了。

我願上帝給你平安地好了呀！

一個沒和你談過的小朋友胡漢湘。

這不是「一封平淡如水的信」，是一封很天真很有情的情書！

妻說，這是好幾年前的事情了。那時，她在杭州女師讀書，靜之漢湘在一師讀書。這信，是那年夏天，她在重病中收到的。

「漢湘對你很有情呢。」我笑着說。

「是的，他不久便中毒死了！他也是一師砒霜案中的一個犧牲者。他死後，有人在他的箱中發現一本很厚的情詩，說完全爲我做的。可是，在他生前，我們是一句話也沒有談過的呢。」

「你應該對漢湘抱歉，」我說。

妻沒有說話。

我又想起霜紅來，心裏十分不舒服。

六月二十三日

我早該進醫院療養去。因為青年男女在一塊，總不免幹「那些事」的，而「那些事」，對於我的病很不相宜。

但是，我總捨不得我的妻……：

呀，上帝！……：

六月二十四日

弟弟是很忠厚的，但近來常皺着眉頭。

不知是擔心我的病，還是怪我不給他錢零用。

但是，弟弟呀，你應該原諒你的哥哥的生病……：

六月二十五日

每天吃完午飯照例要睡眠兩小時的。但今天只是睡不着。
妻到街上去了，我覺得無聊得很。

無聊，無聊，無聊，……

空氣也無聊，陽光也無聊，……

六月二十六日

妻買了三條金魚，養在玻璃缸裏，放在案頭。

妻說，你每天喂牠們一些飯米便夠了。」

但我總怕金魚們肚子餓了，麵包屑哪，餅干末哪，時常投到金魚缸裏去。

妻嚷着來阻止，妻說：

「牠們又不是小孩，就是小孩，你喂得這樣飽，也要脹死了。」

「我老大不高興，我說：

「不用說了！你一輩子也不會生出小孩來給我玩玩。」
妻也老大不高興，很生氣地到亭子間裏去了。

我的話是說得太重了，但我的確希望有一個小孩。
我是很愛小孩的人。

六月二十七日

好久不看書了。

上一月，我的女學生劉覺一位女朋友來看我，我正躺在床上

看書，劉覺嚷着說：

「章先生，生病還看什麼書哪？不要看書，不要看書。」她又向着妻說：

「吳先生，你應該禁止章先生看書！」

劉覺的命令也許一時有效的，但今天，我又忍不住翻開 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owett) 來看，剛看了幾頁，妻走過來把書奪去，她說：

「你又看這麼厚的書，你真不要命了！」

劉覺是生長南洋的，身材矮小，很活潑，文章也做得很好。她和陳翔冰（暨南的唯一詩人）很好，有人如此說：並且在黑板上用粉筆畫着他倆兒的臉，寫着說：「女文豪配男文豪！」但他們倆究竟好不好，好得怎樣，我也不敢說。

我又想起劉覺對我們說的許多故事：如南洋人吃飯是用手當做筷子的。她又說，她初由南洋到南京讀書的時候，冬天冷了，竟不知做棉襖棉褲，只把單衣單褲一層層地加起來。想着這些故事，忍不住使我微笑了。

六月二十八日

老鐵來，在我們這裏吃午飯。

老鐵很有趣地說：「新女子是不能到鄉下去的。我的太太在鄉下住了幾年，完全變成一個鄉下人了。我近來寄給她幾十本新書，她來信一句也不提起！她現在只會養雞，養豬，養小孩，旁的什麼也不知道了！我想寫信去大罵她。」

一兩個小孩已經夠忙了。那裏還有功夫看書？養雞，養豬，大

約是鄉下人的特別風味吧。」妻說，妻的話顯然是偏向老鐵的太太初雅一方面的。

我因為胸前不舒服，沒有說什麼。但我的腦中想起工讀互助團時候的情景來，想起在北河沿時的初雅，每天一早替我們燒飯的情景，冬天，手背腫得同饅頭似的。我的布衣也是初雅替我縫的。「初雅手中線，緝明（我從前的別號）身上衣。」對於初雅，我只有感激。

然而，老鐵如今是兒女成雙的人，當然該「振振有詞」了。

六月二十九日

虞美人

月前人在楚天外，

魂夢尋都礙。

別後三旬忽相逢，

臥談絲絲離恨到天明。

而今人又沿江下，

臨歧淚盈把。

燕京聚首是何時？

莫誤梅庵月下訂心期！

在破書中尋出這首小詞，想起八年前在南京時一段友情，詞雖不佳，也抄在這裏，作一個不堪回首的紀念。

六月三十日

每次接到祖母的來信，總是叫我回家。今天又接着祖母的信，不知是誰替她寫的，衰老的祖母焦急神態却活現紙上：

「我現在是風中之燭，身體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只希望你回家會面一次，死也瞑目了。我希望你不要久戀外鄉，叫我同你祖父一般，死時還睜着眼望你回來，總是不肯斷氣。……」

祖母呀，我的罪是不可赦的。祖父那年病重的時節，我正飄泊在北京，本來是接着電報，就想趕回去的。但可憐我那時連回家的盤費都沒有。況且秀芳的戀愛又把我的心纏綿着了，我只是延着不肯回家。可憐的祖父却在朝暮盼望的痛苦中死去。祖父死了，父親寫信來，告訴我祖父臨死時紀念我的慘狀，我真是恨不得立刻死去，恨不得立刻把自己渾身扯得粉碎。

祖父是永遠不能再見的了，我的痛苦像毒蛇一般，時常纏繞我的創傷而有毒的心，使我羞慚，使我感奮，使我懺悔。我時常記念那可憐的白髮祖母，在大熱的夏天，顛巍巍地提着鋤頭到田中去的神氣，是我想起來就要流淚的。我羞慚自己的怯弱，不能丟掉筆桿，回到家中，提起鋤頭，常伴勇敢而勤勞的祖母。

祖母今年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我只有哀求上帝，保佑她的健康吧。」而我現在又這樣的病，正不知何時能夠回家。我的不孝，是該永遠被咀咒的。

午飯吃得很少，飯後也不能安睡。妻坐在床沿同我談天，我只是懶得理她。我想起藏暉室雜記中所記但君所做的兩句詞：「多少負心事，慷慨且唏噓！」忍不住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晚上，忽然記起七年前在北京門雞坑所做的一首詩，那詩，是我一面喝酒，一面哭，一面提筆亂寫的。那時可憐的祖父還沒有死。原詩甚長，只記得一段，且抄在這裏：

可憐我父母，

貧困在家鄉：

父爲宿債累，

母爲舊疾傷。

白頭老祖父，

課讀聲琅琅。

祖母操作苦，

臉色如土黃。

嗟我年幼弟，

輟學去經商。

嗟我遠遊萬里身，
得錢輒以贈情人。

只見情人臉上肥，

那知家中骨肉瘦！

嗚呼！一歌兮肝腸裂，

斑斑盡是傷心血！

詩雖不佳，也足以寫出那時我的煩惱！詩中的「情人」，却不是秀芳而是黃翠！嗚呼！我這永遠爲了女人而拋棄家人的蕩子！

七月一日

我是不能想起家來的。一想起家來就不舒服。晚上，一閉着眼睛就有彷彿衰老的祖母站在我的床前，顛巍巍地對我說：

「我只要你回家看我一次，死了也瞑目了。」

天氣熱，帳子裏的空氣悶得很。妻因爲一天辛苦，上床不久就睡着了。我一個人翻來覆去只是不能安睡。我想起自己三歲起就跟了祖母睡了，夜長醒來的時節，總喊醒祖母要東西吃。祖母老把酥糖用紙包好，放在盤裏，擺在床頭，預備我醒來要吃。我的牙齒就是這樣吃壞的。祖母是勤勞的，然而性直，愛罵人。記得我還抱在祖母的手裏的時候，一天的晚上，祖母不知爲了什麼緣故與母親口角了。祖母抱着我，坐在母親的房前，大着喉嚨叫罵。母親懷着仙妹，躲在房中哭泣。仙妹那時還週歲。也哭起來了，我不懂祖母爲什麼要罵母親，看見祖母罵得凶，也哭了。而且兩腿只在祖母膝上

亂蹬亂踢。祖母說

「輝兒呀，我是白疼了你了，你總是娘好，偏心着娘的，你滾罷。」

祖母把我一推，推到母親房中去了。

然而那晚，我還是回到祖母房中睡的。

在八歲以前，我晚上是不能離開祖母的。我離開祖母便睡不着。因為我晚上醒來總要吃東西。祖母是把我養嬌了，養壞了。然而我時常不以祖母罵人爲然。無論是祖母罵母親，罵嬸母，我總是反對的。嬸母有一次在背後罵祖母：「老不死！」我聽見了，對嬸母說：「祖母還不十分老呢。」

「那樣氣神，一輩子不會老的。把我們都罵死了，她還活着罷？」

「罵人不會把人罵死的吧？」我懷疑着說。

「罵是不會罵死的，氣也會氣死了！」

「可是祖母是不會生氣的呀？她罵過了人，馬上就忘記了。」
我說。

「她是不會生氣，可是旁人沒有她的氣量大！不會被罵過就忘記呢。她人參補品吃得多，所以身體好，氣量大，有力氣罵人。她會活一百歲呢，我們是會被她罵一輩子的。」媪母哭了。

「不會的呀，不會的呀，祖母不會活一百歲的。媪娘不知道麼？『一年又過一年春，世上並無百歲人』……」我記起在蒙館裏念的兩句土詩來，這樣的勸媪母。

「你歡喜祖母死麼？」媪母問。

「不的。」

「你歡喜祖母罵人麼？」

「也不的。」

這不知道是那一年的事，但那時嬸母嫁到我家來還不久，正年青呢。而今，嬸母是將近四十歲的人了。祖母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不知道還那樣喜歡罵人不？

我愛祖母，我也有些恨祖母，但是，我總得回家去瞧一次，：

……

我的可憐的祖母是年老了！……

妻半夜醒來，叫我，我還沒有睡着。

「爲什麼還睡不着呢？」妻問。

「我想家。」

「那樣的家，想什麼呀？」

妻起來倒了一些安眠藥給我吃，吃了不久就睡着了。

七月二日

在愛勞動的一方面，祖母的確可算托爾斯泰的信徒。（雖然她連托爾斯泰的名字也不知道。）她最愛提了鋤頭到田園中去。她常說：「米是從田中種出來的，菜是從園中種出來的。手是不該離開鋤頭的。」祖母不十分愛針線，刺繡當然更不好。母親嬉嬉常常笑她。但祖母在田中的工作，是農夫們也誠心佩服。她會分秧，插稻，車水，耕田，割稻，打麥。農夫們做得到的事，祖母沒有做不到的。

記得幼時，初夏農忙的時節，祖母下田，我也跟了去。我們那

裏的蒙館不放暑假，但在農忙的時節，是要放學的，叫做「放忙」。我的同學的朋友不會下田的很少。他們都會把鋤頭拖在肩上，把鐮刀插在腰上。而且，最有趣味的，騎在黃牛的背上，唱着山歌，在田壠上緩緩地走。

我在蒙館中的程度是第一的。我五歲進蒙館，已經識一千個字了。都是家中祖父教的。所以在蒙館中，我的程度是第一。那抽大煙的光威先生，也常常誇獎我，說：「可惜如今科舉是沒有了。要到南京考起來，輝兒的一個秀才是不够的。」

可是我在田中的程度却遠不如其他的小孩們。無論是插秧，割稻，打麥，耕田，我一樣也不內行。我要騎牛，那馴厚的老黃牛也欺侮我，有一次，竟摔了我一個大筋斗。把我的頭皮跌破了，從此竟不敢騎牛。祖母到田中工作去了，我只會遠遠地在田壠的大樹下

坐着。我在蒙館中讀千家詩最有趣味。（百家姓，千字文，四言雜字這些書我全不喜歡。）常常在大樹底下，躺着，口裏哼千家詩：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我的幼時的酸態，是可想而知了。但祖母却喜歡我，她常說：「我的孫兒將來一定會做官的，一定。他在田壠上也不忘記讀書呢。」

祖母心裏的官只是知縣最大了。我們鄉下的人都稱知縣爲「青天大老爺」。但有一次，（忘記是宣統幾年的事情了。）知縣老爺打我們村裏經過，是初冬天氣罷，村裏的農民閒了，大家坐在雜

貨店門口閒談。忽然我們看見地保獨眼龍遠遠地跑來，說是一知縣大老爺一來了，大家迴避迴避罷。於是胆小的農民們都躲了起來。但也有胆大的農民和小孩們，等着知縣大老爺的轎子過去，並且預備跟到前村去看。

知縣大老爺怎麼威風？我不知道，後來據看過的人說，是坐了八人大轎的，而且前前後後還跟了許多的兵，兵的胸前都有一個「勇」字。知縣大老爺的尊容，是看不清楚的，因為坐在綠呢轎裏。可是轎上有玻璃。眼明腦快的人們，說是知縣大老爺的紅纓帽後拖着很長的烏毛呢。究竟是什麼烏的毛？大家也不知道。

知縣大老爺的威風，可想而知了。我於是深以未曾一看爲歉。可是慘劇的發生，是在剎那間的事。村裏的小孩，名叫黃貓的，趕着到前村去看，頭顱給知縣大老爺的兵打破了，就是那身前一勇

「字的兵。於是村裏輿論沸騰了，尤其是我的祖母十分不以爲然：「兵們打人，知縣老爺怎麼不管呢？難道知縣老爺是吃屎的？」

祖母的謾罵，胆小的人們都替她捏一把汗。但也沒有罵出事情來，因爲知縣大老爺已經走遠了。

從此祖母灰却希望我做官的心。

祖母的以後的最大的希望，是我讀書讀得大起來，在村裏教書，做一個蒙館的先生，而且，農忙的時節，可以到田裏去稍幫她一些忙。

七月三日

整天在床上睡着，不舒服。

七月四日

半夜裏夢見母親來了，她抱着我，說：「輝兒，我愛的輝兒，你病得這樣瘦了。」我從母親的懷中哭醒，醒來，我的可憐的母親已不在身邊了，我把身邊的妻叫醒，把夢中的話告訴她。

「夢和事實是相反的。夢見哭，倒是笑呢。一妻用這樣迷信的話來安慰我。」

我無論如何再不能安睡了，獨自睜着眼兒，對着黑暗，等到天明。

七月五日

我埋怨這炎熱的天氣，牠使我整日的流汗，呼吸也困難極了

胸前的肋膜時常隱隱作痛。

妻說是我家中的信來壞了。我咀咒的是這可厭的天氣，妻咀咒的是那可恨的人事。

但是，家呀！你是一朵鮮紅玫瑰花，你的夢中的顏色使我微笑，你的現實的尖刺使我流淚。而且，你的根幹不是培植在豐腴的泥土中，而是滋生在荆棘叢的石堆裏！

七月六日

我總是不能忘記小方，無論在人靜的枕邊，或是在寂寞的窗前，最使我回憶的是那燈光輝煌的庭中，閉着門兒，同聽屋外的狂風。

我曾握過黃翠手上的熱情，我曾親過湯菊眼中的熱淚，就是那

冷酷的秀芳，我也曾偷過她口中的甜吻，擁過她胸前的溫柔。（但是，上帝在上，我們的關係，僅止於此，而不曾及於「肉體」。）但是，小方呀！你給我的只是一個甜蜜的好夢。你是早晨的牡丹花上的露珠，在陽光上會消失你的可愛的影子；你是傍晚山頭的紫霞，在晚風中會飛去你的嬌好的芳蹤。我是永遠不能再見你了，除却在神祕的回憶中，甜蜜的幻想裏，或午夜的夢魂中。

小方，爲了你的一點小小的友誼，我應該努力活着，爲了你是喜歡我的作品和我的健康的一個人。

小方，我不能忘記你，直到我的最後的一呼吸！

七月七日

我夢見自己同一個不相識的女人同睡，而且，她的下身彷彿是

赤裸的，但地點却是鄉村的小店中。爲了不知什麼緣故，我偕這女人同跑了，經過一個寂寞的田壠。

「你呀，不知什麼時候，你總要同什麼賤女人跑了的。」妻笑着說。

「我就是跑了呀，也決不會瞞着你的。」我答。

我是同鄉村的小店有緣的。從九歲到十三歲，我在潛阜讀書，星期日便坐在自家的小店中，看來來往往的顧客們的臉。那時我們的老店和盛的股子還沒有拿掉，這和盛雜貨店的生意很好。但從老板以至夥計，大概都有同女人開玩笑的皮氣，而當地的女人，——一部分的女人，似乎也非開玩笑不高興似的。

我最忘記不了的是當地一個小女孩，小名叫做珊瑚，那是我心目

中的潛阜的第一個美人！（這美人，後來成爲我的小說第一個戀人中的女主人珊瑚，）我那時自然還不懂得什麼叫做戀愛，只覺得珊瑚的相貌頗使我喜歡。她是瓜子臉，櫻桃嘴，身材長短適中，頭梳流水辮，纏足，但不很小。使我最不能忘記是她那見人微笑的神氣。她行走時自成婷婷娜娜的情景，是牽牛花在風中微顫，是牡丹花在空中舞蹈，是路上的石頭兒太硬了，我常想在珊瑚行走之處，處處舖上柔硬的黃砂，不，她天然該養在錦繡場中，紅燈底下，紅纓席上，曼聲低歌。我那時年齡還小。我不懂得什麼是戀愛，什麼是新思潮，也不知道女人在世界上究竟有什麼妙用，但覺得在這荒涼冷落的小鎮中，不該有珊瑚這樣的美人。而我，却希望爲珊瑚而活着，爲她而發財，爲她而做官，爲她而使自己幸福，使世界幸福。真的，如果世界上真有上帝，他一定能夠爲我作證，他一定會在

寂然無聲的深夜，在星光底下，在燈光旁邊，聽見我的幼弱的心頭的無聊的祈禱，那無聊而且荒謬的祈禱，是天真的怯弱者的呼聲。

但是可憐的珊瑚，直至最近，我纔聽見一個同鄉說，已經嫁作商人婦了。我曾在我的小說第一個戀人中寫出我的哀怨。如今，葉落歸根，好花流水，心頭的往事也無從提起！

我不知道我的夢裏的那人是誰，——但願不是珊瑚，我不願現實的惡爪刺破我的好夢，但如果我能夠陪着珊瑚逃走，我願意永遠逃到天邊！

七月八日

我不知道我的肺病是誰傳染給我的。——我的祖父活到七十多

歲，身體都很好，他的死似乎是心臟病。我的祖父生前沒有肺病，祖母當然也沒有。父親曾有過肝痛的病，但身體也很好。只有我的可憐的母親，她的臉永遠是那樣瘦削。她時常頭痛，失眠，我疑心他有肺病的底子。

如果我的病是母親傳染給我的，那也沒有什麼可怨。我從小身體雖然瘦弱，但不是常常有病，而且，咳嗽，發熱的徵象，一點也沒有。從南京到北京後三四年，身體也很好。是同秀芳鬧戀愛之後，身體漸漸壞起來，從一九二二年起，我纔常常請教醫生。那時而替我看病的山本醫生，總說是神經衰弱，胃不好。但秀芳同我絕交之後，我曾吐過一兩口血。

我疑心我的病是胡思永傳染給我的，在北京時我們很接近。但秀芳給我的悲哀，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她在與我絕交了之後，

曾親自到帝王廟來，請陶知行先生驅逐我出北京，可惜陶先生當時並沒有聽她的話。

愛的反面是恨，我記起在東安市場買鋼刀的故事，又忍不住含淚微笑了。如果金家鳳不把那鋼刀奪去，如果那天中央公園真演成流血的慘劇，這時，我的生命是不知何處去了！唉！

七月十一日

昨天因為日記寫多了，今天覺得不舒服得很。

「我勸你不要寫什麼總不相信，把身體養好，寫文章的日子長呢。」妻說。

我恨悔自己把過去的光陰都忙在無聊的衣食之中，不曾遺下一些成績給我自己。幾篇無聊的短篇小說，幾首戀愛的詩歌，幾篇無

力的論文，博得天下的虛名，自己實在慚愧得很哪！我的筆就是寶劍，我希望我的病好起來，個人提着我的寶劍，在文壇上開闢一條新路。

天氣熱極了。胸前痛得利害。D醫生勸我到莫干山療養去，妻也極贊成。我怕路上吃苦，但覺得在上海是不適宜於養病，也有上山之意。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上海的住家房屋安置。

七月十二日

上午妻去買了一册莫干山圖來，我看了十分歡喜，因為那裏的風景很好。

我們決計去住肺病療養院，請D醫生介紹。

房屋想由陳君的介紹，借租給徐君住，每月三十元，三層樓留
着給煌弟住。

煌弟來了半年多了，只在附近的一個商業中學讀了幾個月書。
我病了，沒有力量替他進較好的學校，也沒有法子替他薦一個相當
位置，自己覺得十分歉然。煌弟呀，我對不住你，但你應該原諒你
的哥哥是病廢了的呀！

七月十三日

今天不舒服得很，一天不能起床。

七月十四日

我夢見在一個荒山上，看見一個棺木，一個女人在旁邊哭泣，

口中唱着：

「這樣的荒山呀！

這樣的人兒呀！」

這不是一個吉兆。但我不敢告訴我的妻。呀，如果生命是一個無聊而痛苦的悲劇，那麼，早些結束與遲些結束有什麼分別呢？

七月十五日

妻很熱心，把滬杭路的車票全買好了。家中物件也料理如式。準備動身。

七月十六日

天熱，我們想下了一次雨再走。

徐君的東西已運來了。

我胸前痛得很，心裏十分悲觀。

悲觀，悲觀，悲觀……

七月十七日

我們本決定明後日就走的，但今天我接着我父親的快信，知道他和魁哥已經到了杭州了。一兩天就要來上海。

這消息雖然來得突兀，但我已經很久不寫信給店裏的父親了，爲了我的病的緣故。父親的心裏的焦急是可想而知的。我接着父親的信，想着自己一人生病而使舉家老小擔憂的事情，忍不住滴下淚來。

「嘆千山還去不去呢？」妻看了信，問。

「只好不去了。」我說，很覺不安似的。

妻爲了去莫干山的事情已經花了不少的心力了，忽然不去，自然有點悵然。但有什麼法子呢？我不能使父親千里空跑。想起數年前在南京的一個同鄉姚君，曾對着別人指名罵我：

「他已經忘了他的父親，但他的父親却並沒有忘了他哪！」

其實，我又何嘗忘了我的父親呢？十年以來，父親屢次寫信叫我回家。但想到回家也並不是一個辦法。父親爲了經商失敗而負了一身的債，每年年終總是店裏坐滿了提燈籠的債戶。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在外面飄泊十年，仍舊兩袖清風。我就是回家，能給父親幫助什麼呢？

我從十七歲讀書到如今，由南至北，至多只用了父親兩百元錢。父親無力給我讀書，我自己半工半讀，由中學畢業以至大學，

胡適之陶知行兩先王給我的幫助是很多的。我時常爲父親的貧窮負債擔憂。但是我的力量是怎麼微弱呀！萬惡的經濟制度隱若泰山，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重利盤剝，天下皆是，我有什麼力量可以打破這萬惡的經濟的制度呢？我日夜焦慮着。

父親從前是個胖子，爲了沈重的負債已變成瘦子了。不知道現在怎樣。我很盼望能快見着他呢。

晚上，寫了一封快信給徐君，說我的父親來了，我不能去莫干山。請他不要把東西搬來。

七月十九日

父親是昨天晚上到的，同着魁哥。（魁哥是我家三屏的堂兄，

早喪父，經商。

父親的確比從前老得多了。滿臉的短鬍子，臉色黎黑，兩眼仍像從前一樣，閃爍有光。我兒時最歡喜我父親的一雙眼睛，但祖母却說：

「善彬（父親的名字）的眼睛太亮了，所以開店總虧本。」

祖母的理由，我不大了然，但我從小歡喜我的父親，因為他對於小孩，是取放任主義的。我記得從小到大，他只打過我一次。五歲時，一次我吃飯把碗打破了。母親好意問我：

「是失手把碗打破的吧？」

「不！我故意把碗打破的！爲了你們不給我肉吃！——我狠狠地說。」

父親那時在家，在旁聽見，忽然怒了，打了我幾快屁股；我像

殺豬一般的哭起來。

祖母趕快的把我抱開了。

我幼時最怕我的祖父。我在家裏玩，有唱有笑的，聽見祖父從外面走來的一個咳嗽，馬上板起臉來，攤開書本。我祖父是個秀才，後來改經商的。每年回家一次。我的中文是靠我的祖父教通的，因為鄉裏的蒙館只教識字，並不講解。我念幼學瓊林一類書，所以能夠領略了解，全靠祖父每年回家時，燈下替我講解。祖父雖然可怕，然而會說故事。我每晚聽書倦了，便講故事給我聽：什麼「王二瘋子」哪，「胡四相公」啊，我聽得很多。每次將要「打瞌睡」了，祖父便講一個故事，我的精神又提了起來。

八歲那年到休寧進小學，我的國文程度已經比旁的小孩高得多了。那多是我祖父的功勞。

看見眼前的父親，我想起死去的祖父了，想起祖父臨死時苦想我的情景，忍不住雙眼含着淚。

但父親却很歡喜，他說：

「在店裏，不知你的病如何兇，總掛念得很。出來看了一眼，倒放心了許多。」

父親說起母親常常想我，想起來便幾日不吃飯。祖母也想出來看我，轎子都叫好了，是父親阻止了的。

祖母很焦急我還沒有兒子。她說：

「我家十年不添了了，禪兒快有孩子了吧？」

她常常這樣問父親。

我聽了不禁苦笑。我有什麼法子安慰老人的心呢？

晚上，父親同魁哥去旅館把行李搬來。

七月二十日

整日同父親魁哥們閒談，談話多了，困倦得很。

天熱極。

七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十七日。

二十一日午吐血，臥床不能起。一週不能握筆。D 醫生每日來診，姚女士到我家中，日夜看護。

七月二十八日

今天，我可以起床行走了。

父親，煌弟，魁哥都喜歡。

姚女士也笑了，說：「章先生果然好得快！」
吃東西已有味了，還不敢吃熱東西，

（妻今天記了一張日記，給我看，我把她記的貼在下面。）
我們僱來的看護，面貌頗莊重，脾氣也還不討厭！那天，
她的母親來看她，給她送衣服來，我看得十分羨慕。我想
起我的母親，恨不得立刻飛到母親的懷裏去！我常常懊悔
嫁了，不然年年在母親傍邊做着驕子，是什麼委屈都不
受的呵。

現在，我覺得自己很可憐！天天爲人家忙，受着不堪的氣
惱，有誰知道呢？唉，再沒有人體恤我了，葬身在這個環
境中。昨天爲了一點小事，衣悍然地說：「你去死了……」

……
不錯，這正是他愛我，所以這樣咒我嗎？我總算對得住他的，我不想享樂自己，而化費他的錢，而且我每月得來的薪金雖四十元，也都拿出來付了房租，我不曾拿自己餓一餐肚子去教書得來的報酬，享樂享樂自己。他病了五六個月了，有誰看顧他呢？衣呀，我不能不看顧你，你咒我，我只有厭惡我自己罷了。

我穿上鞋就出去了，我想假如離這裏不遠，有一個河就好，我跳了進去，我這一生就順着水流下去了！偏偏不知道那裏有河。

我袋中一文未帶，不然，我想，無論買些什麼毒藥吃了去死在電車中都好，我的屍首也不希望有人收去了，現在我

只願離開遠遠地就好！

衣我能原諒他，其餘的人能使我原諒麼？

七月二十九日

（妻今天又記了一天日記，我仍把她黏下。）

天雨，清涼得很，人覺得爽快些。衣今天也起來坐了三次，飯也吃得不少。然而我的心總感得落寞似的，——在這樣一個環境中！

長輩不知人情，平輩也不諒人。說起來我就難受！衣病中怕煩，他睡着的時候，我常常蹣着脚步，輕輕地走到房外去，從不敢有些聲響驚動他的。近來因為他怕和人談話，連朋友都少來了。但是他父親來了以後，客堂裏頗熱鬧，

「穿短打」的徽州老坐滿了，我想那些「穿短打」的人怎麼這樣多，他們是幹那一行的呢。我在家時，從來看不見一個「穿短打」的客，這並不是我的貴族眼光作怪，實在看不慣這種情形。這些「穿短打」的人，他們的喉嚨叫得很高，他們彷彿在茶館裏吃茶，說話，他們從沒有想到有人病着，有時他們大踏着步闖進病室裏來了，天呀！病人苦痛得不好受，都不管旁人的事，只是我又得心焦了。

那天，衣吐血了，爲了和他父親說話多了，累了，衣吐着血，他的弟弟一早便走了，他父親是剛來的，因爲不熟悉只在傍邊坐着，我想去打電話給醫生，但是衣不讓我離開他一步，怎麼辦呢？……我隔着露台喊着隔壁黃先生，請他去打了電話。

醫生來了，我招待着，等送走醫生以後，他父親開口說：「這醫生道德不錯，醫道恐怕不甚好。」

我真是好笑，怎麼一見人面，就看得出道德怎樣麼？這真是太輕易了。衣病了五六個月，全是這位醫生看的，我今天也沒有想到這人的道德怎樣呢。

至於說醫道怎樣，我以為只要病人相信他已經夠了。

我們都不曾學過醫，誰知這一個醫生的醫道好不好呢？

唉！

七月三十日

在妻的兩天日記中，可以看出他的苦惱，和我的心焦。但這有什麼法子呢？

我願意在永遠的苦痛的環境中，找出我的新生命。

七月三十一日

在妻和姚女士的嚴重監視之下，我的日記是沒有法子記下去

了。姚女士說：

「章先生，你不投下你的筆，你的病不會好的。」

「我決不能投下我的筆，直到最後的一呼吸！」我說。

八月二日

林語堂先生昨天來看我，勸我到虹橋路上海療養院去住。我覺得我的病是不兇，但不離開現在的紛擾的家庭是不會好的。今天，

令弟替我翻譯。

Dr. Paul 聽了一會肺部，說病不要緊，叫我明天就進醫院去，他們用汽車來接。

我明天要走了，姚女士頗覺有依依不捨之意。